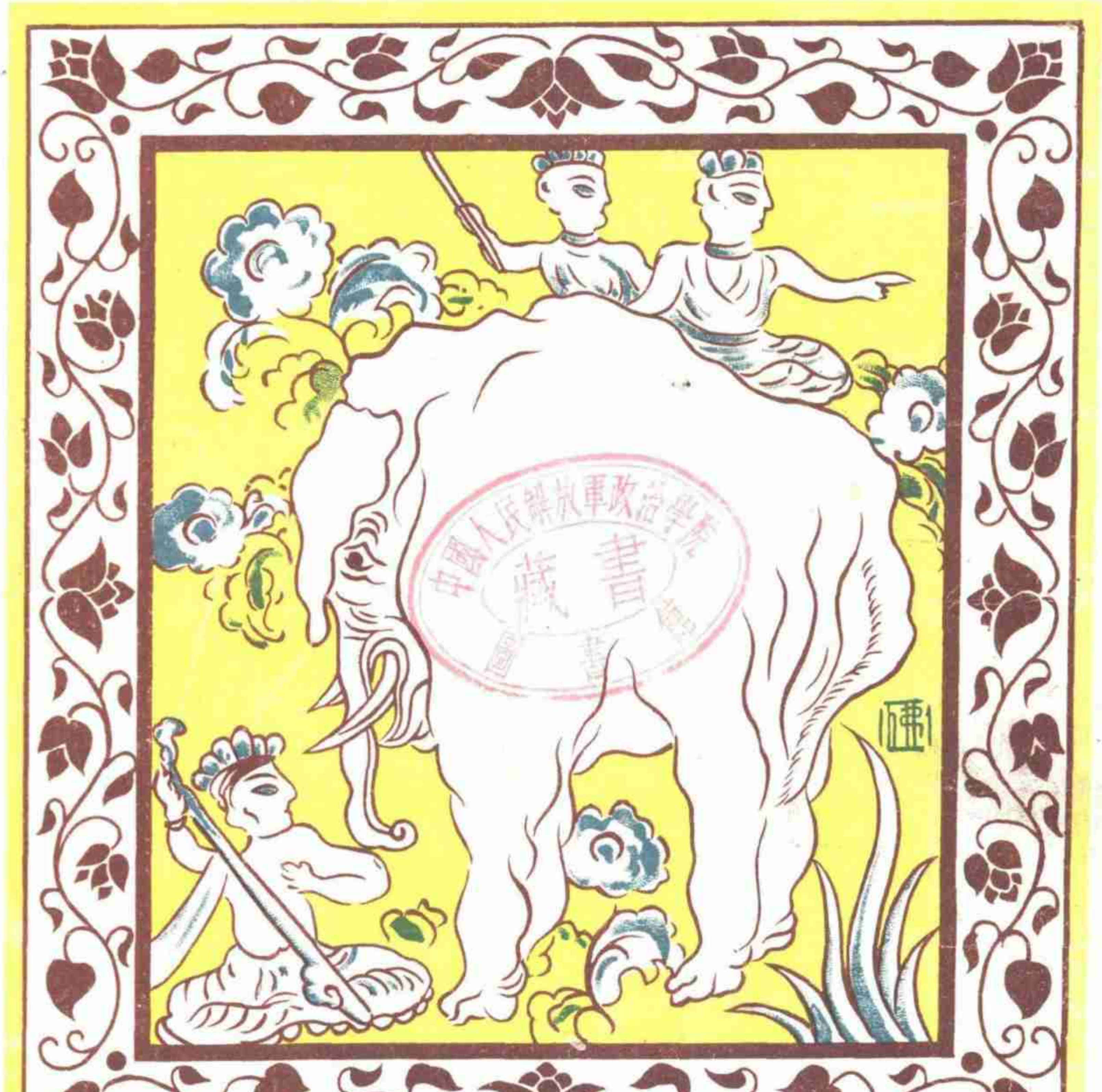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第二十五卷 第七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圖書館藏書

民國十七年四月十日
Vol. XXV, No. 7 April 10,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七號

民國十七年四月十日發行

插圖

『松音』林風眠作(三色版)……一幅

國際時事寫真……三幅

兩極探險……三幅

國際

日本空前大黨獄……育幹(一)

波蘭的選舉……育幹(三)

英伊新約與伊拉克內閣的改組……頌華(四)

愛沙尼亞土地法改良後的成效……頌華(八)

最近意大利內治外交的鳥瞰……頌華(一一)

談屑……微知(二〇)

愛斯葵士……羅努生(二一)

帝國主義政治的方式……范錡(三三)



新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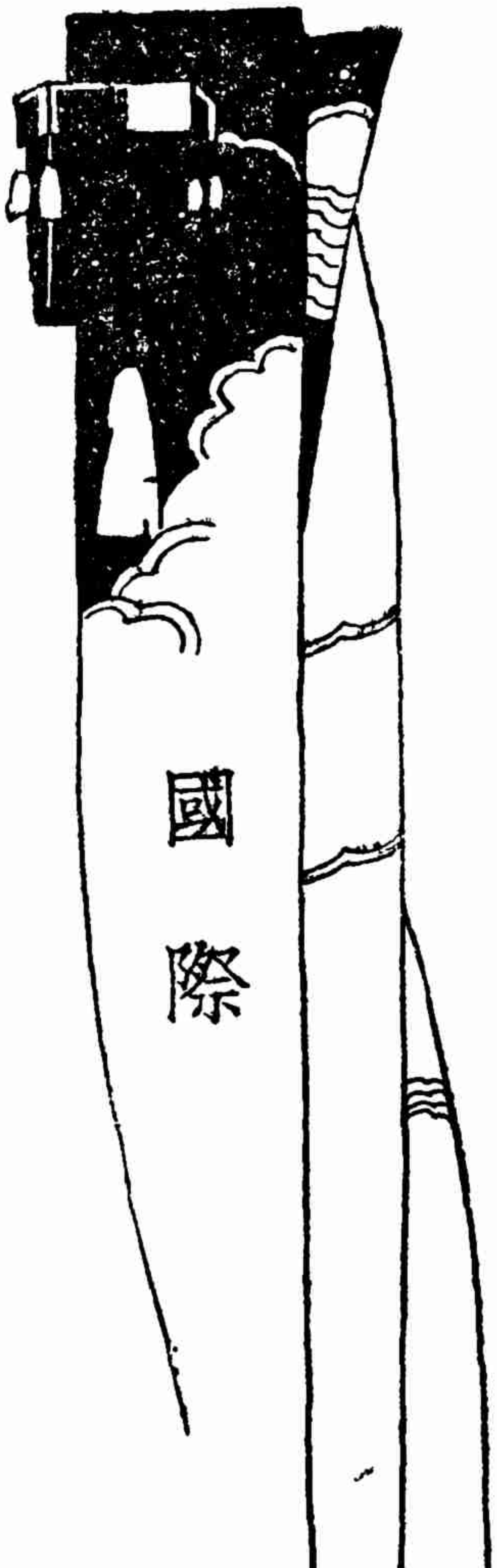
美國總統在年齡上的分野……遂初（三九）
凱末爾不容易揭去土耳其婦女的面幕……酉生（四二）
越飛自殺前的一封信……文宙（四五）
英國對於新嘉坡築港的始程……文宙（四八）
月球與地球之交通……冠丹（五一）

宇宙觀與人生觀……張東蓀（五三）
名字號……沙孟海（六九）
判斷主義的文學批評論……華林一（七九）
冰河時代（小說）（完）……張資平（八九）
狡猾的醫生（小說）（法國莫泊三著）……董家溁譯（一〇一）

附錄
中美解決寧案交涉文件……（一〇五）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加入華董華委辦法文件……（一〇九）

■談屑……微知（一一〇）

時事日誌……（一一一）



日本空前大黨獄

日本上次國會改選無產政黨得着了意外的勝利，得以加入議會，一般人頗替牠們慶幸，以爲牠們的前途總會要欣欣向榮的，却不料日本政府近忽藉口共產黨的關係，將無產政黨中共產嫌疑的勞動農民黨，首先予以解散。並於上月十五日全國舉行大索共產黨。被捕人數達千餘名，牽涉無產政黨中人和國內大學的教授學生都很多，這眞是日本空前的一次大黨獄。當時因政府禁止報紙登載，故這樣重大的事件，現在才許宣佈出來。這次舉動是否出於純粹政治作用，刻尚不能輕易斷定。但日本無產政黨羽毛尚未豐滿，便欲舉行倒閣運動，當然也不免爲遭政府嫉視的一大原因。玆特將此事發生的經過彙誌如下。

政府決意檢舉以前　據日本官方傳布的消息，在上次普選的時候，在東京、大阪、京都、等大都會便有人用日本共產黨的名義暗中散發不穩文字和激烈詞調的傳單，政府於是下令全國警局從事蒐集證據，並刺探日本共產黨的組織和計劃。不過因當時正值普選的時候，恐怕惹起反抗，暫不發作。後來總選舉告終，期在必勝的政府，却不料其勢力僅與在野黨相伯仲，這時政府便已存了決心，欲將無產政黨極力加以彈壓。無產派中以勞農黨與共產黨較有淵源，便打算對牠先下手，當卽於三月十五日爲期，全國一齊着手檢舉共產黨。

全國檢舉的情形　這次日本共產黨大檢舉的開端，據說是原於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在山形縣下五色溫泉關於共產黨組織的秘密會合，當時參加的人爲馬克斯主義雜誌，無產者新聞同人和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員等十七人。他們決定了「日本共產黨」的綱領和策略後，卽於全國募集黨員，共得一百五十人，卽作爲日本共產黨在各地的幹部，他們的活動便謀煽勞動者，以暴動引起全國的騷亂，乘機達到共產主義，故於今年二月間普選時候，乘機散布所謂不穩傳單。這種傳單當時主持檢舉共產黨的內務省警保局搜獲很多。其內容多爲共產黨的政綱口號，並有「打倒與皇室（？）結合的資本家議會」「沒收

土地」「勞農大衆齊集在日本共產黨旗下」等標語。其中最爲政府所注意的便是在東京第五區竟查出有勞農黨的候補秋和松五郎所散布的傳單，其題爲「打倒資本家地主的政府謹告全部勞動者諸君」激烈抨擊田中爲反動的內閣及資本家最後並揭載下列的口號，標題爲「我等之要求」：

一、制定八小時勞動制及失業者補助法；

一、選舉法之澈底的改正；

一、撤廢一切彈壓無產階級諸法令，

一、撤廢囗囗（或係皇室二字）制；

一、樹立勞農政府。

該傳單上並載有「日本共產黨關東地方協會在原地區工場幹部」等字樣，致益爲政府所注意。

三月十五日的清晨，日本東京地方的警視廳便即照着所製就的應檢舉的人名單，決定將單中所列的七十一名一網打盡，完全逮捕。數百名警官乃於判檢事指揮之下，一齊活動，至午前九時即已捕獲四十餘名，勞農黨的常任執行委員難波英夫與大山郁夫黨首，聞風當即潛匿。（但後來也被捕監禁了幾點鐘方釋放）警察等當即將勞農黨本部，無產者新聞社，產業勞動調查所，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及重要黨員的住宅，盡行佔領，並嚴禁來訪者與黨員談話。雖因職務上而往訪的報館記者，若與任何人談及此事，亦即受檢舉。綜計檢舉人數共達百有餘名。當時的恐怖現象實爲空前所未有。

同時大阪府亦舉行大規模的檢舉。凡與日本共產黨祕密結社事件有關係的機關，如市內南區日本橋勞動農民黨大阪支部，市內椒花區「全日本無產青年同盟大阪支部，」港區日本勞動組合大阪地方評議會及附屬於該組合的各宿舍，以及產業勞動調查所大阪支部，無產者新聞大阪出張所，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大阪市電自助會，全國水平社大阪本部，日本農民組合等之水平社團體，皆作嚴密的搜查。便是一切社會運動團體所屬員的住宅也加以嚴密的搜索，結果沒收多數有關係之文件如傳單小册子，並逮捕百餘人。而京都方面也於當日同時舉行大檢舉，計捕獲不穩份子三十餘人，內中並有京都帝國大學高井科學研究室的學生五人。至其他各處所逮捕的共產黨員，據已向警視廳報告的人數，熊本縣有一百零八人，靜岡縣四十一人，金澤市五十七人，千葉縣十七人，愛知縣二十五人，山形縣三十二人，岡田縣四十人，長津縣五十九人，香川縣二十一人，秋田縣二十五人，尚有其他各縣所捕人數，自數人至十數人不等。統計達一千零四十六名。

風潮的擴大　日本政府自三月十五日全國舉行大檢舉以後，起初本爲對於無產政黨一種大示威運動，故滿擬解散勞動農民黨，達到「驅除異己」的目的便算完事。但弄到後來，勞動農民黨雖被解散，究未發現其與共產黨勾結的形跡。因之該黨黨首大山郁夫等大爲憤激，一方面還要組織單一無產政黨，繼續奮鬭以與已成政黨競爭；政府方

面亦索性採最嚴厲的行動，對於全國知識階級，無論大學教授學生，凡有左傾態度的，都加以嚴重的取締，這一來弄得全國的教育界都因此引起不安。並且因共產黨的活動，帶得有國際性，此次如果查出有第三國際助款進行此次運動的話，則因內政問題，恐不免要引起日俄邦交的惡化影響來。

現在呢，關於檢舉方面，政府還在繼續進行，預備大興黨獄；各官立學校的學生此次被檢查的尤其特別的多。且有數大學的教授如有名的河上肇博士等，文部省將實行免去其職。四月九日的閣議，並決定澈底的彈壓東京、京都、九州各帝國大學、岡山高等學校、關西學院、大阪醫科大學、明治學院、早稻田大學、甲南高等學校等九校。又對於一切社會主義研究團體，亦謀予以解散。

這次黨案的結果如何，刻下因審理尚未完結，不能預料。但最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的，以日本這樣素來嚴行防止「赤化」的國家，而居然不免與共產黨以活動的機會，這雖然由於共產黨之活動無孔不入，而日本政治社會制度之建築於軍閥和資本兩層勢力上面已現破壞現象，也可於此可以窺見一斑。至於日俄兩國的外交關係，自這件事發生後，將來會不會發生意外的變化，也爲足令我們注意的一件事。近半年來，日俄的關係，頗現親密的情形；便是這次黨案發生後，日俄兩國關於滿洲問題的接洽也並不因這事而呈停頓狀態。這和英俄徐諾維夫案，英法賴戈夫斯基案一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外交政策畢竟還是不可侮的咧！（育幹）

波蘭的選舉

近據威爾賽所傳出來的消息，三月四日所舉行的波蘭下院議員總選舉結果，中立（擁護政府的）派佔一百三十五名，右黨八十二名，左黨一百三十二名，少數民族代表九十名，共產黨五名。結局是政府黨大得勝利。換句話說，便是皮爾蘇斯基（Pilsudski）將軍又抓住了政權了。

皮爾蘇斯基派這次的勝利，據說是政府與中立左黨及少數民族代表之一部相結納，所以纔佔有下院的多數。其實不外英國曼徹斯特導報所說，在狄克推多制度下面的選舉，做狄克推多的沒有不佔勝利的，所以皮爾蘇斯基之得勝利，那是毫不足異的事。這次足令我們注意的，只是波蘭這次國會改選，不能不算是一九二六年五月皮爾蘇斯基將軍舉行有名的政變後的一件大事。皮爾蘇斯基這個人，我們大家都曉得他是一個獨裁者，但是他和別的獨裁者如慕沙里尼等究竟有點不同。別的獨裁者差不多都想包攬一切大權，想把自己的政黨勢力超過一切政黨；而皮爾蘇斯基却不然，他只要與黨較勝敵黨便算稱心滿意了。我們只看這次選舉的結果，擁護政府派只比左黨多出二席，這是怎樣低微的一個「差別」呀！

在皮爾蘇斯基的狄克推多制度下，居然能讓各政黨爲合法的政權

競爭，一點不受非法的強權限制，這是最值得稱頌的一點。紐約國民週刊說波蘭的狄克推多制度，所以異於其他歐洲法西斯底國家所行的狄克推制度，恐怕就在這一點。其爲好爲壞姑且不論，但至少足以爲歐洲流行的獨裁政制啓一新面目。

說到波蘭的政黨，眞要算是一件奇覩。名目的衆多，派別的複雜，非獨我們局外人不易分辨，便是他們自己也很難知道底蘊。即就這次選舉而言，加入候補的政黨竟達三十四黨，而各市選舉的政黨尙不只此數，專就華沙而言，便有六十八黨，這眞要弄得投票人莫知適從了。所以許多政黨於選舉時大抵不拿各個的政黨名義來活動而由幾個同情的黨，結成一個「黨聯」（Bloc），便拿黨聯的名義來活動。這中間便可以分做好幾個大黨聯；第一便是右派的大黨聯，所謂國立教會派（National Catholic Bloc），（其中有基督教國家主義派，有國家主義民主黨，有基督教民主黨，有天主教民主黨等，）這派的宗旨是很守舊的，在皮爾蘇斯基舉行政變以前，該派會得過勢，可是現在牠的勢力已漸漸的式微了。不過因波蘭人的宗教觀念還很強烈，所以該派還能維繫一部份的人心，這便是牠的勢力還沒有完全失墜的原因。其次左派方面，現以波蘭社會黨（Polisn Socialist Party〔P. P. S.〕）最佔勢力，不過這中間常混有共產黨人在內中活動。雖然在法律上共產黨的活動是嘗受禁止的，但是他們暗中活動的能力，煞是可驚。城市工人運動之由他們領導，自不消說，便是鄉村的農民運動也常常含有半共產主義的意味，他們雖不彰明較著的用自己的黨的名義活動，卻常假藉他黨的名義以擴充勢力，這一來未免令波蘭社會黨有分崩離析之憂了。

上述左右兩派是常常互相水火的，但是他們卻又共同反對現政府黨，這又是一種特異現象。不過現政府黨的勢力倒也不可輕視：牠除借重皮爾蘇斯基將軍的獨裁的勢力以維繫政權外，又嘗能利用左右兩派之互相水火，以便自己暗收漁人之利。現政府黨的名稱叫作「巴特爾皮爾蘇斯基黨」（Bartell-Pilsudski Party），但是一般人都叫牠作"Sanatzia"。國內最大的輿論機關，現在大半在這一黨的掌握中，所以牠實際上的威權比各黨都要大一點。照皮爾蘇斯基本人的言論，似乎要超諸政權競爭以外，但是實際上 Sanatzia 黨卻不嘗完全替他做工具的，現在該黨所標明的最大政綱仍和五月革命時候一樣，是要『極力整理內政歸於清明。』這次該黨之所以仍然得勝，怕就是這種政綱還能吸收多數人的同情吧！

此外在波蘭政黨中，還有一大黨派須述及的，即所謂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代表，他們也自成一黨派。原來波蘭的人口有三分之一都不是波蘭民族，他們大都爲加里色的烏克蘭人，及俄羅斯的白俄人，以及猶太人，立陶宛人，德國人。他們攏統叫作少數民族，在波蘭政治上面他們也常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在五年前的選舉，他們便已聯合成爲一派，以爭政權。所以現在還是有一部分的勢力。不過五年以

前，他們是反對極反動的國家主義的政府，現在呢，皮爾蘇斯基的政府雖仍還具有國家主義的色彩但究還想和少數民族相諒解，這次政府黨之得勝利，據說少數民族代表也很幫了一些忙咧。

波蘭現在政黨的形勢，就上面所述，當可概見一斑。這個新國家現在能否因新國會成立後，政局日就要定?還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就波蘭一般人的意見看來，似乎對於政治的前途懷着兩種希望，一派人是希望能夠遵循憲政制度造成眞正的民主政治，還有一班人還是抱着英雄崇拜心理。這便是皮爾蘇斯基到現在猶爲政局中心人物的原因。而波蘭的狄克推多制度所以異於其他行狄克推多制度的國家的原因，怕也就在這裏了。（育幹）

英伊新約與伊拉克內閣的改組

伊拉克(Iraq)介於阿剌伯與波斯之間，有幼發拉底斯(Euphrates)與底格里斯（Tigris）兩大河貫注域內，流入波斯灣，爲古文明發祥之地。土地膏沃，物產豐饒，富於石油，爲世界三大石油產地之一。他如羊毛，茶，橡皮等亦其著名之物產。因爲地當衝要，物產又饒，所以英法等國都思將她們的勢力擴張到這方面去。大戰之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英法兩國嘗聯合發表宣言，聲明她們對於阿剌伯各處回教徒的目的，是在完全解放他們所蒙土耳其長久的壓迫，使他們各自建設民族的政府與行政制度。而其政府權力的賦與，須出自當地居民自動自由的選擇。後來英法兩國雖在那方面彼此競爭，然英國外交手段靈敏，將敍利亞讓法國去施行她的委任統治制，緩和了法國對於那裏的對英競爭。由是英國便得在那裏逐步進行，貫澈她擴張勢力於那地的目的了。

英國起初想要在那裏先建設一個臨時政府，然後再召集議會，籌備製憲。但那裏的人民，民族思想頗爲發達，舉行暴動，起而反抗。英國很費了許多力量，將這一次的亂動平定。後來提議由愛米爾萬薩爾（Amir Faisal）爲那裏的國王。結果由當地居民的「複決」(referendum)，多數通過。愛米爾萬薩爾乃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加冕，爲伊拉克的國王了。這便是伊拉克國和她國王的由來。

國王卽位後的翌年，伊拉克政府便要求英國放棄她於一九二〇年由國際聯盟取得委任管理伊拉克之權，另與伊拉克改締盟約。爲了這個問題，英伊之間便起了許多的糾紛。後來雙方遷就調和的結果，協定在委任制的範圍以內，締結一個盟約。換句話說，就是英國並不放棄由國際聯盟取得的委任管理權，不過容納伊拉克方面的意思，加訂盟約罷了。盟約是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簽定的，但伊拉克方面沒有肯馬上批准。後來因爲英國方面的逼迫，始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由憲法會議中經過了長久的辯論之後，將牠批准了。憲法會議制定了組織法與選舉法，第一次的議院是於一九二五年依法召集的。

那盟約雖經批准，而伊拉克朝野愛國之士因爲都熱望他們新國家的完全自主獨立，所以對之表示反對，并且反對英國對付伊拉克的外交政策。英國後來爲了摩塞爾（Masul）的問題，把那盟約稍稍修正。那盟約的有效期限本來規定限於今年爲止。到了今年（即一九二八年）伊拉克便可完全獨立。惟國際聯盟行政院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宣稱倘使原有英伊關係能夠延長一些，則摩塞爾地方得歸併在伊拉克版圖之內。於是英伊之間又結一個條約，英伊關係至多延長十五年，假令伊拉克早得爲國際聯盟的分子，則這種關係亦得提早終止。這個條約於一九二六年正月十三日簽定後，即於正月十八日由伊拉克議院批准，並於二月十八日由英國國會批准。

到了去年（一九二七年）伊拉克朝野作提早加入國際聯盟的宣傳與運動。按照國際聯盟約章，伊拉克必定要於軍備上，財政上，能担負維持內部秩序，防禦國外侵略的責任，才有資格爲國際聯盟的分子。故伊拉克政府除了勵精圖治竭力促進內政外，更擬實行強迫兵役制，以充實其兵力，表示她足以担負維持內部秩序，防禦外國侵略的責任，具備國際聯盟約章上所規定的條件。但她實行強迫兵役制的計畫，爲英國所反對，因爲英國只贊成她的政府組織憲兵隊。爲了這一個難題，去秋伊王愛米爾萬薩爾特與他內閣總理大臣嘉發氏（Jaafar Pasha）親自出馬，到倫敦去與英政府直接談判。但一直議無結果。到了十一月底他們兩人預備回國。嘉發氏并且因爲交涉失敗，表示回國之後，即行辭職，以謝國人的意思。而英政府也設讌爲他們餞別。但過了餞別讌會之後，又有一度非正式的談判。不料從那次非正式的談判，雙方得到了一個意思接近的機緣。於是再開談判，簽定了一個新約。結果，他們總算還不虛此一行。

他們在倫敦簽定的新約，論其要點：（一）英國承認伊拉克爲獨立國；（二）伊拉克加入國際聯盟的時期，延至四年或五年之後；（三）關於軍備方面另訂專約以代替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關於軍事方面協定的條約。按照這個新約，英國雖承認伊拉克獨立，然伊拉克提早加入國際聯盟的熱望，歸諸泡影了。所以新約的內容發表之後，伊拉克代理總理大臣暨財相相繼辭職，表示無以對國人的失望。總理大臣嘉發氏回國後，亦因不能貫澈他強迫兵役制的計畫，故即辭職。於是內閣改組。新閣於今年一月九日成立，閣席的分配如下：

內閣總理大臣兼外相 Sir Abdul Muhsin Beg es Sa'dun
內相 Abdul Aziz Beg Qassab
財相 Yusuf Effeucti Ghaninah
法相 Hikmat Beg Sulaiman.
教相 Taufig Beg Sulvaidi.
交相 Abdul Muhsin Shallash.
農相 Sheikh Salman al Barraq.

我們從伊拉克內閣的改組，已可看出英伊新約，在伊拉克方面一部

分有力者視爲外交上的失敗，不是外交上的成功了。此外，還有二件最近的事實，足以證明伊拉克朝野對於英國深爲不滿。現在分述於後。

（一）羣衆的反英　據報達二月十日路透電云：『英國門德爵士夫婦和他的女兒及同伴十一人，來游伊拉克。伊拉克地方人民誤聽政治宣傳，以門德等將以猶太人計畫施之於伊拉克，如對付巴力斯坦一樣，致有羣衆萬人擬襲擊他。門德爲避免暴民計，橫渡沙漠，繞道抵此。在距城處，他舍棄他的六輪汽車，改乘四輪輕車，很快的馳入英統監署。同時羣衆高呼打倒猶太人，並攔阻汽車數輛，誤認爲門德從人，與以攢毆。騎兵開到，才把示威者驅散。』路透電有無飾詞，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即使有飾詞，我們從這個消息，也可見伊拉克民衆對於英國人怎樣的不滿與懷疑了。

（二）伊拉克駐英外交委員的談話　據倫敦二月十七日路透電訊：『伊拉克駐倫敦外交委員末柴希姆奉召回國，由前任內閣總理大臣嘉發將軍繼任。末柴希姆對路透訪員說：他祇贊成英伊聯盟，但反對委任制，且極反對新約。爲現在計，應取銷委任制，廢除一切束縛條件，另訂新約，承認伊拉克之完全獨立。又說伊拉克有實行強迫軍役制的必要，非此不能立國。他相信以往的教訓，可保阿剌伯主義自衛的前進。末柴希姆約在三月初可抵報達，抵該處後，即擬組織國民黨云。』觀於這個消息，可見對於新約的不滿，固不僅僅限於在野的一般民衆了。

伊拉克朝野反英的空氣，不說別的，單從上面兩件事實觀察，亦已可知其大概了。我們知道伊拉克爲了征伐華哈璧（Wahabi）族人，近來在邊境上發生了戰事。英國對之，取什麼的態度與方策呢？簡單的說來，她一面反對伊拉克實行強迫兵役制，謀實力的充實，以固邊防，一面又越俎代謀，使伊拉克不能不靠她的幫助，就她的範圍。故現在伊拉克邊境的戰事，漸趨緩和，全仗英國的干預。據四月十五日白斯拉路透電云：『阿剌伯王沙特與英代表克萊頓決定在吉達舉行會議後，柯威特（Koweit）時局大爲緩和，聞英艦一艘即將駛去。華哈璧軍隊前有攻擊伊拉克的形勢，現已撤回原防。』雖電文簡單，沒有將詳情披露，而英國怎樣從中周旋用武裝去調停，已可不言而喻了。

據我們所得到的最近的消息，伊拉克經濟財政狀況的良好，巴力斯坦，敍里亞，埃及都及不上她。伊拉克去年農業上的收成也很好。絕無勞動問題發生。她軍警的實力亦於最近六年之中，進步很快。軍警的總數，現有十萬人，分成七軍的步兵，三隊的騎兵，五隊的砲兵，三隊的運輸隊。伊拉克政府每年支出五百萬鎊的軍警費。此外英政府再幫助一百五十萬鎊的軍費。伊拉克內政日有起色，已有加入國際聯盟的資格，無怪英國只好從軍備方面着想，給伊拉克相當的援助，並反對她實施強迫兵役制，以圖妨礙她加入國際聯盟，並延長她委任制的時期了。可是委任制是爲伊拉克朝野愛國有志的人所反對的，提早加入國際聯盟又是他們所熱望的。英國如不改變她對伊的態度與政策，讓伊拉克完全自主獨立，則他們的反英運動，那裏便肯中止？伊拉克人民不是易與的，

英國對於伊拉克恐尚不能高枕無憂吧（頌華）

愛沙尼亞土地法改良後的成效

愛沙尼亞共和國於今年二月下旬舉行十周年的國慶紀念節。她是於十年前從蘇俄解放了出來得到獨立的。到了一九二一年，她便爲國際聯盟的一分子；至翌年年底世界各國都先後承認了她是個獨立的共和國了。這小小獨立的共和國是個農業國。她於十年中內政方面比較上最有成績的，莫若土地法的改良。我們現在將她土地法改良的經過及其最近在農業方面發生的效果，提出來講講，或者足供留心平均地權問題者的參考。

愛沙尼亞的農奴制是於一八一九年取消的，以較俄國農奴制的取消是早半世紀。自此以後，農民雖得到了自由但仍得不到土地。及十九世紀中葉關於土地，有了新的法律頒布之後，農民就有購買土地之權了。惟那時農民因爲缺乏資金以及其他種種環境上困難的情形，故仍難享受土地的所有權。因此，這兩次的改革都沒有著什麼明效大驗。比較上最根本的有效的改革要算是她得了獨立以後，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頒布土地法。從這一次土地法頒布以後，大地產制便廢止了。如今她的農業都是由一般小地產者的平民去經營了。她於十年以來比較上最足以顯出內部組織力不弱的一個優點，也是在地制的改良。

考她於一九一九年頒布新土地法的動機，據她政界中人物克多慕德（Victor Mutt）氏所說，則有三種：第一種動機是因大戰之後，國內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一半爲地主所放棄，一半則處理不得其當，所以國家對於土地不能不定一個辦法出來，加以補救。第二種動機便是因爲在大戰中波羅的海沿海的貴族地主們嘗組織了一種政治結合，反對她的獨立。當德國占領她的時候，他們傾向於使她與德國合併。到了後來，他們又企圖破壞她的獨立，故政府不能不設法改良土地的分配。第三種動機是很簡單的，即爲期農民生活改良之後，足免蘇俄宣傳發生效力的危險。爲了這三種動機，Asutav Kogu（即愛沙尼亞的議院）便通過了新的土地法。而所有從前地主的地產，超過三百三十「黑克達兒」(hectare)（按黑克達兒係法國面積的單位，約計我國十二畝九分）者，其餘的都依法歸諸國有。惟市政府地方政府慈善與學術團體機關以及公墓教會寺院所擁的地產，則其多寡是沒有限制的。

國有的土地是分爲以下三種分別分配於退伍軍人沒有土地的農民，以及其他需要土地的機關或私人等的。第一種是可以傳子傳孫的租借的農地；第二種是長期租借於學術機關工商企業的土地；第三種是短期租借於私人的土地。所有森林均屬國有，由政府管理。未經開墾的荒地以及低溼地亦留歸國有，俟加改良，至適於施用的程度，再行分配。又按照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頒布的法律，每人租借第一種的農地或向國家購買的土地，以七十七「黑克達兒」爲限，不得過多。這是

分配土地的辦法。自從實行了這個辦法，一直到去年，全國已增加了四萬個新農場。現在政府因仍獎勵新農場的增設，故於農業上長期的貸款以及補助農業上建設的資金，均積極準備，悉力籌劃，以期增進農民的幸福，促進農業的進步。

現在愛沙尼亞全國的人口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經營農業的。自從地制改良之後，農業上的生產，不僅已恢復了戰前的產額，而且有幾項農業牠的產額，已經超過了戰前的紀錄，可見得地制改良之後，確已著有成效了。現在統計她全國每年農產的價值，約在二萬萬至二萬二千萬「克郎」（Kroon 即愛沙尼亞的貨幣名）之譜。較諸全國每年工業上的產額的價值，約多二倍或三倍。畜牧近亦頗為發達。於她畜牧中最為重要的是馬匹，其次是牛與豕。至於牛乳，牛油以及其他家禽的產額，則亦逐年增加。即以牛油一項而論，一九二一年輸出一百二十七噸，去年一年間其輸出額則已激增至九千九百三十五噸了。

愛沙尼亞地制改良的成績略如上述。大地主的地產依法只能有三百三十「黑克達兒」的土地，此外都要歸於國有，亦於上面說過了。現在試問她是不是對於大地主因他喪失了若干土地，給予報償？關於這個問題，除了蘇俄以外，大概都可作肯定的答案。愛沙尼亞當然亦是這樣。不過所可注意者便是新的土地法實行在前，而關於報償地主的法律製定在後。新的土地法頒布了就實行，而關於報償地主的法律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才通過。按照這個法律，報償地主的地價，是以在前將他們地產收為國有時的地價作為標準，以定報償的金額。報償的金額不是用現金，却是用六十年內償法的國庫券作為代價。但地主之中，曾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止，其間反對過愛沙尼亞的獨立，或幫助她的敵人對她作戰過者，一律不得報償。

大地主對於這個報償法都懷不滿。他們不顧國家財政上的困難，異口同聲的說，報償的地價，失之太少，殊欠公允。他們曾呈請國際聯盟干涉，但國際聯盟以為地制改良是各國的國內問題，不在國際聯盟處理的事務範圍以內，所以置之不問。大地主們還說這個報償法特別使本國國民中的德人蒙重大的損失。這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不過政府對於國民中少數德人，容許其享有文化上的自由，不取同化的政策。較諸意國政府對待南的羅爾的德奧居民，似覺略勝一籌了。

大戰以後，羅馬尼亞，保加里亞，塞爾維亞，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蘭均先後改革地制。愛沙尼亞的地制改良，原則上亦與以上諸國大致相同。尤其是關於報償地主的法律，她與以上諸國相同，因為她們都取以下三個原則：(一)對於大地主土地價的報償，不以最近的地價為標準(二)因經濟財政上有不得已之情形，故地價的報償，須酌量國家之財力，不能完全償足；(三)報償的金額，並不是於一個時候用現金去償還，却以定期清還的國庫券作為相當的代價。因為她們所取的原則大致相同，故她們地制的改革，依大體而論，亦是大同小異。（頌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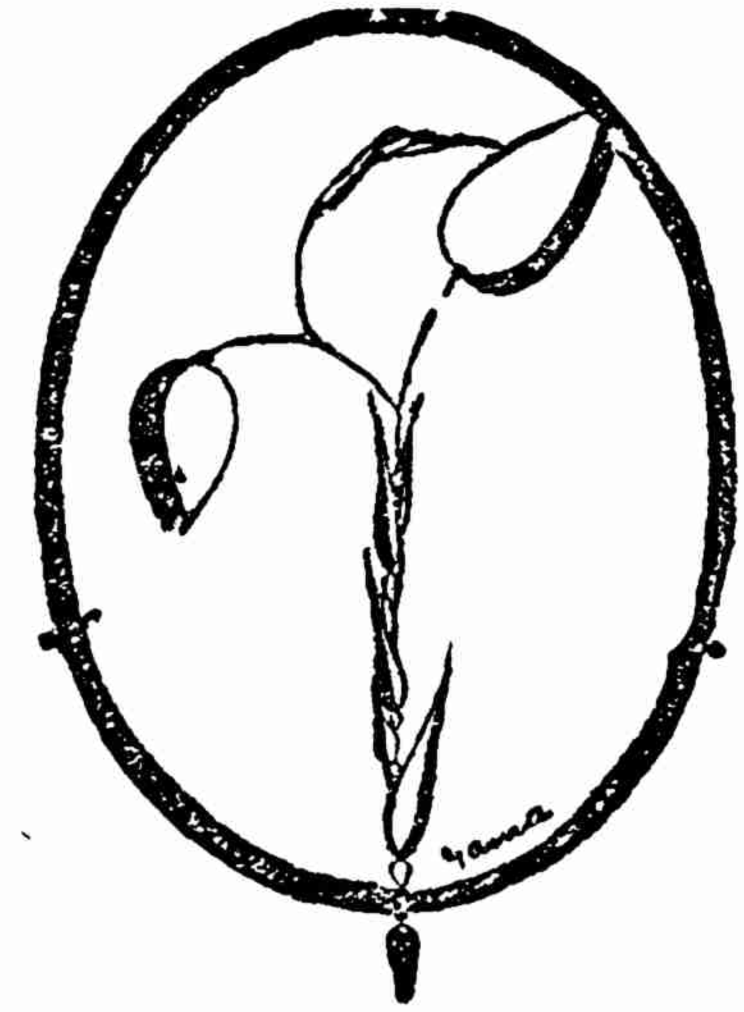
棕欖香皂係純用棕菓橄欖之油和合製成並無其他獸脂雜質所以對於婦孺肌膚最為合宜購者諸君請認明為要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



最近意大利內治外交的鳥瞰

頌華

意大利自仗三傑——Cavour, Mazzini, Garibaldi——以及當時朝野愛國者的努力，於一八七一年定都羅馬，完成了統一以後，全國所遵奉的憲法便是沙定尼亞（Sardimà）邦於一八四八年頒布的憲法。這沙定尼亞的憲法因酌採英制，故頗合民主主義的原則。及至大戰剛終，國內黨派交爭，勞工勢力雖然膨漲，而各工團的意見殊不一致，以致百廢難舉，引起了政治上許多的糾紛。於是法西斯黨遂於一九二二年陡起政變，奪取政權，翌年起實行專政，迄今已有五年之久了。在此五年之中，意國的政權都操在法西斯黨人手裏，而法西斯黨的中心人物便是首相慕沙里尼。慕相居於獨裁者的地位，獨攬大權，勤苦耐勞，一日萬幾，對於內政外交差不多完全是由他一個人負責。國內國外對於他毀譽不一。譽他的以為他是意大利的救星，發揚意國的國威，增進全國國民的幸福，都要靠他的手腕；毀他的呢，則以為他是一個專制魔王，不但不足以福國利民，并且還足擾害世界的和平。現在我們姑且不問一般人對他的毀譽怎樣，且將他最近的言論，及內政外交上的設施，擇其比較上重要的，分別敘述，看他言行是否相符，毀他譽他的話是否各有理由。

一　慕相最近的言論

最近巴黎記者 Marcel Lucain 訪問慕相，請他發表對於意國內治的政見。慕相回答說：『意大利將來可以變成一個拉丁民族的普魯士，取中央集權制的，而且是軍國主義化的，而權威主義的法西斯主義將來或者也可以變為自由主義的法西斯主義。』他又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高等的民主主義。這種高等的民主主義於數年中所能完成的和諧的社會形式，別種的民主主義要於百年中才得完成。……法西斯主義最大的工作便是在調和並聯絡資本與勞動。在別的民主主義的國家，一方面有資本主義，這資本主義好比高高的築在破台上面。一

方面又有勞工，勞工好比在平原上面他們有武裝與組織，而背後更有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加厚他們的勢力。這雙方都是在那裏對壘。此外尙有中產階級的國家，好比也站在平原上面，可是夾在勞資的中間，雖欲調和雙方，結果總是反受雙方的打擊，不能去做個公斷者。這便是別的民主主義的國家最大的缺陷了。』至於他對於勞資問題的政見，他說他左有武力，右有法官，足使他們雙方盡同等的義務，享同等的權利。資本家有資本家的聯合會，勞工也有勞工的聯合會。他使他們都出席於法西斯行政院，俾國家成爲所有全體國民中一切活動分子的高級表現。他能够秉公處理勞資間的衝突，使他們彼此的惡感消滅，使全國沒有罷工事件，以得到一個眞實的民主政治。

這是慕相對法國記者說的話。這番話說得非常好聽。如果法西斯主義者能夠消滅勞資間的衝突，能够吸收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菁華，改變他們所取的專制主義與權威主義，則未嘗不是法西斯黨的一種改良與進化。然而話到必定要能做到，才能使人家相信。所以我們不能不問事實是究竟怎樣?

二　勞工問題與促進公益事宜的組織

慕相說他能夠使全國沒有罷工發生。這話不但對法國記者說過，并且還對美國記者也說過。事實上究竟是不是如此呢?我們根據英美報章二月中旬的羅馬消息，近時在北意 Vigevano 地方，嘗發生過一件農業工人罷工的案件。足徵慕相雖想使全國沒有罷工事件發生，而於事實上卻還未能做到。就這罷工事件的大略說來，原因是起於那個地方一個牛乳農場中的十七個工人，因爲場主強迫他們做許多在契約規定以外的工作，忍無可忍，遂致相率罷工。結果每個工人罰了一百個「里爾」（lire）了結。但工人不服，提起上訴。而上訴的結果是工人勝利的。高級法院的推事并且還說：『照社會法律邏輯上的解釋講來，倘使業主因不遵契約規定的條件，以致工人罷工，則不能處罰工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業主反當受罰。』

此外還有一件勞資爭議的事件發生於基諾亞（Genoa）。這件雙方爭議的事件，是於航業業主與海員之間，爲了薪金問題發生的。航業業主以航業不振爲理由，減少海員的薪金。海員方面乃起而反對，致起爭議。這件事發生之後，法西斯黨代表特出席於工團，表示航業業主應當體貼海員，不宜減削他們薪金的意思。而勞工法院也就照了他的意思，解決了這次的爭議。

我們從上面所舉的事實看來，罷工與爭議的事，現在意國仍不免要發生。不過近來法西斯政府所取的政策，偏重勞資的調和，不像從前那樣的一味壓迫工人。這卻是他們最近於政策上的一種變化了。

我們再據美記者 Heleu Ormsbee 訪問慕相後的報告，知道關於促進公益和勞工利益的事宜，意國近有三種組織：（一）工作後的餘興會；（二）保護婦孺的協會；（三）建築民房的公社。慕相對美記者

說，他不但要使個個國民工作，并且希望他們個個於工作後能夠各得適當的運動與娛樂，使他們身體健康，精神愉快，所以他對於第一種的組織，很加獎勵。不但於工業地帶，他要促進這種集會，並於農業地帶，他亦要設法推行。關於第二種組織，其中有三個重要的團體：（一）Dopolavoro；（二）Protezione della Materinta ed Lufauzia；（三）Case Popolari。慕相嘗對美記者說，這三個團體都有大規模的組織，并且亦要於都市農村，同時推廣。慕相又嘗對他說，國民「住」的問題，亦是很重要的。現在羅馬都城中已有足容五萬人居住的，大小華麗的民房了。其餘的亦須有好的房屋居住，故他對於第三種的組織，亦加提倡。

以上所說的三種組織，據慕相說都是由民間辦理，政府不過予以補助，加以約束罷了。

三　改良並增進人口質量的政策

英報 The Observer 所載的羅馬通信說，法西斯政府近很注意於人種的改良。不久或將本醫學上研究的結果，頒布強制管理民間婚姻事宜的法律。法西斯黨的社會衞生聯合會現於基諾亞已組織了一個「醫學商議局。」所有青年男女都可請該局聘任的名醫，檢查身體，察其有無肺癆以及其他種種傳染的疾病。如無這種疾病，得請該局發給證明書。至檢查身體的驗費，則都是由該局擔任的。目前青年男女去受該局醫師的檢驗與否，完全聽各人自便，不加強制。不過該局現正從事蒐集各種統計的材料，以供草訂約束民間婚姻的，優生學的法案的參考。將來這種法案如果通過成為法律，則一般青年男女，都要為法律所強制，受這種身體上的檢查了。現在該局不僅對於未婚者施以檢查，給以衞生上的忠告；而且對於既婚的人，亦願在這一方面，盡其相當的幫助，以期救濟並消滅關於男子女子心理方面及性的方面種種疾病。因男女結婚之後，為了一方或雙方，有了這種疾病的緣故，以致家庭不和，於社會上演出關於婚姻上不幸的悲劇，實亦不在少數。這種設施雖在德與各大都會早已實行，在歐洲大陸上原不能算是創舉，然在意國則尚不失為法西斯黨之新猷。意國農民頗為守舊，醫學商議局局務的進行，逆料如果推行到農村，必定要遇到許多障礙。惟依大體而論，這種設施，於國民的健康，人種的改良都有關係。法西斯主義的好壞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對於法西斯黨這種的施設，似乎是可以稱許的。

法西斯政府不但注意到人口「質」的改良，并且還設法增進人口「量」的增加。據三月下旬世界新聞社的消息：「意相慕沙里尼氏竭力提倡人口的增加。一般法西斯報紙，承黨魁意旨，大肆宣傳，幾無日不大登特登「首相曾以照片贈予有子女十二人或十五人的某某」，以誌欽仰的意思。一時民間亦都以多兒女為榮。據加斯蒂格良市長告人，該市市民有子女十人以上的人家共有六家，認為該市的光榮。市政府特豁免該六家一切捐稅，藉資獎勵。各法西斯報章，對該市長此舉讚揚

不置』云。這也是法西斯政府強國政策之一端。但是我們記得大戰以前，德皇威廉第二一面對外抱有雄心，一面對內盡力獎勵人口的增加。這於釀成世界大戰，不無關係。如今法西斯政府的獎勵人口增加，是否於世界的平和也與戰前的德國一樣，後來要發生什麼影響？在我們看來的確是個疑問。這不是我們的神經過敏，實因如上面所述慕相嘗對法記者說，意大利將來可以變成一個拉丁民族的普魯士，所以我們不禁發生這個聯想。因有這個聯想，所以便覺得有這一個疑問了。

四　關於司法地方行政及軍事的設施

關於司法方面的設施，我們所可注意者有兩件事情：一件是 Mafia 的取消，還有一件是陪審制的改革。 Mafia 原來是一個民間自行組織的，帶有司法性質的國民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普通法庭不能保障人民應享的權利的時候，起而私行擔負處理訟事的責任。這種委員會的組織發生於南意，尤其在西西里（Cicily）特別的發達。這種組織由來已久，講到牠原來的目的，是在救濟國家司法制度的缺陷，固然不能算壞；但是到了後來，卻漸漸地腐化，爲土豪劣紳所操縱，結果反足以病民，政府原不欲放任，無奈每當官憲着手取締之際，他們每爲把持該會者用暴力來脅迫或竟然攻擊，所以一直沒有能夠去將該委員會取消。如今巴力麻（Palermo）地方的民政長靡烈氏（M. Mori）秉承慕相之命，竟以雷霆萬鈞的嚴厲手段，將該地方的那種委員會取消，並將把持該會者撲滅。把持者被殺的人數計有一百四十七名。這也是可以稱許的一項蕩滌積弊的善政。

次述陪審制的改革。意國現於新刑法上已將由人民中選拔陪審官的制度取消了。然而這並不是根本取消陪審制。因爲現在仍設陪審官，不過陪審官是要從律師，法官，軍官，以及其他熟習法學的人之中選拔，不再由民間選拔罷了。在美國近來也有一種輿論主張改良原有的陪審制。我在歐美刑事法規改良之新傾向一文（載在本誌第二十五卷第四號）中已經講過，茲不贅述。故於陪審制上有這樣的改革，尚不能說他不合現代法學上的新思想。

新刑律上加重罪犯刑事上的責任，而將本國進步的，有名的Lombroso 的法學派所主張的法理完全不顧。這實在是一種很大的缺點。Lombroso 的法學派，對於刑事犯的主旨，是在仔細考究犯人的環境，減輕他個人刑事上的責任。今新刑律規定以嚴刑峻法對待刑事犯，足徵法西斯政府，仍採苛辣的手段，以對付異己者。

復次，再說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法西斯政府取中央集權制，故對於地方行政取以下六個原則：（一）地方民政長代表中央在地方上執行行政事宜；（二）各地方須竭力取締反對政府的言論與行爲；（三）維持公共秩序；（四）監督關於財政的進行事宜；（五）保護因大戰而蒙損害者；（六）各地方的各種活動力受中央的指導，並由中央加以聯絡。以上六個原則已經實行了一年。而於最近則仍勵行這幾項原

則。

法西斯政府軍事上的權力最近又擴張了。何以故？因法西斯黨軍已於軍事組織中成爲一個單位了。若遇戰事發生，便要將黨軍編入國軍之中。慕相於二月一日舉行黨軍五周紀念之際，曾將此旨正式公布，大受黨員的歡迎。慕相嘗說：『意大利將來可以變成一個拉丁民族的普魯士，取中央集權制的，而且是軍國主義化的。』不是上面已經講過了麼？但是我們知道普魯士於大戰以前雖取軍國主義，然並無黨軍的組織；并且普魯士的中央政府也沒有像今日意國那樣對於地方所施的集權政策。這是不可以不辨的。

五　法西斯黨員的紀律與其首領的繼承問題

法西斯黨是很注重紀律的。近時爲了紀律問題，慕相對海內外的黨員下過一道訓令。令上的要點如下：（一）黨員在其居留外國時，應當能提出服從該國法律的證據，而在必要的時候，更須勉爲國民的表率；（二）黨員在外國時，不得參與該國的內政；（三）黨員不得使殖民地與本國分裂，苟其有分裂的傾向，他們應當從中設法補救；（四）海外的黨員應尊重並服從本國外交代表的指導與命令；（五）黨員應當擁護過去的及現在的「意大利主義」；（六）黨員對於本國人應當盡患難相扶的責任；（七）海外黨員應該像國內黨員一樣的服從黨的紀律；（八）海外的黨部，應與國內各地黨部一樣的從屬於全國中央黨部的祕書處；黨部的職員一律由中央黨部任命；海外黨部的祕書處雖有獨立的職務但在黨的方面看來，則完全與國內各處的黨部一樣。

大凡在實行獨裁政治的國家，獨裁者在全國政治上居於主腦的地位。要是他一旦發生了變動，或者死亡了，則全局都受其影響。設或後起者無能，則這獨裁政治便要瓦解了。這就是專制主義根本上的弱點。從反面講，民主主義的優點，就在不但能夠避免這種弱點，并且在政治上各部分都是節節活的。申言之，卽是中樞卽使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全局不致受何致命的損害。如今慕相是意國的獨裁者，并且也是法西斯黨的指揮者。萬一他有什麼變動，不但牽動全黨，并且還要牽動全國。因此大家想到了這一層，不免要問慕相天年之後，法西斯黨怎樣？意國的政治又怎樣？對於這個問題雖然沒有人能夠預先斷定。然現在法西斯政府的司法大臣 Rocco 氏居然對法國的記者提出他關於該黨首領繼承問題具體的意見。因爲這個問題關繫於法西斯黨以及意國全國的將來很大，所以我們現在要將 Rocco 氏的意見略述於後。

最近 Rocco 氏對法國記者說，「法西斯行政院」（英譯 Fascist Grand Council）是法西黨的最高機關。黨的繼承首領可由該院選舉。恰同天主教的「僧正大會」（Sacred College of Cardinals）於舊教皇逝世後選舉新教皇一樣。這話雖然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已經輕描淡寫的使一個很重要問題有解決的可能了。然而如果照他的意

見實行起來，複雜的問題正多得很咧！（一）法西斯黨的首領既是終身職的，而這終身職的首領，如果要為終身職的首相，則須使法西斯行政院成為一個國家正式的機關才與。關於這一點，聞法西斯黨已預備議案以期達其目的了。（二）選任首相照憲法上講來，仍是國王的特權。如果法西斯黨首領要為終身職的首相，則國王自由選任首相的特權，不是要因此剝奪了嗎？不知國王對此肯不肯容忍呢？這也是一個問題了。（三）法西斯行政院裏人物都是由該黨首領選任的。後任的首領是由法西斯行政院裏選舉出來，而後任的首領又是後任的首相，是此後後任的首相都要由該院產生，別黨是不能與聞的了。試問別黨肯容忍嗎？（四）以後的首相如像慕相那樣的專政，則首相的獨裁制不是要變成了永久的制度嗎？倘使後任的首相，不如慕相能幹，則這種制度不是就要崩倒的嗎？古語云：『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所以 Rocco 氏發表的意見要是成為事實，是否便可一勞永逸，高枕無憂，實在是一個很可注意的問題了。

我們再按二月十九日紐約時報發表的羅馬通信，法西斯黨近來又注意到怎樣使貴族政治復活的問題了。從前法國拿破崙帝制自為的時候，創建了新貴族階級，現在法西斯黨員中很有許多人想把革命青年新的血素注射到舊貴族政治裏面去，使牠復活，因此他們提議慕相可以貴族的徽銜加於有功的軍人，以表顯他政治家的氣概。有一個極端的法西斯主義者 Carli 氏為了這個問題，在報紙上表示意見，說現在有許多人物很配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新貴族階級。意國經大戰勝利及法西斯黨革命勝利之後，聯合所有在政治上最優秀的分子，作成一個新貴族階級是必要的。又說無論那一個人，倘使他每天能用其腦力與腕力促進意大利的強大，則他便配有貴族的徽銜以自娛。由此看來，法西斯黨人雖在內政上謀改良與建設，然其中很有許多人仍是擁護少數政治，至今沒有變更，以視從前統一意大利的三傑的思想與行為，實是大相懸殊。世事滄桑，吾人對之，那裏能夠不發生今昔之感呢？

* * * *

以上所述都是關於意國內政方面的近況。她的對外關係，我們也不能不在這裏擇其要點，說一個大概，使讀者明瞭她內政外交雙方面的形情。以下所述便是她的外交關係的大要。

六 意國對於英美的外交關係

關於意國的外交方面，我們先說比較上簡單的意國與英美的關係。

意國自於大戰後與英法美日一同參加了巴黎和會以來，她與英美的關係，比較戰前更為密切了。英美都不是意大利壤地相接的近鄰，故彼此利害關係上衝突的問題尚不很多。即使有這些問題，意國朝野，因為覺得與英美彼此人種不同，言語與文化亦不相接近，所以對於她們卻亦尚能予以相當的原諒。英國為了工商業的關係，對於大陸上頗希望能夠維持和平。意法之間，時有齟齬，英國平常不大去偏袒那一方面，有

時還立於調停的地位，從中周旋。故依目前而論，英意之間當無嚴重的問題足使彼此發生很深的惡感。至於意美間近來的關係，可分兩方面說：一方面就是意國因爲想做拉丁民族的領袖，所以報紙上對於全美會議的態度，都是左袒南美各國，表示美國不應干涉南美各國間政治關係的意思。因此報紙上對於美國的態度，不見得很好。但從另外一方面說，法西斯政府對於美國的國交卻取親善的政策。照三月間上海各報所傳的海外消息，則謂：『意大利駐美大使馬丁羅在波士頓某宴會席上演說，謂現代各國的外交政策，必須以經濟的平等及善意爲根據，不應仍然建築在政治的陰謀上……法西斯政府的外交和意相慕沙里尼個人的努力，對於國際和平有很大的貢獻。意政府對世界各國的態度，是注重彼此經濟的發展和友誼的改善。馬氏又表示意大利不許工人出國，已將意美兩國間移民糾紛的可能性消除。』消除移民糾紛的可能性，最足博得美國朝野的歡心。意政府是不是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卻也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

七　意法間外交上的糾紛

其次，我們再說意法間的關係。意法間國際關係的複雜，以視意國與英美的關係，迴乎不同。意法兩國的民族雖然同爲拉丁民族，兩國的言語與文明頗爲接近；然而兩國因近鄰的關係，接觸頻繁；又因彼此輸出的物產大致相同，商業上經濟上的利害關係不免有許多衝突；又因彼此都想在拉丁民族中稱雄，奪取拉丁民族的領袖資格，國際政治上的利害關係，有時亦竟相反。因此兩國於外交上有許多的複雜的問題了。意國自統一之後，雖與法蘭西共和國的邦交未嘗破裂，然當大戰之際，有一個時候，意國幾乎要加入德奧方面。後來加入了協約國方面參戰，固然是法國的與國了。不過戰後雙方於外交上仍時有齟齬。近來彼此外交上比較最足引起糾紛的問題，要算是意國與亞爾巴尼亞以及法國與南斯拉夫的締約。關於這個問題，去年本誌於國際欄內以經說過了。現在我們在這裏先將這個問題，再述個大略，隨後將意國對於法國的希望與要求解剖出來，以見意法間問題糾紛之一斑。

第一、意國與亞爾巴尼亞　意國與亞爾巴尼亞締盟約的目的是在將她置於自己勢力範圍之下。據近時外報所傳，亞爾巴尼亞是個小國，不足以容納意國過剩的人口。她雖有油礦，然經英意兩國的公司，派人去考察的結果，知道如果去開發她的油礦，因爲產額未必十分豐富，是否不致得不償失，卻是一個疑問。她沿海的一個島嶼 Saseno，已歸意國占有了。意國要想將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變爲「意大利的湖」，因已占有該島的緣故，亦已得到相當的根據地了。因此種種原因，意國對她尚不致有領土的野心。意國與亞爾巴尼亞的關係，照意國外交界表示的意思而論，正如英與比利士，法與萊茵區域的關係一樣。質言之，卽意國總想放她在政治勢力範圍之下，以保障對外發展的安全。

第二、南斯拉夫與意法的關係　意國與亞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看

起來似乎很爲簡單。然在南斯拉夫方面眼見得意亞兩國締結盟約，覺得這明明是意大利對於巴爾幹所取的一種帝國主義的政策，足以危及她本國的安全，所以政府提出抗議。并且當下過一道命令，限制意國人在南斯拉夫與意國交界之處居住的自由。一面與法國締約，結一強國爲後援，冀免意大利帝國主義的侵略。意國則以爲南斯拉夫這樣的政策，不啻是勾結了法國，破壞意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且又以爲南斯拉夫的勢力如果伸張到亞爾巴尼亞，則一旦疆場有事，南斯拉夫便不難停止意國商船與海軍在亞得里亞海的活動。這與意國向外發展的安全，有莫大的關係。因爲這個緣故，意國與南斯拉夫的外交關係，在去冬很是緊張。近聞南斯拉夫爲緩和這種緊張的情形起見，已將限制意國人在南斯拉夫與意國交界處居住自由的命令取消了。但意國對於法國仍不免懷恨，因爲她去做南斯拉夫的保鑣，和她締約，妨礙意國對外的發展。

第三、意國對於法國的希望與要求　講到這個問題，我們歸納起來，比較上重要者約有以下四項：（一）意大利希望法國承認她爲地中海上的強國，所以要求法國讓她在非洲湯吉爾（Tangier）的區域內有參與行政各部和混合法院的權利。（二）希望法國承認她因地理的關係，在巴爾幹半島以及亞得里亞海的勢力。要求法國不援助該半島上的小國，阻礙意國的向外發展，并且要求法國改變她對於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三）希望法國改善對於非洲 Tunis 意僑的待遇，因該處意僑爲了環境的壓迫，有喪失其國民性與國籍的傾向。（四）意國希望法國對於僑法之意僑中所發表的反法西斯的言論加以制止。法外長白里安氏，主持和平，故對於第一項已與意國有了協議，對於第二第三項亦有相當的解釋。關於第四項，法政府曾在巴黎封閉了一家意僑的報紙叫 Coriere degli Itlalia，因爲該報嘗標了一個大題目，謂『必須有一個人死了，吾國才可有救。』而這標題明明是咀呪慕相的緣故。故對於第四項，法國政府也算是敷衍過法西斯政府了。

然而我們還未可遽抱樂觀，說複雜的意法關係，已經漸漸變爲簡單了；也不能說意法的關係已經是很圓滿了。因爲以上所舉的幾項問題，都沒有澈底的解決，并且於事實上也不容易有澈底的解決。他且不論，即以第四項來講，意法間的糾紛，實亦未嘗消除。在法國的意僑，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巴黎組織了一個「意大利單一社會黨」，黨員都是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他們都對於本國法西斯政府抱敵視的態度，他們反對一切暴力的手段。黨魁是 Filippo Turati。他們在言論上表示：『意大利在法西斯政府之下，不但於經濟組織上，已經發生了破綻，而且精神與道德方面也都退步了。』從這種情形看來，我們一方面可以想見意國法西斯政府怎樣地壓迫國內的反對黨黨員，使他們不得不亡命於外國；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知道意僑仍舊在法國發表反對法西斯政府的言論，結果仍舊足啓意法邦交上的裂痕了。

八　意與間爲南的羅爾問題的爭執

自從大戰以來，意國與德奧的關係，依大體而論，漸趨惡化。究其原因，意國與德奧文化本來不同，爲了近鄰關係，利害亦多衝突之點。加以意國於參與大戰之後，對於德奧又是敵國，而於戰後則雙方仍不免有敵視的態度。意自法西斯黨首領慕相當權之後，對於德奧，時有齟齬，並非是一件意外偶然的事。不過以最近上最爲嚴重的問題而論，要算是爲了南的羅爾問題的爭執了。如今將這個問題的起因與彼此爭執的情形，略述一二，以見意奧間糾紛的一斑。

南的羅爾（South Tyrol）這個地方原是屬於奧國的。到了戰後，這個地方，始由聖日耳曼和約（Treaty of St. Germain）簽定的結果，與奧國的托崙狄諾（Trentino）德里斯德（Triest）伊斯托里（Istria）幾個地方一同割讓於意大利。南的羅爾因爲本是屬於奧國，故當地德語與意語都是通行的，惟其文化是條頓民族的文化，不是拉丁民族的文化。當奧國忍痛割讓這個地方於意國的時候，要求意國須尊重當地居民固有的應享的權利，意國政府也表示承認。但近來慕相對於該地實施同化的政策，教育方面差不多全要用意國語言文字，并且企圖消滅當地條頓民族的文化，而以意大利拉丁民族的文化代之。慕相實施這種政策，不但使當地德奧居民大感不安，叫苦懷怨，并且激起德奧不平之鳴，以及中歐各國嚴酷的批評。這便是爲了南的羅爾引起意奧間糾紛與爭執的原因。

爲了這個問題，本年二月中奧國總理發表激昂的言論，籲請意國與世界予以公道。奧國國會於討論這個問題時，亦全場意氣激昂，共伸義憤。然奧國究無力使意國改善那地奧國居民的待遇，故不得不傾向和平，擬將這個問題，提交國際聯盟公斷，予以公平的處理，適當的解決。而意政府對此問題則堅決不肯讓步，曾召還駐奧意使，表示她強硬的態度。不寧唯是，慕相並於三月三日爲了這個問題在意國衆議院發表他動了感情的演說，表示不願意國際聯盟對此問題參加意見的論調，并且還直截痛快的說今後對於南的羅爾將以行爲代替言論。茲錄路透社羅馬三月三日的電訊於下，以見意相對此問題所抱的決心：

「意相慕沙里尼今日在衆議院說及南的羅爾境內少數德人的地位時，詞意甚爲激昂，謂他對於這件事情的發言，今日爲最後一次，此後將以他的行爲代替言論。奧政府所發意人在南的羅爾壓迫異族的責言，全無根據，使人憤怒。其實意政府治理這個地方與其他意國省分無異。（中略）倘若愛狄巨境內十五家德人報紙，再作仇意宣傳，定將加以取締，外人在這個地方受僱的，不久將調往他處或辭歇之。奧國的仇意基於親德主義。此種感情，不能制勝意國法西斯主義者冷靜而有系統的決心。意國安全如不生問題，則意國固願與日耳曼世界爲友。今德國作南北的羅爾統一的鼓噪，須知意國全部人民決不稍讓。意相最後言及國際聯盟會，說聯盟議會，如插身於所謂少數民族的迷途，則決不能生還」云云。

德奧兩國的人眼見得條頓民族的文化，在南的羅爾有被意國消滅

的危險，而在該地本國居民已經得不到文化上的自由，其痛心蹙額，不消說得。然試問他們將以何種方法對付意國？德奧是戰敗國，缺乏實力，那裏有什麼積極的方法援助該處本國的居民？照目前而論，他們恐怕只得忍氣吞聲，以不了了之吧！據英報所傳，該地德奧的農民希望意法兩國，為了南斯拉夫的問題，起一個衝突。如果法國能將意國在巴爾幹的勢力摧殘了，則必定有餘力援助該地德奧的居民，解放他們的壓迫，恢復他們文化上的自由。然而事實上那裏有這回事呢？他們於窮極無聊的時候，忽作萬難實現的夢想，豈不是很可憐憫的麼？

* * * * *

以上所述的意國內政外交方面的近況，固然未免掛一漏萬。然而單將上面所述的情形作為根據，以解答（一）慕相是不是言行一致，（二）毀他讐他的話是不是各有理由的兩個問題，或亦雖不中，不遠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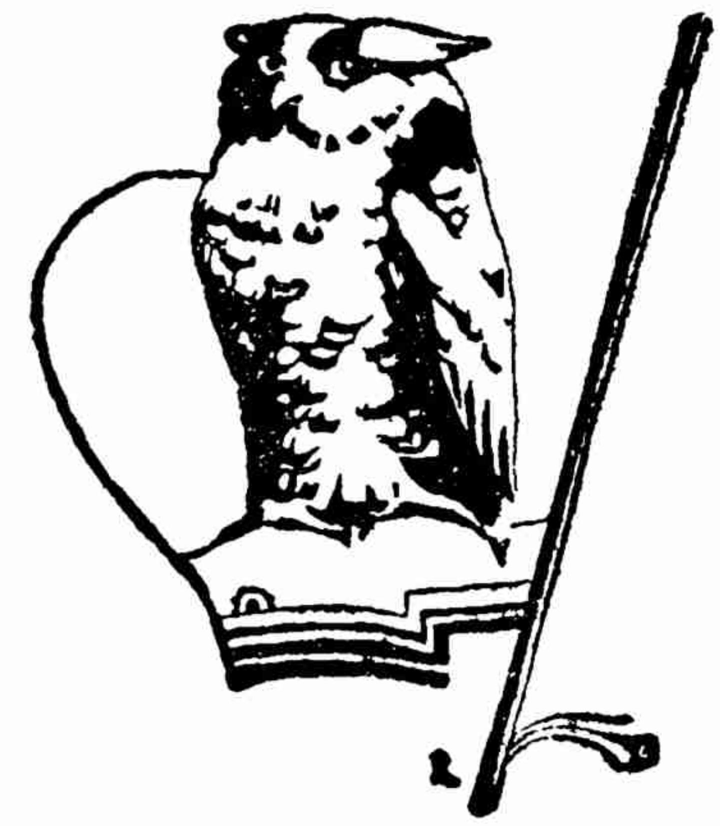
談屑

徵知

西班牙國王亞爾丰瑣的蒐集品，頗多珍奇之物。中有一冊書籍可稱為「暗殺文獻集」，是記述謀殺世界各國元首事件的事情之如何發生，兇手所用之武器炸彈，有關係人的書信等，無不記載詳盡。最出奇的一件，是用毒藥放在牛乳之中，毒殺幼帝的一回事。

□

自殺風氣在德國極為流行。由宗教家協議之結果，乃懸賞募集防止自殺的宣傳小說。第一等賞金五百金馬克，二等二百金馬克。聞當選的小說已有數十萬部在印刷中，預備分配於國內到處。



愛斯葵士

羅努生

一　蓋棺論定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晨六時五十分，英國前首相愛斯葵士去世。次日，保守黨在議院上下兩院同時提出追悼的議案。

英國現任首相鮑爾特溫（Baldwin）——保守黨的領袖，愛斯葵士的政敵——在下院發表一篇很懇切的追悼詞。他說：

『愛斯葵士的人格是無可非議的。無論對上對下，他總以忠誠相與。忠誠，在愛斯葵士方面是根深蒂固，成了他的特性了。他一生既無詭行，又無禍心。……他一生的事業，總是讓人稱功，由己受過……』（註一）

工黨領袖麥唐納（MacDonald）——愛斯葵士的政敵——代表工黨發表輓詞。他的演說，有一段說：

『愛斯葵士是那樣一個黨魁，他雖在失敗受挫的時候，也不用卑鄙的方法，惡劣的手段……』（註二）

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說：

『愛斯葵士一生經歷過多少凶濤駭浪，他終能穩達彼岸。他最後保全了他純潔無瑕的人格。』（註三）

愛斯葵士死了以後，全世界對於他的評論，眞是記不勝記，上面幾段，很可以代表大體。鮑爾特溫和麥唐納因黨派關係，都是愛斯葵士的政敵。政敵的誹謗，是不足爲據的；拿政敵的讚譽來作死者的蓋棺定論，纔是人世最公平的事。至於愛斯葵士死後所以能引起政敵這般的讚譽和敬仰，則當於愛斯葵士的生平事蹟中追尋之，也就是作者做這篇愛斯葵士的主因了。

二　幼年及求學時代

赫伯提亨利愛斯葵士（Herbert Henry Asquith）是一八五

二年九月十二日生的。他生的地方叫穆熱(Morley)，屬約克郡(Yorkshire)。愛斯葵士的宗族，據說在幾百年前也出過一位爲克林威爾(Crownwell)死節赴難的人物。這些遠史，都不足追究，亦不用追求。他父親是販賣羊毛的商人。日後愛斯葵士的拜相封爵，可以說是白手起家。因爲父親的產業及地位，都沒有給他多大的幫助。父親是公理會的信徒(Congregationist)。政治方面，亦趨重自由平等。愛斯葵士的外祖威廉維蘭斯在政治與宗教信仰上，更趨激進。他的母親，是維蘭斯的子女中的最賢慧聰敏者，政治宗教的思想與乃父相彷彿。這一切據說，都是愛斯葵士政治宗教的思想的淵源。

愛斯葵士八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一八六〇)。他的母親帶着兩子(愛斯葵士行二)一女往依外祖。愛斯葵士就在約克郡的一個小學裏讀書。四年以後，外祖維蘭斯亦去世(一八六四)。愛斯葵士同母親兄妹又走依外叔祖。外叔祖是一個倫敦的商人，因此，愛斯葵士就遷居倫敦，且在倫敦市的一個學校讀書。後來這個外叔祖又他遷，愛斯葵士及兄妹又寄食在倫敦另一叔父家。輾轉依賴，六年苦功(一八七〇)，居然選入牛津大學。

傳說，愛斯葵士在倫敦讀書的時候，上學散學，必須經過閣府及議院，對當時英國的大政治家，若格蘭斯頓(Gladstone)若迪斯納禮(Disraeli)等，都旦夕瞻仰，所以愛斯葵士時有『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概。他在學校的時候，遇事都精細謹愼。據說倫敦市學校(City of London School)的校長曾經說過：『像愛斯葵士這種孩子，教導是用不着的，只要把梯子放在他的前面，他自然會一步一步上去的。』又傳說，愛斯葵士初年曾製造過一乘巧妙的自行車。他把那巧妙的車送給當時的皇儲(後來叫 Edward II)參觀，皇儲讚賞之外，並要愛斯葵士添製一輛。像這一類的傳說很多，然亦只能以「傳說」二字備疑。因爲大人物的傳紀，像『生性靈敏』『少有大志』『屢試輒魁其曹』一類的話，總是免不了的。這不但是古今同概，簡直是中外一體了。

愛斯葵士十八歲的時候，被選入牛津大學的柏裏屋(Balliol)學院。那時柏裏屋的校長，是那位有名的大學者爵威提(Jowett)先生。爵威提的品學，在十九世紀末葉的英國，有很高的地位。愛斯葵士既然在他的門下，思想上多少受了他的影響。他日後智識方面的高深的造就，根基就在這裏。有人說：『愛斯葵士的嬉笑，都充滿了拉丁風味，』這一語很足以表現他學問的根源。

對於牛津的課外作業，愛斯葵士亦是很熱心且很活動的。對於牛津的風俗——交際式的早餐，夜半的談聚——他都能應付裕如。起初他和他的幾個朋友，組織一個社交的小團體，叫做「徒黨」(The Clique)。他們的會務，是星朝六打牌，星期日聚餐。這不過是初入學校的活動。到二年級的時候，他就向牛津學生會(Oxford Union)開始活動。當時的牛津學生會不甚振作，得愛斯葵士和他的朋友的熱心的改革，會務幾與盛起來。牛津學生會的組織，是一個英國議院縮小的模形。學生

會會員，也分自由保守兩黨，一切會中演說辯論，都儼然具議會的形式。愛斯葵士那時已爲牛津學生會裏自由黨的領袖了。在演說辯論上，亦爲公認的傑出的人物。最後他當選爲牛津學生會會長，爲全校學生的領袖。被學生公認爲前途極有希望的一個青年。

愛斯葵士十八歲的時候（一八七四）在牛津畢業。在他畢業的時候，有人問爵威提：『愛斯葵士前途有發展嗎？』『有的，』爵威提回答說，『他爲人是這般的直爽。』果然，知弟莫若師，爵威提竟一言中的了。

三　律師事業

愛斯葵士在牛津大學畢業以後，再回到倫敦去研究法律。他在林肯法院（Lincoln's Inn）讀書。一八七六年經過考試，領得律師憑照後，他就在倫敦經營律師的職業。

此後十年的生治（一八七六——一八八六）在愛斯葵士的歷史上，是比較的平淡無奇可記述的事有下列數項。

在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和美蘭女士（Miss Melland）結婚。這位夫人，性情幽閒，接物和藹，所以愛斯葵士的家庭生活，亦十分美滿。這位夫人共生四子一女，長子雷滿（Raymond）的才氣聰明，幾乎駕乃翁而上之，可惜在歐戰的時候陣亡了。夫人與愛斯葵士相聚亦不過十五年，在一八九一年病歿。

愛斯葵士的律師生涯，在起首的幾年，頗默默無聞。直到一八八七年屈拉福家坊（Trafalgar Sq.）的一件要案發現後，他律師的事業纔漸漸的興旺，他的聲名也纔漸漸的鼓噪起來了。先是在一八八七年的時候，愛爾蘭自治問題正鬧得緊急。一班自由黨及其他激進派的人，常常在倫敦的街頭巷口舉行露天會議，一方面攻擊保守黨，一方面促進愛爾蘭的自治。屈拉福家坊之在倫敦，等於天安門之在中國的北京，是一切公民大會露天演講的集中點。是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時候，這愛爾蘭的問題更是熱鬧。政府就下令禁止人民在屈拉福家坊舉行公民大會。但是禁止的自禁止，開會的還是開會。到十一月二十的下午，就有幾位民衆的領袖引導幾支民衆，向屈拉福家坊進行。中途就與警察發生衝突，民衆的領袖有幾位就被捕下獄。這種小衝突，却引出一個法律上的大問題，就是英國人在屈拉福家坊集會的自由。後來這幾個被捕的領袖的律師就是愛斯葵士。經過幾場審問案子判結的時候，被告勝利。這次勝利不但是被捕的幾個領袖勝利，並且是英國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勝利。直到如今民衆可以隨便在屈拉福家坊舉行集會遊行等事，都是愛斯葵士辦理這案的功勞。

其實愛斯葵士的得名，還不是這場官司，他眞正顯本領的地方，是白熱耳（Parnell）一案。這案的情節約略如此：在一八八八年的時候，倫敦泰唔士報登載了幾封新發現的信件。信件上簽名的人，就是當時愛爾蘭愛國黨的領袖白熱耳。信的內容與暗殺愛爾蘭總督案有

關。這種信件登載後，白熱耳當然成爲謀殺總督的主使犯。白熱耳是當時英國下院的議員。他自信件登載後，亦曾在下院一再聲明，謂信件係揑造出來的。但倫敦泰晤士報是世界有名的大報，揑造誣陷的事，當然是不肯做的。最少，一班讀報的人總這般想。

這種信件發出後，白熱耳亦曾一再請政府據實嚴查。政府始終拒絕。其間經過了許多波折，到一八八八年年底，下院纔通過議案，組織委員會，起首查究這件事情。這案單單審判的時間，費了一百二十日，人證共有四百五十以上，亦可見牽連的廣闊了。白熱耳的律師是羅塞爾（Charles Russell）。羅塞爾的助手，就是愛斯葵士。

這案自一八八八年九月十七日開審，直至次年二月十四日（審過五十次）尚不得要領。二月十五日，是泰晤士報經理麥唐納（J. C. MacDonald）出庭被審的一天。是日，羅塞爾因身體疲倦，即將審問的責任交給愛斯葵士。但本案的癥結，就在那日審問麥唐納的時候，審查出來了。結果發現泰晤士報的信件，都是買來的。一切信件，都是皮閣提（Pigott）一手揑造的。由是白熱耳的冤枉完全洗清，愛斯葵士的聲名立時鼓噪。

但是愛斯葵士到這時候——聲名鼓噪的時候——他前途發展的方向，又快要變換了。因爲在二年前（一八八六）他已經被選爲英國下院的議員了。

四　內務大臣

愛斯葵士初次被選入議院的經過，亦足供記述。一八八六年，是愛爾蘭自治問題正熱鬧的時候。自由黨的鼎鼎大名的黨魁格蘭斯頓就是自治案的健將。因爲自治案的緣故，自由黨亦內部分裂。贊成自治案的就跟着格蘭斯頓的旗幟走。不贊成的，就獨樹一幟。一八八六年的選舉，唯一的政治問題，就是這自治案。

先是，在東淮富（East Fife）的地方，有個議員，他本來是自由黨的黨員。到一八八六年自治案發生後，這位議員就與格蘭斯頓脫離關係。東淮富的自由黨就認那位舊議員不足代表他們的主張。他們在一八八六年選舉的時候，就取消了舊議員的候選資格，並且改推愛斯葵士爲他們的候選員。那位舊議員以東淮富是他的舊巢，亦不願讓愛斯葵士輕易佔據。所以一八八六年東淮富的選舉，就是愛斯葵士和那位舊議員的競爭。是屆選舉的結果，就全國而論，是自由黨大敗，不過東淮富的議員席，終被愛斯葵士奪回來了。這是愛斯葵士在自由黨——亦可說在格蘭斯頓底下——初出茅廬的第一功。

愛斯葵士在下院起首幾個月是緘默無言。直到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纔貢獻他的「新人演說」（Maiden Speech）（註四）這次他頗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概。其詞句的鍛練，口齒的清楚，態度的安閑，舉措的大方，當時已令人預料其前途無量了。

這次選舉，自由黨既然失敗，專政者自然是保守黨。愛斯葵士是一個在野黨的議員，在政治上的活動自然有限。所以他仍注其全力於律師

生涯。白熱耳案就是在一八八九年辦結的。

六年以後（一八九二），保守黨的政府漸漸支撐不住了。是年七月，保守黨政府既倒，於是又從新召集選舉。這次選舉，格蘭斯頓得勝，自由黨全體得勝，愛斯葵士在東淮富選區亦得勝，愛斯葵士入閣的機會亦就到了。但未登閣席以前，保守黨尙有最後一次掙扎，自由保守兩黨尙要有一陣斷殺。這一陣斷殺，在自由黨方面，挺槍拍馬，斬敵奪旗的一員大將，就是愛斯葵士。這又是不可以不述的。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憲政上添上了一條習慣，就是任何政黨專政，假使在新選舉場中失敗，則該執政黨，不待新國會的集會，即先行辭職。一八九二年的選舉，保守黨業經失敗，但他們卻不照習慣進行。八月四日新會集會了，保守黨仍然掙扎下去。自由黨當然不能放他過去。照例，新會開會後，英王有一道上諭在院中宣讀。這道上諭名為上諭，實則就是執政黨的政策，措詞立意，都是執政黨主持的。一八九二年八月四日，英國議院開會後，保守黨一切照此例而行。自由黨當時只好預備倒閣的辦法了。於是自由黨的領袖就派定了愛斯葵士這員新進的名將，去充任倒閣的先鋒。待上諭宣讀以後，議院討論回奏的時候，愛斯葵士就提出了一個修正案，修正保守黨的提出來的回奏。當然，在這修正案上，有一番激烈的紛爭。最後愛斯葵士勝利了，保守黨倒了，自由黨執政了，格蘭斯頓二次拜相組閣了，愛斯葵士亦就被派為內務大臣了。這是愛斯葵士初次入閣的故事。

愛斯葵士居職內務大臣，為期不到三年。此三年中，內務大臣的功績，亦十分有限。就任不到一年，就發生槍殺礦工一案，鬧得羣情憤慨，舉國若狂。愛斯葵士職分所存，立時成為衆矢之的。「殺人犯」「劊子手」「凶手」「屠夫」這一類的惡劣名詞，在當日羣衆口頭上，已為內務大臣的外號了。先是，一八九三年的時候，弗德司洞（Featherstone）那個地方，發生礦工罷工事件。案件歷久不決，最後礦工時有逾規越法的示威運動。地方當事者，請內務部增派軍警，以資鎮壓。愛斯葵士就據情批准。軍警到弗德司洞時，同礦工發生衝突。在彼此相持不下之際，軍警開槍。結果礦工死者二人，傷者若干。這種槍殺徒手勞工的事，自然轟動全國，如日方興的愛斯葵士的聲名，亦就大受打擊。據事後委員會調查，始知派警察是愛斯葵士的命令，派軍隊是臨時措手不及的辦法，下司並沒有請示過愛斯葵士，至於開槍的事，更未曾通報過內務大臣。不過到慘案發生後，愛斯葵士認為這是他的屬僚犯的事，他應擔負全責。所以他就甘心受謗而不避，並且認為受這般的誹謗攻擊，是為人上者分內的事。

在建設方面，愛斯葵士亦稍微有點設施。據說，一八九五年的工廠案（Factory Act 1895）的根基，實在是這時期建造的。同時，讀者要知道，一八九二年的自由黨本是強弩之末。三年執政，兩更揆席。格蘭斯頓在一八九四年引退。繼任的羅斯白雷（Rosebery）又於一八九五年辭職。閣中意見，既不一致，黨內主張，又難一體。在這種形勢底下，是任何

人居位，不能有所建樹的。結果，這次自由黨的政府，是苟延殘喘。愛斯葵士的內務大臣，亦虛與委蛇。至一八九五年國會改選——因自由黨在下院不能維持多數——自由黨大敗。保守黨重新登台的時候，愛斯葵士的第一任內務大臣亦就告一段落。

五　續弦及名噪一時的夫人

在內務大臣任內，愛斯葵士的決了一件家庭上的大問題，這是很值得記述的。愛斯葵士前原配在一八九一年去世，前文已經提到過。兩年以後，他又與當日英國社會上名噪一時的鄧南娣（Tennant）女士結婚。這位女士的事略，在她的一部自傳裏（Autobiography）說得很詳盡。我們現在隨便節錄幾段，以明當日的鄧南娣小姐今日的愛斯葵士夫人，的確是一個非常人物。

在十九世紀的末年，倫敦的社交上，有兩個派別：一派是講究時髦的，當時稱爲「漂亮派」（Smart set）這派的中心人物，就是當日的皇儲，後來稱爲愛德華第七（Edward VII）的。其他一派，是崇尚知識的，當時稱爲「靈魂團」（Souls）這派的中心人物是誰呢？就是這位鄧南娣小姐。以一個年幼的女子，在社交場上，能與堂堂皇儲各霸一方，卽此，已足以見鄧南娣小姐的神通廣大了。

「靈魂團」的人物，有許多的確是當日英國的聰明少年，後來成爲文壇或政台上的領袖。貝爾福（Arthur Balfour）西門斯（J. A. Symonds）溫登（G. Wyndham）寇仁（Lord Curzon）這一些人物，不過是隨手的例子而已。鄧南娣小姐友輩中，更有許多聲名煊赫的人物，譬如丁尼遜（Tennyson）穆雷（J. Morley）王爾德（Oscar Wilde）格蘭斯頓都是。牛津大學的柏裏屋的校長爵威提更是鄧南娣的密交益友了。她的自傳裏說她相識的友輩中曾經做過首相的共有六個。皇儲、皇后、王公、貴族，自然更有很多都與他相熟。這般的局面，或者有人要疑惑是嫁了愛斯葵士的好處。其實鄧南娣小姐名噪一時的時候，愛斯葵士在政台上還不過初出茅廬的一個少年呢。鄧南娣和愛斯葵士初次見面的時候，那是一八九一年，愛斯葵士已經爲內務大臣了，鄧南娣的自傳說：『我有生以來，還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姓呢。』（註五）這一句話，就看出了當日鄧南娣小姐的地位了。

其實上面所說的，不過是鄧南娣小姐幼年生活史上一方面的事實罷了。至於跑馬場中的談情，跳舞廳裏的爭風，月明星稀，異人蹈跡，更深夜靜，愛者攀窗，這一類的浪漫故事，在她自傳裏都是班班可考的。

『我騎馬比大多數的人都好。在騎馬方面，我多費了或白費了一個有知識的女子的應該費的時間。我折斷過兩根頸骨，所有的肋骨及我的膝蓋骨。脫過顎骨，破過腦骨，碎過鼻骨。腦筋震傷過五次；但是——雖然我所有的馬下星期都要出賣了——我從來沒有失過我的膽量。我跳舞，我開車，我溜冰。我溜冰不十分擅長，我跳舞卻很到架。我有圖畫的天才，亦接近音樂。不過對這兩項，都未用過

功夫。……」（註六）

從這一段自描的文字裏，我們又可以看出鄧南娣小姐另一方面的生活來。

在一八九三年的時候，愛斯葵士就與鄧南娣女士結婚，那時這位小姐已經三十歲了。結婚證書上簽名的人物連愛斯葵士在內，做過英國的首相的共有四個——格蘭斯頓，羅斯白雷，貝爾福，愛斯葵士。

結婚後的家庭，彼此都很慰快。在結婚的時候，很多人頗替愛斯葵士擔憂，以爲這樣的一位夫人，在愛斯葵士的政治前途上，頗可危懼。當時那位新婚的夫人還接到一封匿名信，以爲愛斯葵士娶一位悍婦，裏頭的悍婦，必至以家庭禍水，洗盪他的政治前途。但是愛斯葵士終於得到家庭的慰快，終於在一九〇八年做了英國的首相，咒駡是沒有效驗的。

有一本書叫唐寧街的鏡子（The Mirrors of Downing Street），裏面有一篇批評愛斯葵士大意說：有些人是可以過安樂生活的，有些人却要時時在奮鬥裏求上進。愛斯葵士青年的時候，遇事發憤，有爲自從續絃以後，這種發憤有爲的精神，就銷磨多了。這或者就是他暮年在政治上落後的一個原因。

這種說法，有多少根據，暫不考究。不過愛斯葵士續絃後家庭的安樂，倒從這段文字裏可以看出來了。至於愛斯葵士的事業，是否受了安樂家庭的影響，當於下文中求得之。

六　在野十年的經營

一八九五年，自由黨在普選時失敗，黨魁羅斯白雷辭職。此後自由黨一蹶不振，在野十年，直至一九〇五年，始奪回政權，重新登台。在這十年過渡期中，愛斯葵士亦有幾件略可記述的事。

出閣以後，愛斯葵士立即回復律師生涯。當時頗有物議，以爲做過內務大臣的人，已經是樞密院的參議，以樞密院參議重爲律師，向樞密院出庭辯護，（註七）似乎不知迴避。而在愛斯葵士則認爲律師是職業，政治人物下台以後，理正當的職業，求正當的生活，比較夤緣失節爲高。所以他毅然行之而不疑。

在這十年之中，英國政治要題，在外交而不在內政。即外交方面，愛爾蘭亦比較已成次要題目了。亞美尼亞（Arminia）問題，弗奮達（Fashoda）問題，南非州問題，這都是當年英國的要案。愛斯葵士在這幾個問題上的主張，確確實實表明他是個「帝國主義者」。當時自由黨中有「自由黨的帝國侵略者」（Liberal Imperialist）一派，事事總主張維持帝國的威嚴，保全帝國的資望，愛斯葵士就是這派中的一個要人了。

當時的自由黨是羣龍無首的時代。一八九八年經過許多波折，纔舉了康浦伯爾巴納門（Campbell-Bennerman）爲黨魁。這位領袖是比較左派的人物，愛斯葵士頗與之格格不入。最後愛斯葵士和幾位比較右派的人物組織了一個「自由聯盟」（Liberal Leaque）在自由黨中別樹一幟，捧前首相羅斯白雷爲領袖。這個獨立運動，一方面自

然增加了愛斯葵士的實力，預伏他年拜相的基礎，但黨中立黨，也預藏他年路德喬治（Lloyd George）的『反以夫子之道害夫子』了。

到了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保守黨亦發生內亂了。內亂的題目，就是關稅上的「保護政策」問題。謀亂的領袖是張伯倫（Chamberlain）。張伯倫本是自由黨的要人，在一八八六年向格蘭斯頓倒過戈，後來就加入了保守黨。到這時候，他又在保守黨裏大唱特唱其「保護政策」的論調了。保護政策在保守黨的閣員及黨員中，亦不能一致，保守黨因而發生內訌。同時自由黨，亦以爲有機可乘，於是大張旗鼓的來攻擊這保護政策了。張伯倫到各處去宣傳他的保護政策，自由黨裏有一個要人，即追蹤而至。此行亦行，此止一止，把張伯倫追得走頭無路，把保護政策駁得體無完膚。這個先生是誰？就是愛斯葵士。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保守黨畢竟下台了。自由黨重新執政。康浦伯爾巴納門爲首相。但他深知論功行賞，這位首相雖然意見上與愛斯葵士有出入的地方，內閣中總不能不奉贈愛斯葵士一席。因是在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愛斯葵士一躍而爲英國財政大臣了。三年以後，首相因病辭職，舉愛斯葵士以自代，因是一九〇八年，愛斯葵士的政治地位，竟登峯而造極了。

七 首相時代

愛斯葵士入閣以後，曾任財政大臣兩年有餘。他登台的時候，英國正當經過了南非洲的戰爭，國家公債已加了一萬萬鎊。愛斯葵士最大任務，就在想法整理同償還這項公債。在這方面，他是措置裕如。他財政大臣任內最大的一件事業是「養老金案」（Old Age Pension）。這可算自由黨在政治上一件大功德，亦是愛斯葵士一生的一個大成績。不過，「養老金案」比之於一九一一年的「議院案」（Parliament Act）其重要又有天壤的分別了。後者，是英國憲法上的一個大變遷，所以要詳細記述。

一九〇八年愛斯葵士陞任首相的時候，財政大臣的職位就由路德喬治補充。議院案發生的近因，是路德喬治的財政預算案。路德喬治因地位關係，在那次戰鬬上，當然是衝鋒陷敵的要將。預算案結果，接着就是議院案。兩案都是自由黨勝利，因是路德喬治的聲名，揚溢全國，許多人且以全功歸諸路德喬治，是又只見偏裨的衝鋒陷陣，而不見主帥的運籌帷幄了。

所謂議院案者，換言之，就是改良英國上院的一個議案。英國上下兩院權力衝突的故事，那是自有議院史以來就有的，直到今日，英國憲政上的一件大案，還是懸而不決，還在紛爭奮鬬之中。先是至十九世紀的中葉，（亦可說一八六〇年的時候，）英上院在財政上的權力，可謂完全喪失。第一，英國的財政案，照憲法一定要在下院中提出；第二，下院通過的財政案，送至上議徵求同意時，上院不得修正；第三，下院送呈上院的財政案，上院亦不得否決。

一九〇九年的一場翻然大浪，就是在第三個原則上鬧出來的。是年路德喬治的財政案增了一項土地增價稅(Tax of unearned increment)同時又提高了所得稅。這都是於當日英國的地主最不利的事。當然，大地主對這種議案是極力的反對。而上院的極大多數就是當日的地主。所以路德喬治的財政預算案，雖然通過於下院，終被上院否決了。(三五〇票反對七五票贊成。)在上院否決案通過的第二天，愛斯葵士就在下院通過一議案，認上院的行爲爲侵權違憲。這是兩院衝突的第一幕。

爲徵詢民意起見，議院就在一九〇九年的十二月解散了。次年一月爲新選期。結果自由黨佔二七五席，保守黨佔二七三席，工黨佔四〇席，愛爾蘭黨佔八二席。在自由保守二黨自然算旗鼓相當。然在這次憲政問題上，工黨和愛爾蘭黨是贊助自由黨的。路德喬治的財政案又重新通過於下院。同年四月，原案通過於上院。

至是，上下院的衝突已由上院的財政否決權，轉移到上院的一切的否決權(Veto)了。自由黨的主張，至是不限於取締上院的財政上的否決了；乃欲將上院一切的否決權加以限制。爲達這目的起見，愛斯葵士又於十年十二月解散議院，爲第二次的選舉，爲第二次的徵詢民意。

這次選舉結果自由黨佔二七二席，保守黨佔二七一席，大勢仍與前次選舉相彷彿。國會集會以後，自由黨提出的要案自然是取締上院否決權一案。這案在下院多數通過。於六月間送至上院。上院加以修正，再退返下院。愛斯葵士又將下院原案送返上院，同時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壓服上院。議院案終以通過於上院。憲政上幾經紛爭的上院否決問題，始告一段落。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維何？此處亦得簡略一述。在愛斯葵士提出議院案時，彼卽已取得英皇喬治第五的允許，倘上院否決議院案，英皇卽增加上院人數，必達該案通過而後止。(註八)故上院退還該案時，愛斯葵士不加修改，不示退讓，卽以原案再達上院。愛斯葵士退還原案時，同時公佈英皇允許萬不得已時，增派上院議員的消息。上院的一般貴族以爲與其同時增加四五百公侯，不如放棄否決權爲善。結果，議院案遂通過。

議院案內容重要的兩點如下：(一)凡一切財政案，上院完全失却否決權。(二)其他案件，倘得下院三次通過，該案雖無上院的同意，亦爲有效。於是上院的權力，不啻全行失却了。

愛斯葵士任內，其他重要問題很多。在歐洲大戰發生以前鬧得利害的，自然是愛爾蘭問題和婦女參政問題了。在愛爾蘭問題上，愛斯葵士始終是個帝國主義者。在婦女參政方面，愛斯葵士的見解亦陳腐固執。假使一九一四年八月間英國的參戰問題不發生，上面兩件事或要鬧到不可收拾，亦不可知。幸而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的事件發生了，英國的參戰有了題目了，參戰問題一發生，這些比較細小的題目，自然擱置了。

八 愛斯葵士與歐戰

愛斯葵士死了以後，英國及法比各國的輿論，歌功頌德，說愛斯葵士領導英國參與戰爭，這是他一生最有眼光，最爲勇敢，且爲永世不忘的功業。德奧方面的輿論，同時又責愛斯葵士爲製造歐戰的罪人。平心而論，愛斯葵士從始至終，是個自由黨的帝國主義者。他當政的時代，爲一九〇八至一九一六年。在大戰將開的前幾年，歐洲的外交雲譎波詭，彼此捉弄，大家尋一條死路跑。在這方面，愛斯葵士自然負相當的責任。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時候，那是局面已定，任何人在首相的地位，亦只有參戰的一着棋子。所以責他爲戰亂魁首固是笑談，稱他爲人道救星，亦爲過譽。愛斯葵士自己著的歐戰之原（註九）一書口口聲聲都說一九一四年英政府如何調停奧塞之爭，他的外交大臣又如何疏解俄德的誤會，這都是掩飾彌縫的話頭。英俄協約，英法協約，英日聯盟，這都是歐戰的遠因，這一切當然亦有愛斯葵士的責任在內。

但是歐戰的開端，卻是愛斯葵士政治生涯的結局。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六年，愛斯葵士總算勉強支持了兩年難局。這兩年的首相責任，將愛斯葵士的長處短處，亦就畢露無餘了。

愛斯葵士是個很好的太平宰相，不是個英武雄鷙的能才，這是蓋棺以後的公論。和平時代在議院裏的舌戰，在內閣裏的籌畫，他是從容不迫，措置自如。這些的確是他的長處。到大戰發生以後，軍書旁午的時候，愛斯葵士就一天一天的表顯弱點，一天一天的支撐不住了。

一九一五年的時候，混合內閣的成立，卽愛斯葵士才不適位，被迫下台的第一步。歐洲第一年的戰況，英法着着失敗。英軍缺點，卽在軍火不足。彼時愛斯葵士以首相兼陸軍大臣，軍火不足的責任，自然在他身上。於是怨聲載道，誹謗四起。結果改組了混合內閣，任路德喬治爲軍需大臣。同時成立戰時委員會，初爲五人，後增至七人，以指揮並籌劃參戰事宜。這種變更雖然渡過了一時的難關，終不能挽救愛斯葵士的劫運。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五日，是愛斯葵士內閣生命的最後一日，他終於爲閣員所逼迫而下野了。至於下野後公而忘私，坦然大度，是又足見愛斯葵士畢竟是一代的大政治家，不可不記。

是年十二月一日，路德喬治向愛斯葵士上一條陳，謂：現時內閣人數太多，責任不專，應組織四人的戰時內閣，以應付戰局。條陳中明言路德喬治應在四閣席中佔一席，且明白說明愛斯葵士不能列入閣員名中。換言之，就是請愛斯葵士從此下台。愛斯葵士則謂戰時內閣可以組織，人數及其他條件都可照准，但現任首相，應該爲內閣的主席。於是兩人爭持不下，中間兩人曾會商過一兩次，終不得要領。十二月三日路德喬治與保守黨的領袖波納勞（Bonar-Low）同時辭職出閣，倫敦的報紙亦開始向現任首相下總攻擊。於是愛斯葵士只得辭職。這是十二月五日的事。英皇卽命保守黨領袖組閣，波納勞謙辭不受，推薦路德喬治。七日路德喬治的內閣成立。愛斯葵士雖被迫下台，仍然出席下院，領導

他的從屬自居反對黨的地位，監督且輔助路德喬治的政府，繼續歐戰。

愛斯葵士這種上台下台的態度自然引起當時的人的敬仰。愛斯葵士死了以後，麥唐納說他『雖在失敗受挫的時候，亦不用惡劣的手段，卑鄙的方法，』或者就是指這些地方說的。

九　愛斯葵士的晚景

從一九一六年出閣起，愛斯葵士的政治事業，實已告一段落。他所能成就的，至是已經成就了；他所不能成就的，至是，亦沒有機會再進了。他才能的長短，已經表現；他品格的高下，已經顯露。他的生命還有十二年。這十二年，我就叫牠是「愛斯葵士的晚景。」

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那是路德喬治最得意的時代。是年的選舉，凡是路德喬治的黨徒沒有不當選的。愛斯葵士三十餘年的老巢的東淮富亦在那年給人佔奪去了。愛斯葵士，鼎鼎大名的首相，竟落選了。直至一九二○年在白斯雷（Paisley）地方，愛斯葵士纔因補選的機會，再得到一個議員的資格。一九二二年路德喬治派與保守黨分家，國會改選。結果工黨得一五○席，愛斯葵士黨徒佔一○○席。愛斯葵士聲勢稍見起色，這亦不過暮年的回光返照而已。一九二三年愛斯葵士與路德喬治派又重新聯絡，恢復舊好，共隸自由黨旗幟下，且推愛斯葵士為領袖。當時因議院三黨都為少數黨，工黨當權，保守黨與之對壘，自由黨頗有舉足輕重之勢。但到了一九二四年工黨政府失敗，選舉結果，保守黨重新登台，愛斯葵士的新巢又被人奪去而落選了。一九二五年一月進爵為牛津伯（Earl of Oxford），從此卽與英國下院永訣。（註十）

愛斯葵士進封伯爵，這是明明白白退出政治生活的表示。但同時愛斯葵士仍為自由黨領袖。當時的自由黨，實亦同牀異夢。愛斯葵士與路德喬治本已分道揚鑣。至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問題發生，路德喬治袒工人，愛斯葵士袒礦主，兩人更成水火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愛斯葵士正式宣佈辭自由黨領袖職。辭職函件，雖對於路德喬治有不滿處，但不出惡聲，不失其休休有容之度。同日他所著的議會的五十年（註十一）亦發行於世。

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有許多愛斯葵士的朋友，聯合起來捐了一宗款項，作這位首相的養老基金。因為愛斯葵士四十餘年的政治生涯，兩年的財政大臣，六年的首相，到頭還只是兩袖淸風而已。

十　結論

這篇文章，不是要替愛斯葵士淸結總賬，說多少是他的成功，多少是他的失敗。我們對於這位首相要知道的是他成功的地方，何以成功；失敗的地方，何以失敗？

愛斯葵士有許多缺點，這亦是不能代他諱的。他是沒有創造能力的人。有個人批評他說：

『說他是學問家，他對學問有什麼新的貢獻？說他是道德家，他對道德有什麼新的開展？說他是政治家，他對政治有什麼新的建樹？……他的學問的工夫在背誦；他的政治的工夫在聯絡；他的道德

的工夫在守舊。」

這種批評十分苛刻，但確有幾分道理在內。

愛斯葵士是沒有臨機應變的才能的。他是天生就的一個太平宰相。勇決直斷，神速敏捷，這是愛斯葵士所欠缺的東西。他一生做事的指南，是「等着再看」（wait and see）。他的拜相入閣，就在這裏，他的辭相出閣，亦就在這裏。有人批評他：『等得太久，看得太慢，』這是很中肯的話。

愛斯葵士是一個尊古守舊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是對於保守黨較自由黨更近。他在外交上完全是帝國主義者。南非洲問題，愛爾蘭問題等等，都是證據。在內政上他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擁護者。反對婦女參政問題，反對罷工問題，都是證據。晚年與夫人的友朋跳舞俱樂球牌消閒，的確是一個模範式的英國的貴族。有人說愛斯葵士是一個『模範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的君子。』確能一語破的。

愛斯葵士最引人敬仰的地方，就在政治家的品格。他的政治家的品格的表現，不在他得意的時代，而在他失意的時代，不在他對付他的友人，而在他對付他的敵人。一九一五年的困難，一九一六年的倒閣。他處之何等的曠達，他待人何等的敦厚，他對國家何等的忠誠。

倒閣以後，仍然率領黨徒，為政府的監督且協助者。落選以後，仍然再接再勵，以正當的手段再次競選，以恢復其地位。果於國家有利，不惜降志辱身，與倒戈的政敵同合作（一九二三年）；果於國家有害，不惜急流勇退，讓倒戈的政敵為黨魁（一九一六）。為主張而進，為主張而退，持己以敬，處世以誠。這是愛斯葵士所以成為政治家的地方，也是愛斯葵士所以不朽的地方。

（註一）英國議院公報（Parliamentary Debate）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號。

（註二）同上

（註三）倫頓泰晤士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註四）英國國會議員在院中第一次演說，叫 Maiden Speech。有人譯第一次演說，我以為「新人演說」合式些。

（註五）Autobiography by Margot Asguith Vol. II. p. 27。

（註六）自傳第二卷第二七〇頁。

（註七）英國做過閣員的都是樞密院（Privy Council）的參議。同時樞密院又是司法上最高機關。愛斯葵士入閣後，再為律師，是以樞密院參議向樞密院充律師了。其實律師不一定到樞密院出庭，其他下級法庭尚多，攻擊者以此藉口耳。

（註八）英國上院議員除幾個主教和幾個法律爵士外，其他都是王公貴族。這一切爵位，英皇隨時可以賜封的。假使上院反對議案，英皇可以封四百或五百個贊成該案的為爵士，加入上院，以達通過該案的目的。一八三二年英國選舉法案的通過，亦是用這個手段去恐嚇上院的。一九一一年是第二次的恐嚇。這種手段，第一，不是愛斯葵士發明的，第二，這手段還是憲法以內的行動。

（註九）The Genesis of the War, (London 1923) by H. H. Asquth.

（註十）凡有爵位的人，不得為英國下院議員（愛爾蘭的爵士有例外的時候）。不能為下院議員的人，就不能在英國政治上有很大的活動。所以英國大政治家受爵位的事，就可認為退休的表示。

（註十一）Fifty Years of Parliament, (London 1927) by The Earl of Oxford and Asquith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美國紐約哥倫比亞



帝國主義政治的方式

范錡

一　帝國主義之歷史的發展

現代帝國主義，爲歷史進化必然發生之過程。自十五世紀政教衝突以來，西歐諸國，如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等，都力謀王權之獨立，以脫離法皇之覊絆，於是確立了現代的國家之基礎，各務富強其國，伸張其權。加以哥倫布新大陸之發見，益足使各國從事殖民地之發展。但最先着手尋覓殖民地者，爲葡萄牙，西班牙，其次爲荷蘭，英格蘭，法蘭西。然未幾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先後失其勢力，代之而興者，只有英法兩國。等到十八世紀中葉，英法兩國大起衝突於新大陸及印度，結果，勝利歸於英，十九世紀前期之舞台，遂爲英國所獨占。然到了一八四八年以後，俄羅斯，法蘭西，德意志諸國，都已脫了國內之爭亂，得以統一其內政，豎立強有力的政府。適其時各國人口增加甚速，經濟力膨脹也甚疾，於是各國益務向外而發展，世界舞台，不能爲英國所獨占了。同時東亞日本，北美合衆國，也急起直追，馳騁於國際競爭之場。及戰後，俄德二帝國，相繼沒落，意大利更代之而起，和英、美、法、日，並稱爲世界五大強了。但俄國赤色帝國主義，也正足威嚇白色帝國主義而有餘，鹿死誰手，現在尚未可得而知呢。

以上已略述了帝國主義歷史的發展，以下更就十九世紀後半期帝國主義發展之原因來說一說。

二　帝國主義發展之原因

現代帝國主義，可稱爲侵略的大國家主義。因爲國家主義最後之發展，即可以變成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必因其最高統治者稱號爲帝，纔可叫做帝國主義，凡以侵略人國，壓迫弱小爲事的國家，無論其統治者爲帝，爲王，或爲總統，都可叫做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初，不必有意的要做帝國主義，不過因國家主義之鼓吹，喚起國民偏狹的情感，各務伸張其國家的威權，發展其國民的經濟，結果就不免擴充莫大軍備，採取強硬外交政策，以侵略壓迫爲事了。故國家主義之發展，可稱爲構成帝國

主義直接的原因。

其次工業革命，也可稱為助長帝國主義發展的間接的原因。近一二百年來，設使沒有機械的發明，交通的革新，斷斷不致有帝國主義之發展；故帝國主義之發展也可稱為工業革命的結果。但工業革命，又可分作三方面來說：

第一，是機械的發明。就中以紡績機發明為工場生活之嚆矢。紡績機之最早發明者，為夏格利夫斯(Hargreaves)。夏氏於一七六四年，發明一種小形的紡機，比通常單條線的手挽車，快多八倍，同時可挽八條絲。夏氏即以他的夫人之名名之，叫做「旂尼紡機」(Spinning Jenny)。可是仍要用人力。一七六九年，亞克來（R. Arkwright）更發明大規模的水紡機，用水力運轉動輒用數百人能造出多量之綿絲。一七七九年，克南甫頓（S. Crompton）更把二氏所發明的機械，折衷起來，造成驢式（Mule）的紡機，加以瓦特（J. Watt）所發明的蒸汽機關（一七六九年）配合使用，紡績出產益多。但這樣紡績之進步，又適足促進機織之改良。一七八五年，卡特來（E. Cartwright）遂發明用蒸汽力的織布機械，於是紡績織布，都移於生產力厚且快的工場了。可是瓦特所發明的蒸汽機關，不但被用於紡績工場，即採掘石炭，製鐵工業也盛用之。人稱蒸汽機關，紡織機械之發明，足以一變社會之形勢，實在是有根據之言。到了一八五六年，白色馬（H. Bessemer）更發明製鋼術，把一切鐵製物的價格，及海陸上的運費，都低廉下來；同時又把遠隔重洋的殖民地的價值，提高上去，影響世界，實非淺鮮！

第二，是運輸機關的革新。有了種種機械的發明，生產額自然急劇的增加，同時要求輸運貨物的機關也更切；於是有種種運輸新法的發明。一八〇七年，佛爾頓（Fulton）經了數次實驗後，創造一汽船，可以航行紐約亞爾巴尼（Albany）間；一八一九年，再造一隻沙灣拿號，於二十五日內橫渡太西洋。自一八七五年以來，船體構造，機械裝置，日見改良，輪船之行駛，已普遍於全世界。一八一四年，史笛芬孫（G. Stephenson）復發明機關車，經幾次實驗改良後，至一八三〇年，鐵路運輸已通行於英國，到現在則縱橫交錯於全世界了。像這樣交通運輸機關之發達，實足助長帝國主義征服世界之野心，同時也足促進工商業規模宏大的發展。

第三，是電信電話之發明。電信機，是一八三七年美國人摩斯（Morse）所發明的。至一八四四年，華盛頓到波地摩（Baltimore）間，已有電線之架設，彼此可以相通了。海底電信發明者，也為摩斯，但未能竟厥功，至一八五一年，英政府始把英法兩國間海底電信敷設成功。到了一八五八年，連大西洋之海底電線也告成功了。萬里餘的距離，於一分鐘內就可以傳到消息，較舊時通信要依靠輪車馬匹，眞是神速到萬分了。電話機原在一八六〇年已為德國人賴斯（Philip Reis）所發明，不過時人未採用；至一八七五年蘇格蘭人伯爾（G. Bell）更製出電話器，翌年陳於美國費府萬國博覽會中，後人遂認識伯爾而忘賴斯了！

然無論如何，電信電話之發明，可以短縮時空之距離，足使帝國主義打通世界之消息。但這些發明，猶限於電線，等到一八九六年意大利人馬哥尼（Marconi）更發明無線電信機，可不用銅線，僅借電波以傳音，現在各國海岸通信所都有無線電信之裝置，各船舶也有無線電柱之架設，航海上極其方便。各處無線電台聯遞一種消息，周繞全球一次，至多不過一二分鐘。因上述種種新發明，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實遍布於全世界，而帝國主義的問題，更變爲全世界問題了。

此外種種巨礮之發明，機關鎗之發明，無煙火藥之發明，飛行機之創製，水雷及水雷推進器之發明，潛行艇，戰艦及航空船之創製，以及毒菌、毒瓦斯、電流等種種殺人利器之發明，都足助長帝國主義之淫威，而逞其剝削侵略之手段。

三 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

帝國主義，既然依據上述種種工業上的發明而發展，則其所採用的政治方式，也自然會趨於共通。茲析而分之，可得七種之方式：（一）市場之競爭；（二）要港之攫取；（三）原料之攘奪；（四）殖民地之強占；（五）國外之投資；（六）軍備之擴張；（七）外交之恐嚇。凡此種種，皆互相爲用，不必有先後之分，一言以蔽之，不外利用、壓迫、剝削、及侵略。然欲知其詳，又不可不一一另述之。

（一）市場之競爭，爲帝國主義最顯著的政策。自各種機械發明後，大規模的生產企業，隨之而勃興，出產額較手工業時代，多至數萬倍，縱使人口稍有增加，也決不能消受偌大的剩餘生產，於是不能不輸出國外。但同時別的工業帝國，也有巨額的剩餘生產之輸出，故不能不趨於競爭。且因市場有限，欲攫取而消餘貨者又多，於是更不能放任個人去競爭，而採取新重商主義（New Mercantile System）了。這新重商主義，就是要使國民對於國外經濟競爭，不致於失敗：一方增高輸入稅率，以杜絕外貨之侵入；一方擴張國貨之販路，發達己國之商業；除了利用關稅政策外，更用種種獎勵的方策，以期國民經濟之發展，自給自足之完成。所謂保護貿易主義，國民經濟主義，都是這一套的商業競爭的政策。

（二）要港之攫取，也爲帝國主義商業上軍事上必爭之要點。既可借此以握海上之霸權，又可借此以控制他國海軍之行動，故帝國主義，莫不四出探查而謀攫取之。現在地球上各處要塞，都歸於帝國主義之掌握。西班牙之南，埃及之北，歐非二洲交界處的要塞，季不拉爾打（Gibraltar），於七年戰役後（一七六三年）已歸於英國之掌握；東西洋航路之要港蘇彝士，早爲英國實力所支配；紅海之咽喉阿丁（Aden），也爲英人所扼守；南洋羣島要港新嘉坡，中國南方門戶香港，都盡爲英帝國主義所掩有；即黑海關門君士坦丁堡，也屢爲英法俄帝國主義所垂涎，且嘗因此而大起衝突。回顧新大陸的東西兩洋交通的樞紐巴拿馬，也不能爲弱小國家所保存，而爲美帝國主義勢力所支配，（巴拿馬

原屬於哥倫比亞美國使之獨立附於己）太平洋重要島嶼如檀香山等，也盡爲美國所占據其餘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重要島嶼港灣，也無一不爲英帝國主義所併呑，其勢力實足控制全世界。

（三）原料之攘奪，也爲工業帝國必爭之要點。自工業革命後，各種企業擴大，所需原料自應加多。但本國地域有限，出產無多，不能不向國外而採取。然而要求之者又不止一國，於是又不能不出於爭奪。例如煤、鐵、石油、棉花、樹膠、硝石、以及其他重要農產物等都爲各工業帝國必需之要品。但這些原料產額已極有限，出產地方又偏於一隅。譬如硝石限於智利，棉花限於溫帶，樹膠限於熱帶，煤油限於美國、墨西哥、俄國、波斯、及羅馬尼亞等處。至於煤鐵等鑛，則美國、德國、英國出產爲最多，其餘諸國，皆極少；所以除了強有力的國家能自保存外，其餘弱小國家半化民族，自不能保存其所有，而爲帝國主義所強占橫奪了。我國漢冶之鐵，已爲日本所垂涎，山西之煤，更爲列強所注目，苟不能善爲利用，也難以保存！

（四）殖民地之強占，爲帝國主義積極政策之一；既可以擴張領土，又可以移殖增加的人口；加以開發利用，更可以源源不絕的供給本國的原料；同時又可以消費本國製的工業品；故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西歐列強，沒有不積極的採用殖民政策的。阿非利加老早就被英法德比諸國分割了；亞細亞中部的阿富汗，南部的印度緬甸安南，也同時爲西歐帝國主義所侵略；高麗琉球台灣復爲東亞日本所兼併；而澳洲全塊地，則爲英帝國所獨占；南洋羣島菲律賓，復爲英、荷、德（德屬現爲日本所管轄）美所割據。世界有隙可乘之處，都爲帝國主義鐵騎馳騁之場。而殖民地人民，則惟有做他們的原料生產的工具，壓迫剝削兼受之。但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政策析而分之，又可得共通的數要點：（1）貨物概由本國至殖民地的船舶輸送之，不用外國船；（2）本國的產物，務必獨占殖民地全市場，幷且限制和本國競爭的外國品；（3）禁止或限制和母國競爭的工業製造品；（4）殖民地的產物本國應有特惠的權利，價格高低也應由母國所派遣官吏特定之。總之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政策，務必使殖民地永久爲供給原料，或產出原料的地方，根本反對其獨立或自主。

（五）國外之投資，爲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必然採用之政策。帝國主義，既用種種經濟政策，增加巨額之資本，不能不想法子利用這剩餘資本，而爲更大的利益之收入；於是投資於未開或後進的國家，而謀奪取巨大生產事業之實權，從而搾取壟斷其利益；如敷設鐵路，疏開運河，開設銀行，採掘鑛產，建設無線電台等種種大企業，帝國主義都樂爲之，且進而強迫人國之進行。此外對於弱小國家重要的原料品，也常喜先行投資，或博得優先權，或得最惠的權利。因爲粗製的原料品價極低廉，輸入己國愈多，獲利愈巨，及再加精製，復輸出於非工業國，常獲倍蓰之利。所以國際貿易輸入超過輸出，不必有害，輸出超過輸入，也未必有利，唯看所輸貨物如何耳。中國對外貿易，輸出多是原料品，輸入多是製作

品，故常喫虧。

（六）軍備之擴張，為侵略的帝國主義最緊要的政策，故歲入十分之七八，全為陸海航空各軍用，且日夜汲汲於軍備之擴張。自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各帝國主義因謀國民經濟之發展，殖民地之擴張，極力整頓軍備，以期國際競爭之必勝；如果遇着強硬的敵國，則講國際公理，或糾合同盟以制之；如果逢着弱小的民族，則未有不直搏橫噬的；加之種種新式的殺人利器之發明，益足助長其猛烈的氣焰。各帝國主義種種軍備之布置，組織之周密，訓練之嚴整，人數之衆多，實為前古所未有，肅殺之氣，老早就瀰漫了歐羅巴，更擴充而至於全世界，卒演成空前未有的慘劇。歐戰後，人都信世界可望和平了，殊不知各國軍備之擴張，軍費之支出，實在倍蓰於戰前。近來英、美、日、法、意，更極力增造軍艦，趕製飛機，擴張軍隊，大戰又在目前了！國際戰爭，原為帝國主義存在必然伴隨的副產物，實在難望世界之和平！

（七）外交之恐嚇，也為帝國主義常用的政策。軍備雖已充實，誰也不願輕於啓釁，因為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還不着算，苟能不損一卒，不費一兵，而能收實在的權利，則為至上的方策，若必演出激烈的衝突，然後得達其目的，實為不得已的事情；故武裝和平，常為帝國主義所稱道，折衝樽俎，也為帝國主義所期許。質言之，那些帝國主義者，對於勢均力敵的國家，則多用平和政策，而以權謀術數解決其紛爭，但對於後進的國家，弱小的民族，則必用强硬外交政策，以恐嚇之，事實上未有不中其計者。倘使弱小國家，也能據理力爭，則另用礮艦政策以威脅之，列強對中國外交政策，類皆如是。但最狡滑詭譎者，實為英國的外交，常不欲獨當一面，必聯合他國共同壓迫之，結果沒有不達到其目的的。北京外交團，卽為列強對付中國的機關，無論什麼事情，苟和他們特權有利害的衝突，他們必聯結而擁護之，抗議之，必達其最後主張而後已。

四 結論

看了上述種種政策，則帝國主義共通的政治方式，可以知道了，我們對此，應當取什麼態度呢？如果任帝國主義長此專橫下去，不獨弱小國家，不能保存其自由和獨立，卽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也無從以確保或增進。那些帝國主義，既無自覺之心，悔禍之念，則有擁護正義人道之責者，自不能不設法以挽回世界的末運，而建設合理的國際的社會。但欲實現此目的，我們民族，尤不可不有澈底的覺悟！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新語林

△美國總統在年齡上的分野……逸初

△凱末爾不容易揭去土耳其婦女的面幕……哲生

△越飛自殺前的一封信……文宙

△英國對於新嘉坡築港的始程……文宙

△月球與地球之交通……冠丹

美國總統在年齡上的分野

遂初

美國自建國以來，執政的總統連現任的柯列芝在內共有二十九個。在政治上這二十九位元首治事莫不以國家爲前提，我們竟分不出誰優誰劣，在年齡上卻有兩個分野的可能。在南北戰爭未發生以前，美國的總統，自華盛頓始迄布卡南止都享有很高的壽命；但自內戰而後，執政的總統卻莫不在普通的生命的希望之下的。這種分野的發生是不是因爲今昔政務有繁簡之分，還是因爲選舉出的執政者的身體視前人爲弱呢？

就全體論，美國的總統決不能目爲一個短壽者的團體。除柯列芝和塔夫脫二個尚生存在世的總統外，二十七個已死的總統的平均年齡是六八・四一歲，而塔夫脫的年齡是七十歲。依身體狀況表推斷，這二十七位已經去世的總統自任職之日起可望再活三七三・一四年，但實際上他們竟活了四五八・四六年。

在美國，或竟說全世界，凡當最高政治領袖者必是比較的屬於高年的團體；沒有一個人能被民衆屬意推選，除非他已經達到最小的限度——中年時代。拿實事來說，美國二十九位總統在當選時的平均年齡是五四・三一歲。羅斯福在四十二，是全體中的最年青者。更依年齡來分析，其中有六個，坡克，皮埃司，格蘭特，加飛爾，克利夫蘭和羅斯福，他們就任總統的年代是介乎四十與五十之間；有十八個是介乎五十與六十之間；其餘五個，布卡南，泰羅，哈禮孫，約克孫和亞當斯，則是在六十與七十歲間任職的。在全體中，哈禮孫最晚，在六十八；布卡南次之，在六十五。

美國總統在年齡上的分野是以一八六一年發生的南北戰爭爲劃分的界線，戰前的一個團體是從華盛頓開始至布卡南（七十二歲）爲止，戰後的一個團體則是從林肯起一直延伸到現任的柯列芝總統（六十八歲）在這兩個團體中從年齡上我們可尋出一個絕大的差別。

在戰前當選的十五個總統，他們所享壽命的平均數是七三・八歲，在戰後去世的十二個總統，他們的平均數不過是六一・六七歲。前一時期最高執政者的高年頓使全個團體（全體的總統）的平均年齡數超出於依身體狀況表推算出的應得的年齡數。現在再把兩個團體自就位後實際所享的年齡與推算所得的應享年齡分別來講，我想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更清晰的印象。

在早先的時期十五個人是被人民推選就總統職位的。依據當時及過去的身體狀況來推斷，這十五人的生命希望，自就位之日算起，應當是二二九・六五年。但在實際上，他們所享受的壽命卻是二五〇・〇二年，或二〇・三七年超過預料的數目。再仔細分析開來，美國早期的總統，自任職之日起算，平均

每人在他們原來的生命希望外多活一・三五年。

自一八六一年後，掌理美國最高政務者共有十四人，相繼去世的則佔十二人。自他們就總統任之日計算，這十二人的集合的生命希望，從林肯至哈定，應是二二八・八一年，然而他們實際所享的卻僅有一二三・一二年，或比原來的生命希望減低一〇五・六九年。組成這個團體的分子，平均算起來，每人是少活八・八一年。至於現在尚生存的二個總統，他們在就職後的集合的生命希望是四〇・九六年。若果這個希望能夠實現，則內戰後任職的十四個總統的壽命，自林肯到柯列芝，將變成一六四・〇八年，或仍低於原來的希望一〇五・六九年。再說得明白些，便是戰後的總統每人仍要少活七・五五年，若與超過生命希望一・三五年的戰前的總統相比則其差數將更大了。

在一七八九至一八六一年任職的十五個總統中，有九個是在就職後超過他們原來的生命希望的；一八六一年以後的情形是怎樣呢？在已經去世的十二個總統中祇有一個，克利夫蘭，超過他生命希望一・三年。戰後的總統中，其年齡比數所以較小者是因爲其間有三個，林肯，加飛爾和馬琴力，都是被人加害而喪失生命的。


變換中的德國

德報自謂:「德意志帝國到底能否變成德意志共和國。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樣的問題。」

本文所討論及的僅不過限於美國的二十九個總統，其結果自不能認作正確的有統計的分析。但事實是這樣明顯，至少亦可以當作一種堅強的假定的例證看，美國總統職位的勞碌的增盛減短了美國後日總統的生命。

雖然，此外我們還應考慮到其他數條的原因。究竟在內戰以前的總統是否應列入身體強健的團體？對於這點我們要假體格試驗來證明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說以前的總統都經過體格試驗而認爲合格的，在現代醫學發達的精密試驗下必仍將有許多缺陷的發見。這些缺陷即在半世紀前，更不要說美國早期的歷史，也一定是未能發見的。

也許因爲美國早期的總統身體較健，所以他們比較的能擔受辦公生活的身體上所受的緊張，而獲得較長的生命。這不是因在一八六一年之前的總統生活是比較簡單腦力可以比較少耗，而是因他們具有較大能力，所

以比較能够擔受總統職位的要求。反之，我們要證明戰後的總統生命短促是完全因為總統職務增繁的緣故，亦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每個總統在未當選以前，總是經過相當的政治生活的歷程。美國總統在參加政治生活的身體上和心理上的盡力，如曾充州長，市長，副總統，國會議員和閣員等職，亦多少與減短生命有關係的。

但即使我們容納了這許多有條件的問題，我們依舊有可靠的證據，美國早期總統在任職後的平均年齡確乎是遠超過當時一般人的生命希望。至於後來的團體，平均算起來要比當時人的生命希望早死九年。這種變化更加發生在一個時期，當醫藥和衛生科學得到顯著的進步時，當一般人的生命希望逐漸抬高的時候，并且當各種延長生命的勢力增多和有效力遠超過減短生命的勢力的時候。

總之，我們至少可以這樣假定說，在美國歷史後半期的總統職務對於人類的生活力比前半期發生更大的緊張。

凱末爾不容易揭去土耳其婦女的面幕

哲生

土耳其共和國的總統凱末爾將軍，對於土耳其婦女的生活，已曾有許多改革，但要揭去土耳其婦女們的面幕，則終於未見成功。

在君士坦丁一帶旅行者固然不能見到一個蒙面的婦女，但在安那它利亞等處，則情形便不同了。這是因為土耳其人民在這點上，不容易接受政府的好意，而土耳其政府也沒有像其他改革的堅決。凱末爾雖處事十分的堅強，他也知道這個習俗，是不容易對付的，所以他不下堅決的命令。他命令土耳其男子從某日以後，不得再戴那特有的赤色帽子，這是容易辦的，但一觸到婦女的問題，特別是婦女的面幕問題，事情就不是這樣簡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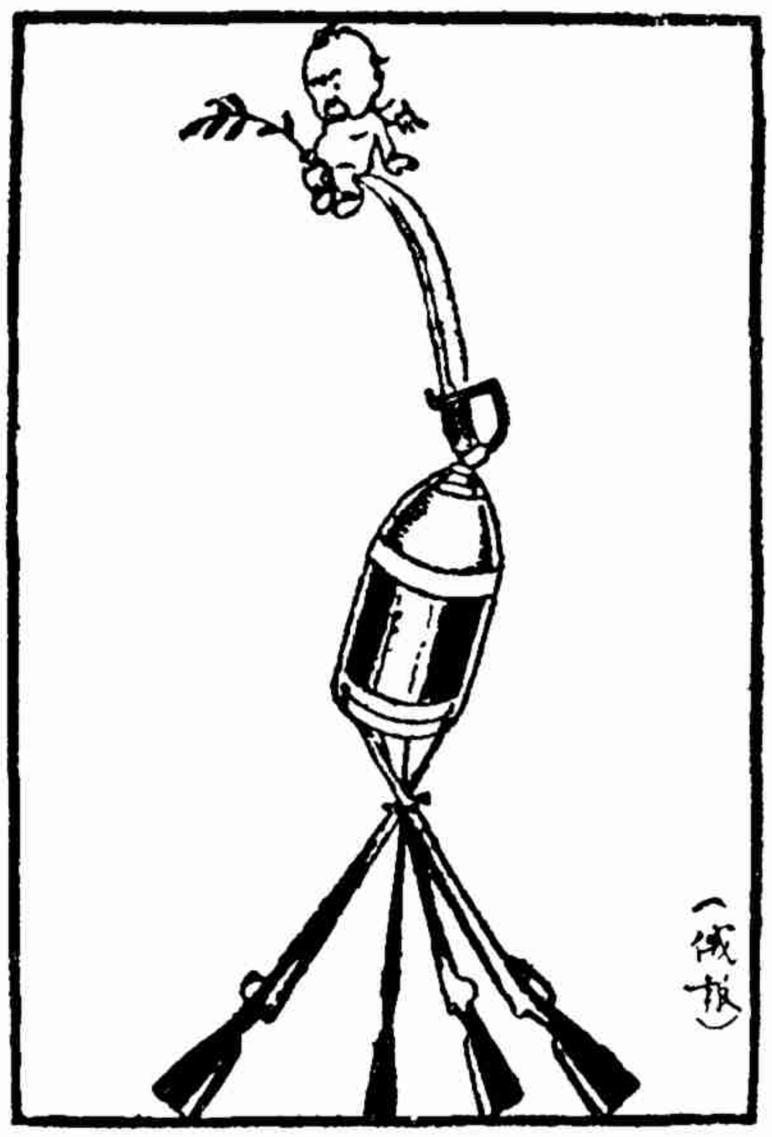
那塞爾那富商的女兒，雖曾有幾年糾纏過凱末爾，但凱末爾的獨身生活，是向來以此自傲的。他以獨身的男子，竟能深知土耳其婦女的心理。他對於婦女幕面的問題，只是勸告，只是宣傳，報紙的言論，無線電話的演說，從種種方面來宣傳，或訴之於婦女自傲的心理，或訴之於婦女的愛國心，或訴之於行動的便利，或同男子們辯論。最後一點，是因為守舊而有權力的土耳其男子的要求，根本須加以矯正。政府雖僅是宣傳，但暗中也有點警告的意思，即關於蒙面廢止等問題，人民不得有反對的言論。

宣傳的結果，則行人走徧了安那它利亞，見不到一個女子的面孔，簡直可以說，自最近的土耳其人口的變動以來，土耳其裸露着面孔的女子的數目，愈加少了。因為這次人口的變動，土耳其境內的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及其他少數的信奉基督教的異國人，——他們原佔到土耳其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都走了。他們的不蒙面的婦女們，自然也跟着一同走了。

例外的，只有官吏階級中的婦女。——學校教師，與學生，政府的女雇員，以及政府中人的妻女。土耳其婦女果然有許多是自願揭去面幕的，但在內地的小村鎮中公共場所很少見婦女的踪迹，這就是證明婦女們或則不遵政府的意旨，或則簡直打那少出室門的主意了。

穆罕默德並不曾教回教的女子把臉遮起來，蒙面的習慣是後起的一個惡習，是可蘭經以外的東西。可蘭經只說，女子不應把她的美麗顯露給陌生男子看見。而所謂女子的美麗，是指頭髮，珍珠，以及其他衣飾而言，臉孔倒沒有說起。但不知何故，卻來此蒙面裹頭的習慣。在今日的土耳其中，婦女們有已揭去了面幕，剪去了頭髮的，但見客時，仍是非裹頭不可。老年女子，頭上裹着黑布，見男子時，更把牠拖一點下來。年青的女子，儘管他着得漂亮，穿着短短的裙，露着長長的腿，像一般時髦的西洋女子一樣，她必定要包着頭，正如西洋女子所戴的帽子一樣。

永久的和平



建築在武裝上頭的嗎？

土耳其婦女，對於裹頭見客的禮節的不肯改革，從下面所述的一個例子中可以明顯的看到。有一個美國人，在土耳其交到一個朋友，這朋友是一個鐵路上的職員。他生長於美領的賽滑賴斯島，講得一口好美國話。生活的方式，不消說是已經西洋化的了。他的妻子，不消說也是一個配得上他的新式的土耳其女子了。她的服飾，語言，舉止，都已西方化的了。這一天，那美國人第一次到他家中去訪問，一叩門就出來一個女僕。她見這位美國人，是異國的男子，便一手把門關了，不讓美國人進去。她只在門縫裏窺探着，要那男客人略待，以便她的女主人把大衣穿起來，把頭裹起來。她讓客人等了許多時，才得把大衣緊裹着，把頭纏着出來。其實她是早已剪了髮的了。

在君士坦丁——也許在安哥拉——所見的不蒙面的女子，她們的情形，好像病人經過幾個月的病院生活以後，一旦被釋出來，有許多很不容易習於這個新的變動的表示。當一個男子趨近她們的時候，她們輒不自覺地會動手捉那向來纏着，但現在已經脫卻了的，頸上的纏布，做出要藏起臉來的手勢；這可見習俗入人的深固了。

土耳其當然也不乏美婦人，婦人中當然也不乏歡迎新習慣的人。況且普及的女子教育，漸將在土耳其成為眞實。政府設立的女子學校，又規定現代式的服裝，則蒙面習俗的破除，遲早總可成為事實的。

在別項的事件上，土耳其的婦女，也顯示出一點遲慢的進步。你可以在君士坦丁的街上看見一個男子，抱着小孩，他的妻子空手跟隨着，或並肩走着。這一種男子體惜女子的情形，

在土耳其的較不進步的幾處地方就是不易看到的。

在比較的繁盛的土耳其城市中，社會上地位較高的婦女們，已在迎合歐化的社會生活了。跳舞漸漸的盛行了，不過在跳舞場中男女的比例，大相懸殊。大抵願意在舞場上現身的，四十個男子，才當得一個女子。許多女子，只與他們的丈夫跳舞，要是有個男子手腕漂亮，得偕一個人家的妻子相擁跳舞，那嗎這位丈夫，便不免要怒目以待，預備決鬬了。

在社交上，男女間致禮的問題，土耳其人也只能得到半歐化。他們相見時，是先和男子握手，或者只和男子握手。

在君士坦丁，女子也早自由出入於回教的禮拜寺，別處則女子便不容易在宗教的地方看見了。在安那它利亞很少有女子在店鋪中，公司中，或官舍中服務，只學校及郵政局中，比較的多一點。

從法律上說，土耳其是已經廢除了多妻制的了。在一定日期以前所娶的許多妻子，男子得繼續佔有。但自此日期以後，則男子除一妻以外，不得再娶第二妻。但宗教律。還沒有變動，回教徒得娶三四妻而極不自疚於道德的意識。不過他那正妻以外的妻，和她們的兒女，不得受法律保護罷了。又新定法律上，多妻的限制，對於鄉間的農人，是吃虧的。因爲土耳其鄉農，不易得到田上工作的牲口，於是田土的面積，如新有所增，農人的妻子的數目，也就不得不增了。如農人有四處的田作，則他便於每一個田作上，留一個妻子。他如只有一處田作，他便只要一個妻子，或再添一個，以備他出門服兵役的補缺。這是土耳其鄉間經濟生活所產生的習俗。

城市的男子，便不需要，而且也沒有能力供養這許多妻子了，所以他們早也就跟了歐洲的樣子，走向一夫一妻制上去了。新法律既有這樣的規定，自然於他們是更合宜的。但竟有妻子因此會怨懟的說：假使她的丈夫多引幾個女子進門，作他的妻子，則她對於丈夫的瑣瑣的護持，便可卸責不少。這樣的說法，便非歐洲的婦女們所能了解的了。

今日土耳其的結婚手續，已極簡單。結婚的男女，只要到市政公所去登記，便夠了。登記時，呈出醫生的證明書，兩方的照片，納相當的手續費，然後乃得政府許可的公文，公文上貼有兩方的照片。又結婚前的兩星期，須有結婚通告。外國人或非回教人，亦得娶回教婦女，不過所生子女，則必得爲回教徒，丈夫得不攜其妻子入基督教的教堂，或猶太教的教堂。妻子也得不偕其丈夫入回教禮拜堂。如有人不得醫生之證書，而擅自結婚，則將受十五年監禁之處罰。如欲於市政公所所行的結婚手續而外，再加以宗教的手續，則或前或後，不妨舉行一度，但於結婚的實際，不生任何影響。

當蘇丹時代，土耳其的離婚，是極便易的。離婚時，只消丈夫對那賸餘的妻子說一聲『請你走罷！』則這個不幸的妻子，便只好走。至於妻子，則不能離異她的丈夫的。現在則在離婚事件及其他事件上，土耳其的男女已立於法律上平等的地位。離婚比較的不容易得多了，

且離婚時，必須經過相當法律手續。

在昔法庭上做見證時，男子一人，當得女子二人，現在則並沒有這種差別。不過在土耳其，女子至今還不能選舉，雖然婦女主義的運動，已在萌芽了，但這是些出過國門有政治野心的幾個女子而已。凱末爾對於這點，也是不甚急進的。他的政府中人有的具體的說：『我們不能讓女子去選舉或去執政，因為土耳其的法律，不允許這個。』現在土耳其男子對於婦女還不能有相當重視，他們還是用了穆罕默德的眼光來看女子。鄉村中人，更把女子看得與廄中牛馬同等，她們只是一種工作的便利品而已。

越飛自殺前的一封信

文宙

去年十一月，那位曾經做過俄國駐華大使的亞陀爾夫越飛（Adolf Joffe）忽然自殺了，他於自殺前，曾有一信給脫洛斯基，裏邊聲述他何以要自殺的哲理，頗有點趣味。他的原信全譯如下：

* * * *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自莫斯科

親愛的李亞達維陀佛須：

經我的一生，我相信政治家應知道何時離去舞台，正如劇員應知道何時離去舞台一樣的重要，而且能早點離開更好。當我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賴發古（Paul Lafargue）和他的妻子馬克司（Laura Marx）自殺了，這個自殺事件，當時引起了社會黨的大討論，我贊許他倆的行動，我還記得我的對於自殺的見解，大為倍比爾（August Bebel）所反對。他的論調是這樣的：他以為賴發古的行為，是可被恕的，因為他已丁老熟之年了。不過倍氏自己，不能接受這個原則，要一個公家的人物，一覺得他對於他所服務的大道理無所用處的時候便行自殺。

三十餘年來，我始終執着於一個念頭，以為人類生命，只在牠服務於一個永恆的目的時有價值。這永恆的目的，在我們說起來，便是人道（the cause of humanity）。而任何工作，致力於別個任何目的的，實是無意義的。因為這些工作，是受限制的。如果人道有限制，有終極，則牠將要達到一點，從這一點，我們得到牠的一個永恆的配景。像我這樣一個人，平常對於進步這事實是有信仰的，我可容易想像到即使世界到了一個終極，人道也許會找出一條路來，在別個行星上把牠自己接合於生命，而完成牠的目的。如此，則今日凡是趨向於人類幸福的東西，當可於後來數世紀中獲所結之果，而給與吾人的生存以一個可能的意義。

只在這裏，我乃發現了生命自身中任何的意義。當我迴視我自己的生存的時候，——這段生存中，有二十七個年頭，化在我們的黨中，——似乎我有權可以說，在我的全個生命進程中，我曾忠於上述的信念，而我的生命的要素，橫在為人類福祉而工作奮鬥之中。

就是在我囹圄中所耗去的幾個年頭，其時我完全隔絕了爲人類服務的戰爭的參預但也並不能被認爲是些無用的歲月。因爲這幾個年頭，乃是我精神的準備，和自己的發展的時期。這時期，實助了我後來工作的完成。所以他們是可被認爲有結果的。從這個意義說來，我簡直可說，我的生命中沒有一日是無價值的。

不過，現在我覺得我的生命失去了牠的意義的時候到了，所以我決計要把牠拋棄，把我自己作一個終結。

有許多年，我們黨的領袖，循着他們常用的方法，拒絕給與工作於共產黨中反對派中的人員。他們不給我適宜於我的能力的政治工作。最近，我竟完全被推出於任何的政治工作，因爲我是共產黨中反對派的一員。

在去年一年間，一半由於我患病，一半由於別種理由——這些理由你要比我更熟悉一點。——我竟不能於反對工作中有直接的參預。我甚至被排出於文字的教讀的工作，而這工作，我原希望要避免的，除非到我完全成了一個病廢的時候。開始時，這個工作的觀念拒斥了我，但我後來漸漸的熱心要從事這個工作了，漸漸的希望我的生命可獲得功用，因此來是證我的存在。

我的健康狀態，簡直愈過愈壞了。九月二十日這一天，中央委員會的醫藥股要求我去受專家的診驗，專家們聲言我的兩肺都受了肺



柯列芝與白利安坐在戰神的膝上高唱「非戰」的論調，戰神不覺笑起來了。

癆菌的攻陷，我的心臟薄弱，我患慢性的膽臟炎，慢性的腎臟炎慢性的盲腸炎，又患慢性的神經衰弱症。他們確切地告訴我，我的身體的衰弱狀況，要比我自己所想像的更壞，教我不用再想在莫斯科大學及東方大學繼續學程。

他們又說，我不用再想在莫斯科逗留一日，我應該立刻動身到別地方去，尋個療養所就治。又因爲我不能實行他們所提議的旅行，他們於是替我開了一張方，略述點處治的方法，不過從此以後，他們中並沒有一人來看我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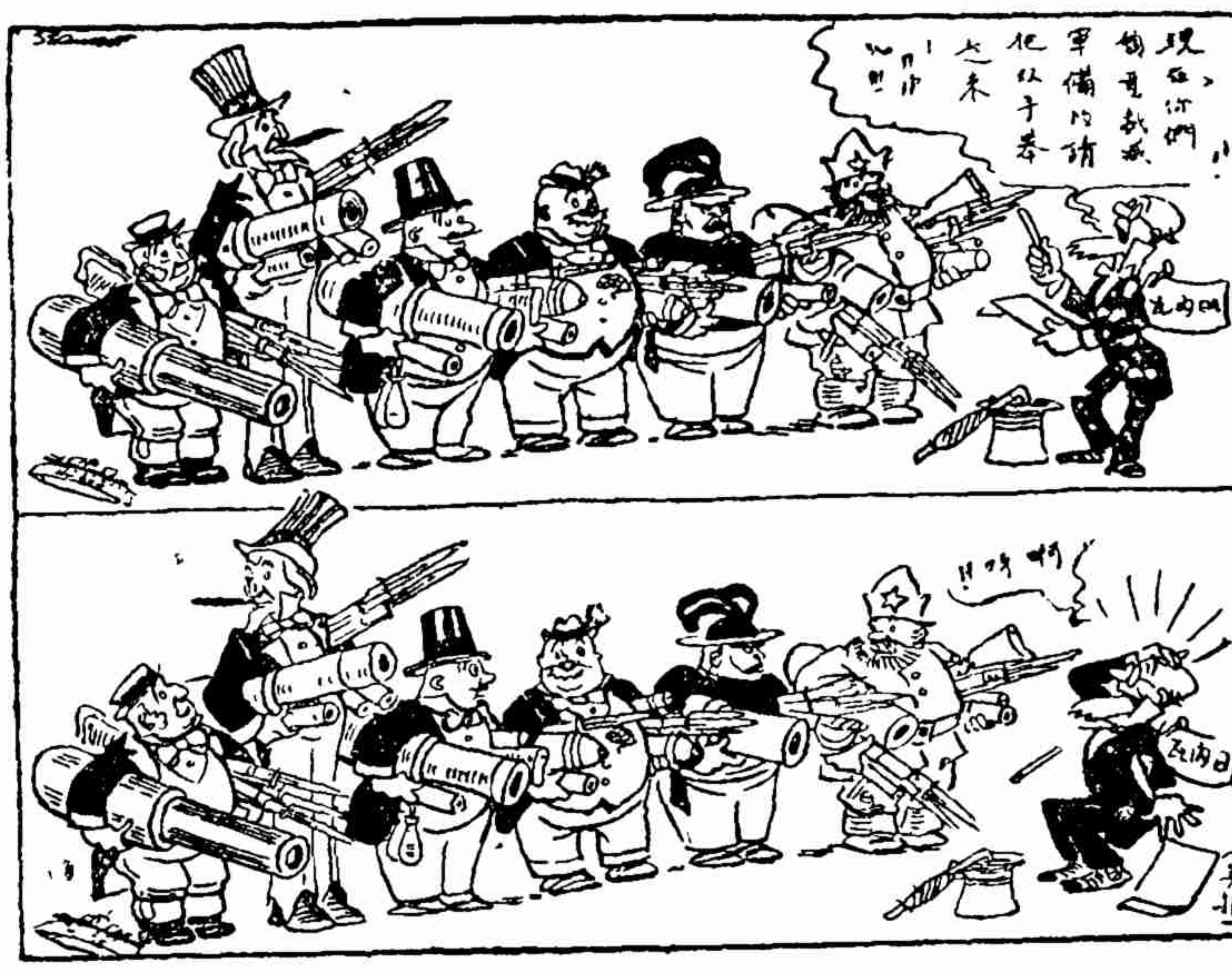
教授達維騰可和劉文博士也替我開方，但服後仍無效驗。他們因此宣稱再沒有法子可想了。出外旅行，轉地療養，是絕對的需要了。劉文博士告訴我的妻子說，我的病會長久遷延下去，這是因爲中央委員的醫藥股知道她要跟着我一道出外，而這頗費用途。當非反對派的同志們，得了病的時候，他們出外療養總得全家同

去，而且有時還有隨從的醫生，這些情形，我知道有好幾起。卽我自己還記得我第一次生病的時候，出外療養時，同行的有我的妻子，我的兒女，還有醫生柯南畢克教授。但我們的黨，後來便不這樣待遇我了。我的妻子，眼看着我鄭重的情形，只好答說她不願因爲要請求同行，或請求有人同行，而稽遲我的起程。

我的身體更壞了，我非常受苦。醫生們的施治，都不能緩和我的苦痛。今日劉文醫生再勸告我，此地的醫生，不能再有法子了。我的唯一的生路，只有立刻起程。但今晚，同志普推金——他是中央委員派來的醫生——卻來對我的妻子說，中央委員的醫藥股，決定不教我出外，要我留在俄羅斯就醫了。

這事的解釋是這樣的，外國專家，替我開了一個處理的方案，而中央委員只准給一千金洋，爲我的治療費，此外一錢也不肯增加。你知道的，在過去數年中我所給與於黨的何止此數的幾倍。而革命以來，黨又取攜了我一切的產業，致我現在無力付償我自己的醫藥費。以先我生病，我有使館全體人員在我的身邊；不過現在我已失去了這個級位了，我不能要求一個祕書所能有的這許多了。更有進者，在目前這個情形下，我幾乎完全被忘卻了。我傴臥着，絕無援助地，已有九日了。教授達維騰可所主張的電氣治療也沒有施行。我甚至不能得到像這樣的一個起碼幫助，如坐在輪椅上，自己推動這些事。

步調整齊



他老先生的話，列強通同給你一個不睬。

親愛的李亞達維陀佛須：十年來，我們共同工作着，我希望我們以個人的交誼結合在一起。我這樣的自信，所以我想我有權於我告別的一頃間，告訴你我所認爲你的缺點。

我從來不懷疑你的取道的智慧。你也知道，二十年來我始終附着了你。——自從那永久的革命開始以來，——我常常感覺到，你缺乏列寧的堅頑和蠻勁。在必要的時間，你不能決定取一條大衆能從的，所能認識以爲正當的堅定的路。自一九〇五年以來，在政治上，你總是正當的，我常說，在一九一五年，你是正當而列寧卻否。這事實列寧自己也曾認識。人當死到臨頭的時候，決不講誑話，我現在所以重說這句話。

不過你常常拋棄這個智慧的正道，你常選取那估價過高的調和，這是一個弱點。我敢重複說，在理論上你總是正當的，現在你比以先更正當了。有一日，我們的黨總會了解這一點，歷史總會認識牠。

不要爲許多人對你所說的什麼而錯引了你自己。不要因爲沒有許多人的附和而失望。你是正當的，只要你循着一條不調和的路上走去。你所持的眞理終會戰勝，這乃是列寧成功的祕訣。

我以先常常對你這樣說，我現在於告別的時際重說一遍。

關於我個人的事體，還有幾句話要說：我有一個妻子，有一個病女，有一個男孩。他們都一無憑藉，得過一個獨立的存活。我知道，現在你不能替他們做些什麼，我又不能有所希冀於黨的領袖們。不過我知道這是無疑的，你取得你所需要的地位的時期，不遠了。等這個時期到達的時候，請你不要忘卻我的家族。

望你繼續保持你的勇敢和努力，望你有一個很快的勝利，我從心的深處，向你致意，就此告別了。

越飛

英國對於新嘉坡築港的始程

文宙

倫敦造船處，近已造就一個五萬噸的浮動船塢，這是應英國海軍部之命供新嘉坡海軍根據地之用的。大抵今年五月間，該船塢的全部電器機械完成，再經沈力擧力的試驗，該船塢卽可行出梯納何 (Tyne) 而向南開陀浮峽（Straits of Dover）作八五〇〇英里之長距拖行，以赴新嘉坡了。不過在新嘉坡，該船塢的放置的地點，卻還沒有預備，目前甚至還沒有在地面上開掘一個洞。這地點只不過是一塊澤地，有一架挖泥機在那裏慢慢的挖掘而已。

不過該船塢到達新嘉坡以前，還有一大片時間，可讓這塊地面充分的預備。該船塢要經過這樣長距離的拖行，實是海上工作中最難的工作。你想。牠是這樣大的一件東西，牠的面積，有普通所用足球場的大小，中間可容受六萬人的站立。要拖牠過多大的海面，這實在是一件難事，體從事者實在要有點海上技術和能耐。而海上的風暴又不可不防。全個程途中，最難的一部分，是蘇彝士運河的經過。當過蘇彝士運河時，船左右舷與港口間，恐只能留得一條極狹的餘路，雖然並不至於擱淺，但與岸相觸，恐是免不掉的。當該船塢行經紅海，開向印度洋時，恐蘇彝士運河船舶的駛行，不免要停頓。因爲牠是極緩慢地進行，差不多每句鐘只走得一英里。

世界上很少有這樣的公司，能承擔拖拽這個機器的工作。在英人自營的公司也許有承擔得來的，不過英國海軍部，似乎別有見解。因爲立約承擔的，乃是一個荷蘭公司，叫作 Smit Rottedam的這公司對於這類工作的專長，是世界聞名的。據傳說 Smit 公司，提議將

此船塢分兩部拖拽，因為機器全部，如不拆開而拖拽則太覺笨重，而不易着手。拖拽該船塢的汽船，至少要有八隻。全程估計，須有四個月的時間，船塢上並須有許多駕駛人員及工程師。

該船塢全部電氣機件的完成，將有一月以上的時間。這全部電氣機件中的一部，就包容了一百英里的海底電綫的連接。造船家，史璜氏享特氏李嘉生，於十一個月的時間內，於完成該船塢的工作上，為該船塢構成第一片龍骨，這是一件可記的工程。當大戰以前，史璜氏等曾以七個月半時間，替Stattin造一個一一〇〇〇噸的船塢，又為倫敦附近的 Medway 造成一個三三〇〇〇噸的船塢。但這回新嘉坡的浮動船塢，打倒了他們的紀錄。該船塢分七部分建造，計費去二萬噸的鋼，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枚的釘，計每週須用釘一四〇〇〇〇〇枚。

大抵今年秋間，該船塢到新嘉坡的所在地時，只就小灣停置。現在則有一架挖泥機，四架瀉泥駁船在整理這片澤地。而這片方在開工整理的澤地，卻實在也可稱得新嘉坡軍港已在進行的唯一部分了。距離軍港主地三英里，以一條 Sabawang 河隔着的，則為飛機場，已漸近完成。該場佔地六百英畝，其中有六分之五的地面已經整理。有兩停船棚，於五月一日完成，以容受四個大的水面飛機。這四個水面飛機，於去年離潑林毛司赴澳洲，將由澳洲回程，永停於新嘉坡。除了這個飛機場與浮動船塢的停置地以外，今秋秋初的新嘉坡軍港，實在還只能算是紙上的存在呢。而現在所開始的工作，只是軍港的全部的偉大工程中一段小小的開章。

荷蘭公司，既接受了這個不列顛帝國的東方海軍防衛大工程，牠就有十年的工作，在牠的前面了。現在工作的少數人，只在澤地中開出一條先路，後面將有無數的工人繼續而來。目前這幾個少數的工程家在泥澤中工作着，所有的只見幾條小鐵路，幾處苦力的草屋，這的確有些困難。有時

共產主義之失敗



任你說的天花亂墜，怎奈無濟於飢荒貧困瘟疫等等困難。

工程師於一日在林澤中工作以後回到所住的小屋中，卻發見有印度的柯勃拉毒蛇蟠在台子上的紙片上；有時在荒野中修成了一條整潔的路，才經過一段時間，便發見為一大羣的岸蟹所蹂躪。

這頗發點讀者一點想像的力量：想像新嘉坡軍港完成後的情形，有巨大的石油儲藏池，足供艦隊六個月的應用。有巨大的軍火儲藏處；有巨大的船塢，可容最大的戰船浮入。有無線電台與倫敦相接；有飛機場有營屋，有歐式的住宅，以供駐紮在那裏的英人居住。這個東方的直布羅陀峽，對於太平洋問題上的影響，我們想像起來，是更要費點心力了。

目前最近的設備完全的不列顛艦隊根據地，是地中海的馬耳他島；計離開六千英里；香港自然是一個更有力的不列顛海軍根據地，牠向北距一千五百英里。不過香港卻在華盛頓協定所規定的範圍以內，牠的更進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了。要從新嘉坡來防衛澳大利亞，其間距離之遠，正與要從開普敦來防衛英格蘭一樣。但新嘉坡的築港計劃，終於得不列顛本部與屬地的表決。

這個計劃中的新嘉坡軍港，地點並非在新嘉坡本島，乃是在新嘉坡他面距離十四英里的地方。在新嘉坡港，有海軍用煤站，及棧房；歐戰後，又增建礮台。不過這個新的海軍根基地，地點要置在舊峽的近處。這舊海峽，就是分隔新嘉坡島與馬來半島的。在最狹的一點，舊峽只有半英里闊，但五年前，此點已有一通道貫過。從新嘉坡城，到半島諸市鎮的鐵路，由此通過。舊峽並不曾行過大船，從地中海到遠東的大路，須經過麻拉甲峽與新嘉坡峽。

這個計劃港的地點，在舊峽通道的東面。在此點上，舊峽有一英里闊，水面甚淺。如戰艦要入此港，則此點必須用挖泥機挖深，以引入海水。新嘉坡島的這邊，全是些澤地，還有些不規則的小流。通道近島的一端，有一個小村落，除此以外，便沒有村鎮了。從海岸退後去，大部分的地面已經開墾；沿岸則只有些林澤，氣候十分蒸熱。

目前呢，這個東方的直布羅陀峽，只是一片空地。在這空場的當中一站，簡直看不見海。這計劃港，自然要築起海堤來。不過現在，還只是些不乾不濕的地面。全場的情形，必定是要更變的。海水必須引入，一條不規則的河流必須疏引。全面積，必須佈以道路與鐵路。這樣的佈置好了，十年的築港工程才可開始了。

至於軍港的礮台設置問題，那更是較遠的事情了。因為澳洲政府及新西蘭政府，頗於軍港的武裝用費上有點吃不起。

這軍港的十四英里以外的新嘉坡城，乃是中部亞細亞最大的貿易中心。其中人事繁華，自不消說。港中商舶輻湊，載着馬來地方的樹皮，中國的果品絲煙磁米，日本的工業品，澳大利亞的牛羊肉與羊毛。在新嘉坡五十萬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為中國人，餘下的三分之一中，有一半是馬來人，其餘是印度人，歐洲人，亞剌伯人，亞美尼亞人，日本人，而歐洲人的數目只有五千人，但新嘉坡軍港築成後的歐洲人——其實是英國人——的勢力，卻可支配了

東亞的局面，這實在是值得驚懼的呵！

月球與地球之交通

冠丹

人類將來有能以飛行與月球往來之時否？關於這問題，有一位法國學者裴泰利（M. Rober Esnaut-Pelterie）氏在他新著的一本書中加以討論；裴氏發明過飛機的安全棒(Joystick)他既承認這問題有科學上的可能性，所以他就容了一個「能」字。他這本怪書，名叫穹蒼界之火箭探訪與星際交通之將來(The Exploration of Upper Atmosphere and the Future of Interplanetary Communications)他的結論，以為飛行高度達於二十四萬英里，雖然機器和生理上皆有重大問題，但終歸是可能的。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人類能否變為名詞上的飛人；并且用最大的速率在穹蒼的空中疾動時，能否常久有一種無重量的感覺？」

原子的能力（Atomic energy）

將來旅行到月球時，裴氏以為最可適用的運載物，是一種「雪茄形的火箭」（Cigar shaped rocket）——譯者按此處之火箭乃是一種未發明的飛行器，蓋以其形長，非真箭也——用煤氣或是用火箭尾端噴出來的原子性的微物，作為極速度的推進。

飛行的時間，依裴氏計算，約需四十九小時十分又四十六秒。其分配如下：

第一段：三十七分。（二千英里高度時地球的影響力最大。）

第二段：四十八小時又三十分。（此時飛行僅有動力（momentum），可飛二十三萬七千八百五十英里。）

第三段：二分鐘，又四十六秒。（此時行動，已受月球影響，計行一百五十英里。）

這計劃的最奇之點，就因其他算到很輕巧的飛登月球。大概距月球一百五十英里時，火箭定要飛向半歧的路線——或許可以用一旁枝的火箭——然後以尾向前，因此，推進的煤氣，可以使降下的速度減緩，而得安全上陸。

飛回地球時，亦用同樣的降下法，但距地面二百英里左右，必得使火箭掉頭。旅客於最後六英里間，須用落下傘（Parachutes）因此可以安然與地球接觸。

「不是我自己去」

「我當然不預備自己飛到那兒去，」裴泰利解釋說，「但我也願意第一個去，假使是可能的。」

「這種飛行，在今日確為人力所不及。但我對於這問題，純粹以機械學的眼光研究，已歷十五年餘；我實在承認這件事在將來是可能的。

「研究這樣的問題，你們或許認為太愚，而我自有生以來看見人們做許多奇事，用蒸汽，煤油和電氣，以發展能力（Energy）現在摩托改良，愈輕巧，而愈有效力。飛機的摩托，在二十年間，由五馬力變為一千馬力，而重量的比例絕未增加。

新能力的來源

『有許多能力的來源，我們至今未嘗汲取。我們雖不能翺翔於穹蒼，而在較低的空中，我們確已成爲飛人。我們的地平界，正在逐日擴充，雖月球，亦不足爲限制。假使有能飛入月球之一日，則上登火星與金星，或者亦非難事。

『我們居於近代科學猛進之日，原子學說，進步異常，實不敢斷定此事爲終不可行。如以爲飛入月球乃荒誕不經之談，則在五十年前，以爲用飛機於一小時內飛行三百英里之說，何嘗不同其誖謬？』

科學專家

這種言論，不是夢想家的譫語，乃是科學專家的意見。斐泰利是著名發明家，對於氣質動力學（Aerodynamics），有極深的研究。他在飛行界的經驗，已歷二十餘年；於安全棒外，發明許多重要機件，皆爲近代飛機所採用。

他說：『火箭初離地面時，因爲直接朝着天空，所以要使速率比較的小些；但入穹空以後，定然愈走愈快——地面的大氣，理論上似乎是散佈無極，其實高出七十英里後，密度甚小，等於無物——走過二千里後，其最大速率，一秒鐘當達六英里。

接近月球

『接近月球時，只憑着動力，向前進行，每秒鐘的速度，降至一·五英里；進行的方向，循着中心部分，因爲月球和地球的吸引力，在此處是平均的。及至距月球一百五十英里以內，須將火箭掉轉頭，重行開動馬力，使推進的煤氣在這不足四分鐘的時間中，只是使降落遲緩而已。

『駕駛者眼光，大概要直射在月球上，用一架望遠鏡，望着月球，另一架望着地球，無論晝夜，總是如此。』

據裴泰利說，火箭重達一公噸（metric ton），要四一四〇〇〇馬力。增減推進煤氣，以及火箭進行，皆可用一自動的安全棒；他認爲這件飛行機器，可以平平安安地到月球，無所困難，假使馬力的問題解決，則氣候，定向，以及星球空隙間缺乏氣層，等問題，也不難解決了。并且脫離地球的影蔽後，一定常有清新的陽光。

至於生理上問題，裴氏又說：推進到二千英里以後，旅行者一定不能秤衡任何物件的重量，而且會發生一種感觸，恐怕連人帶物墮入無底深淵。『假使飛行者的身體，不能忍受這種震恐，則必保持一部，或全部的加速力，以飛過大半段途程。如此，一公噸重量的火箭，定要四、七六〇、〇〇〇馬力，然後一秒鐘的速度，可達四十二英里，全部旅程只經三小時二十七分而已。』

據裴氏的意見，以爲這種火箭如果能錬固封閉，再能供旅客以充分的養氣，則長途天空飛行時，可以居住在裏面了。

十七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



宇宙觀與人生觀

——我所獻議的一種——

張東蓀

一

我此篇的目的是述我心目中以為可取的一種宇宙觀與人生觀。並且敘述起來務求包括各方。所以我所述的宇宙觀是包涵着人生觀的；而我所述的人生觀卻又是包涵着社會觀的。我今天所述完全是說我自己所要說的話，關於時代論壇的人生觀問題一字無涉，且亦不必生關係。

我久想作一篇人生觀，藉人生問題說明我所見的宇宙；而無奈我自知學識還是不够，所以遲遲未敢下筆。今天姑放膽來說，卻有二因：第一，是因為近來西洋哲學上新起了一派，名曰層創的進化論（emergent evolution）其說頗給我不少助力。第二是因為我要藉此來整理我自己的思想。

關於層創的進化論，我曾有新創化論一文，自信敘述其要點甚為詳盡。現在為恐怕尚有未見該文的，再將其五個基礎概念略述一下。

層創的進化論的根本主張是以為我們的宇宙是好像一座極高極大的寶塔。不過這座大塔卻不是已經造成的，乃是正在建築中。他的建築卻異於普通的造屋。他是先造最低的一層，然後再添築一層；如此一層一層添造上去。從他的一層一層向上添加來看，這便是所謂進化。因為這種進化是一層一層加上去的，不是積微逐漸而成的，所以特名之曰層創的。就是說進化的歷程雖是前進，然卻是一段一跳地向前走，而不是平流。雖則是一段一跳而其互相間卻有關係。所以我們拿寶塔來作比喻是只能說明其級級相生，至於級級相關，我們又須得把寶塔倒過來，使最大的一層在上，最尖的一層在下，這樣便是比喻我們宇宙的各層是一層包涵一層的，所以最高一層因為所包涵的太多便自然是最大了。因此這種學說乃有五個基礎概念大意如下：

第一，是所謂「突創」（emergence） 何謂突創？就是譬如黃種

男人和白種女子結婚，而所生出來的兒子不但是紅種，並且有毛有角。我們無論如何研究他的父母，總見他既不像父又不像母我們因為不能以其父母的性質決定他的性質，所以對於他的性質不能不認為突如其來，因此遂名曰「突創品」（the emergent）。在自然界，這種實例眞是隨處皆有。最顯著的如蒸汽化為水水結成冰。蒸汽是氣體而水是液體，冰是固體。但水確是從汽而化成，冰確是從水而結成。當汽未化水以前，我們無論如何研究汽的性質，加以分析，然總不能發見其中可以變出水的性質來。所以水的性質對於汽的性質而言可謂是一種完全新的性質，換言之，即水的性質並不是包含於汽所固有的性質中的。還有最切實的例，如輕氣（近改譯為氫）與養氣（近改譯為氧）化合成水。因為水的性質絕不與輕養的性質絲毫相同。我們苟沒有輕養化水的經驗，而只根據輕養的性質無論如何分析與研究決不能決定其中有變為水的結果。這就是突生出來一種新性質在所有的舊性質以外或以上。須知在舊性質以外更突生一種新性質便是由本來的一層而又升進了一層。

第二是所謂「層次」（levels） 何謂層次？就是說既然一種新性質從舊有的性質中突然創生出來便是於舊有的一層上又增加了一層。於是宇宙便成了無數的層次。假定最初層是電子，則由電子突創出來原子，於是原子便是第二層。由原子又突創出來分子，分子便是第三層。甚至於由這些物質突創出來生命，則生命又是一個新的層。由生命又突創出來精神（即心識），則精神便又是一個新的層。所以照層創的進化論的主張，我們這個宇宙好像是一大座無數級的高塔，一層一層在其上面添築上去。

第三，是所謂「包底」（involution） 何謂包底？就是說每一層雖是其上必另有一層，而其上層卻必包收此下層。例如電子是一層，電子所組成的原子是其上一層，但此原子卻必包涵着電子於其中。須知這種包收不限於直接的上下層，乃是從最高層一直包收到最低層。例如有精神的生物，其精神不僅包涵生命，且復包涵物質，因為未有心識而不有身體，未有身體而不有細胞，未有細胞而不有分子，未有分子而不有原子電子。這便是層層包涵——由最高而徹於最低。就是說每一層必以其下的一層為底子而包涵在其中。故我譯作包底。

第四，是所謂「上屬」（dependence） 何謂上屬？就是說每一層雖必將其下的一層包收在內，然此被包收的下一層卻不能左右其上一層，而反為此上層所支配。例如電子的上一層是原子，原子並不為電子所支配，而卻支配其中的電子。科學家往往作相反的推論：以為輕養化為水，則輕養的性質足以決定水的性。此說不然：以為非但輕養不能左右水，且水反能影響其中的輕養。這便以下屬上，故名曰上屬，是與「下隸」正相反。

第五是所謂「因緣」（relatedness） 何謂因緣？就是說雖則層次的迭升是由於新性質的突創，然此新性質並不是完全新奇的，乃只

是結構變化了一些，換言之，卽於結構的格式上起了一個新種類。原來一切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離因緣卽無所謂物。佛教所謂物無自性卽是這個道理。換言之，卽一切東西，其本身並不是一個實體或實質，而只是一個架構。這個架構是由因緣而拼湊起來的。所以一件實體的物直無異於大網中的一個結紐。從結紐來看，他是一個獨立體；從網絲來看，他並非一個實質。因爲結紐的樣式有各式各種，所以東西便有種種的不同。每一新東西出來，其實只是因緣的湊合換了一個新的格式。所以只是結構的種類時時在那里推陳出新，而並不是實體的本質有甚麼新奇。所謂因緣卽是結構的意思。一切物都只是一個結構；新的物便只是一種新的結構。

將這五個基本概念綜合起來，自成一個周密的宇宙觀。就是我們這個宇宙不是一個整塊的而是一層一層套着的。因此可以說多元論較近於眞際。但不是散漫的多元，乃是套合的多元。我們這個宇宙不是既成的，乃是正在那里由着層次而突創新的出來。所以雖是一個多元的套合，卻仍是一層一層地擴大。我們這個宇宙不是隔絕的，乃是上層包收下層，下層受上層的支配，所以是通體的（organic 此字或譯有機體的。）我們這個宇宙不是無中生有的，乃是結構的樣式在那里時有新的出來，所以好像萬花鏡，而其實還是根本一元。於是我們便知道這五個概念的用處了。由層次的概念，我們說明這個宇宙是層次的。就是說明宇宙的多元性。由突創的概念，我們說明這個宇宙是層層相生的。就是說明宇宙的擴大性或發展性。由包底的概念，我們說明這個宇宙是一層套着一層的。就是說明宇宙的通體性與聯套性。由上屬的概念，我們說明這個宇宙是以上統御下，以高支配低的。就是說明宇宙的目的性或精神性。由因緣的概念，我們說明這個宇宙都是由結構變化其樣式而成。就是說明宇宙的統一性與連續性。

以上是層創的進化論的「臆說」（hypothesis）。須知凡是一種臆說皆不外乎是一種「假定」（assumption）。我們是否贊成此種臆說則須從事實上研究：且看其說能解釋事實至何程度，以及比其他臆說較優的地方在那里。不過他們創立此說卻亦未嘗無苦心。原來關於宇宙觀有所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多元論等平心論之，說唯物論絕對無眞理，這句話似不能說。說唯心論絕對是眞理，亦未必十分可靠。可見唯心唯物一元多元都是各有長處。不過須知唯物論的長處必就是唯心論的短處。多元論的長處正是一元論的短處。今天我們想要彙取各說的長而棄其所短，必大感困難。所以此說所長正與彼說所長相抵觸；你若取此說的長處，同時你必須拋棄彼說的長處。但層創的進化論於此卻頗有匠心。他一方面吸取唯物論的長處，同時他方面又闡揚唯心論的長處，使兩者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得盡量發揮。關於一元與多元的對立亦然，使兩說互見其長而不相害。至於對於目的論與機械論亦用此法。所以我說他是能盡吸納科學的成績而同時發揮玄學的特長。但我們對於其說還不可完全盲從，須從實際再作一度的研究，卽研

究這五個概念得說明宇宙至何程度。

二

所謂宇宙便是森羅萬象的總稱，而所謂森羅萬象便是我們目所見耳所聞身所觸的。我們於這些所接的若一一分別研究起來，未免太麻煩了。但我們又要研究，於是不能不想一個簡便的法子。這個法子就是歸類。把相似的歸為一類。於是我們研究其中的一件便可推知此類中的其他。所以學術的初步工夫就是歸類與概括。類的分別是由概括而成。概括卻一步一步漸去具體的東西而遠離。致其結果，所謂一類乃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已。

科學的初起亦止是分類，但科學的概括至某程度而止，未達頂點。例如水中長的草與陸上生的樹歸在一類，名曰植物；又把生根於土中的與走行於地上的再歸為一類，曰生物。他的概括大概至此而止。不過哲學卻亦以為萬萬不夠。哲學必須把概括推到極端，非使其至無可概括不肯罷休。哲學努力於概括的成績，就普通所得的結果，先得着數項，就是：物質，心意，生命，以及空間與時間。這幾項在哲學還認為未到最高級；他還要努力再概括成一項或二項而後已。所以有的哲學家把空時納入物質中而認為是其屬性，這便是又減去二項了。有的哲學家以為心只是物的副產品，於是又減去一項。反之，有人主張物只是心的外象，則物便失去其獨立性不能成為一項了。總之，哲學家對於幾項有種種的安排，不過他們的安排都沒有十分妥當，所以迄今爭論不休。

至於若問人們何以必須要這樣歸納呢？則我敢代答曰：我們人類的知識的本性是專求「辨統一」的。如其安於不統一，則知識便覺得不痛快，不舒服，換言之，即失其作用。所以人類思想的所趨是辨統一；而所不甘心的就是不統一。有人說無論何種知識與學問總是趨向於一元論，這句話是不錯的。

現在請即順着這幾項來討論一下。第一，所謂「物」究竟是甚麼？須知這並不是指具體的某物而言，乃是說一個抽象的概念。凡一個概念必須具有若干特徵，為他種概念所不能吸收，方可成立。若我們從無數的具體事物而縮成二個獨立的抽象概念，則我們必須注意於所歸納的要素（即特徵）是否在一個範圍抑在二個範圍。如其都可容納於一，則大可不必立為兩個概念。我們對於「物」的概念不能離開「心」的概念及「空」「時」的概念來研究，因為我們必須問「物」的概念其特徵在何處，而此特徵只能用比較法才能說明白。

普通我們所謂物，即是我們所看見的。但我們所看見的是顏色，所摸觸的是形樣。這些都是物的「性質」。可見離了物的性質便沒有所謂物。而物的概念中所包有的特徵亦就是這些性質。於是我們便應研究物的性質。物有一類的性質如顏色與味道等是依着感覺的人的主觀而變的，所以有人主張是不屬於物的本身，因此我們且不說他。還有一類的性質如大小與方圓，有人亦說與前一類差不多，不能即斷定是物

的本相。於是我們對於物的知識便由直接的感覺而移到間接的推測了，因爲感覺所得無一是物的本相，反不及推測來得可靠些。我們所推測的就是物的容積，物的質量，物的速度等等。凡此，我們都可用數學來推算。可見我們關於物而眞有所知，乃不過只是若干數學方式而已。因爲這些數學方式能引導我們對於外物有所左右，所以我們便認這些數學方式有得於外物眞際。我們如不相信他，以爲這間接的，而想訴諸直接，其結果勢必依據感覺，反而更不可靠了。於是我們知道所謂物，不是在感覺上的，乃在所謂物理學上的。而物理學上所謂物卻只是一套關於質量速度等的數學公式而已。論至此，我們可以歸結一句：就是我們所知的只是物理（physical law 即物的法則）而不是物的本身（things-in-themselves）。

我們怎樣以知道這些物理呢？這些物的理法究竟是甚麼呢？這種問題亦很容易答復。須知所謂物理只是物與物間的互相關係，換言之，物的相關共變。至於我們怎樣以知之，則不外乎我們自立一個標準，用以衡量此物與彼物的相差，再以此相差移用於其他諸物，於是便因此而得知一切。照這樣說，豈非我們的標準是杜撰的麼，所得的結果未必可靠麼？卻又不然。老實說，我們這樣定立標準以衡量外物，其可靠的程度決不在用官覺以感接外物以下。於是我們的討論應分兩項：卽一爲這樣的抽象方式在客觀界究竟有何等地位；二爲具體的官覺在客觀界亦究竟有無地位。

伯克萊說遠看是白煙的，而近看卻變了灰塵。可見官覺是在外界沒有客觀的地位。近來新實在論卻大反此說。他們以爲每一個感覺都是一個中立的材料。於是不名曰感覺（sensation）而名曰「感相」（sensa）。感相是存在於客觀的。這種極端的實在論實使我們驚奇。但著者個人總覺得這種感相論不能成立。因爲若是無數的感相，個個都是客觀的地位，則我們用以說明這個世界的秩序必反較常識爲不便利。我因此遂相信德蘭克（Drake）的主張，把感覺只認爲是一種「渾括」（fusion 或 confusion）。甚麼是渾括呢？最淺近切實的例，如我們把紅色的紙與綠色的紙合成一片而迴旋起來，我們必定看去完全是紫色的；或從遠處看亦可變爲紫色的。我們普通所看見的紅色與綠色難道不亦和這個紫色是一樣麼？我們官覺的所得是這樣的一種「渾括」，且這個渾括的自身又自成一物，乃是另外一個東西。德蘭克承認這個渾括的所對的眞相是無數極微的東西。我則以爲這種極微說仍是由科學上推測而知。先由外物界的極微而推到官覺界的渾括不免有倒因爲果的嫌疑。老實說外界的物是否極微，我們不可過於速斷。所以在方法論上，我們對於外物是以暫時採用不可知論（卽存疑主義）爲比較妥當。這便是我與德蘭克不同的所在。因此德蘭克的渾括是顧名思義的眞渾括；而我所謂渾括則只注重在其另自成一個東西。這個另自成一個東西，我名之曰符號（symbol）這就是我的感覺符號論。此說亦非自我作古。近來有所謂 sensation as sign 以及

sensation as symbol 等字樣，皆表示同一的趨向。因爲近來心理學家幾無不知感覺決不是和照像一樣，如實地把所對映寫下來。感覺的性質既然弄明白了，則對於知覺概念便可沒有誤解。

於是我們便應論到抽象的方式了。抽象的方式是本來存於客觀的外界，由我們好像發見礦苗一樣去發見麼？還是我們自己所擅造的呢？這個問題固是一個極重要且最根本的問題，但一萬年亦打不清這個筆墨官司。我們若求助於實驗心理學，而實驗心理學又不能給以充分的證據。所以近來於心理學以外，另起了一種新學科，曰現象學（phenomenologie 這是德國大哲學家呼塞爾 Edmund Husserl 所創立的。）其實就是專研究「所對」的，——在認識中的所對（object-in-consciousness）。在認識中發見認識的所對是有獨立的理法。於是便分而爲三曰能認識的主觀；曰所認識的客觀；曰在認識中的「內蘊」（essence）。呼塞爾以爲內蘊可由直覺而得，故名之曰 wesenserschauung）。而美國新出的所謂批評的實在論卻亦取這種三分法。我個人的意思以爲三分法是對的。我們主觀對於外界客觀雖可有所知，但千萬不可即把外界客觀等於認知內容。因爲外界客觀是一種存在，而認知內容又是一種存在，兩者的全體是不相等的。——或許有一部分相等，但這還是照實在論來說的，若照唯象論則並此亦無之。不過承認這個三分法以後，這第三個究竟是甚麼卻大費研究了。呼塞爾所謂 wesen，桑他耶那（G. Santayana）所謂 essence，其實就是柏拉圖所謂 idea（此字我曾譯爲「理型」。）我再三推敲，覺得這樣的東西頗爲費解。他們又說是共相，是方式，但我總覺得這樣研究下去勢必愈陷入迷陣。所以我的意思以爲我對於知識應取一種見地。我名此見地曰生物中心說（biocentric view）。就是我們的知識不是神的知識，更不是超人的知識，亦不似照像機那樣的物與物的關係。因爲我們是生物，所以我們對於認知外物，先有若干根本的格式。這些格式的性質是根據於生物的性質的。但我們卻不專靠這些原始的格式，必須拿這些格式來加以混合與鍛鍊，這便是主觀的方式與客觀的外物交互而作用。既經交互以後，我們便很難分得出那一個是純粹方式，那一個是純粹客觀。康德把知識分爲方式與材料兩方面原是有道理的：方式是內界的格式，而材料是外界的客觀。因此我主張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不是寫照，乃是先以自己的格式吸取外界的材料，然後再變化自己的格式以應付客觀的實際，於是格式愈變化而愈複雜，其與客觀相交織乃亦愈密切。所以極端的實在論是不可取的，而極端的意象論亦同樣不可取。因爲他們同坐一弊，就是他們都把內心和外界認爲是既成的與不變的。因依實在論說，是把外界如實地寫映下來；而照意象論說，是內心與外物並無交涉。我則以爲不然。我們儘管把知識使其具有「內的」性質，但對於知識的所得卻不用懷疑。用比喻來說，我們儘管是閉門造車，然而卻決不妨於出門合轍。再換言之，我們儘管好像庖丁解牛，然而卻覺刀刀都中其關節，遂至於目無全牛。所以知識的性質與知識

的結果不必混爲一談。

現在請將「認知」的討論作一個小結束。就是我們討論「物」是甚麼必先討論我們如何以認知物。對於物的認知已經討論一些了。其結果是對於物的本身我們是不能知的；而我所知只是關於物與物間的相關的條理；幷且這個關於物理的知識卻又不是純粹的寫實，乃是我們用了自己的內範而作用於外界上互相交織以演成的，但其結果卻並非不可靠。因此我們對於現在科學所研究的關於物理的所得成績都須得認爲有價值而不必懷疑。我這種認識論可以說是一種溫和的意象論，因爲其中把實在論的要素吸收在內，所以又可以說是一種溫和的實在論。不過都注重在動的方面。至於其與本體論與宇宙論的關係請看下文。

此種主張，讀者當可看出其中實有一個要點，就是：既然知識的所得不因知識的性質而有虧，則必是知覺比感覺可貴；概念比知覺更可貴總括言之，卽間接知識反比直接知識來得有價值。從一點上說，我雖有許多地方贊成杜威一流的唯用論，而獨於其崇拜直接知識一端不敢苟同。總之，官覺與概念雖在客觀界本來都沒甚麼地位，而概念卻反得位於感覺以上。

至於普通人所以注重直接知識的緣故不外以知覺與照像相比擬。卽大哲學家羅素亦不能免於此弊。須知照像的攝影與我們眼簾的映景固然極相同，但我們卻有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足見「視」與「見」乃是兩件事。於是我們只能說照像機器在那里視，卻決不能說照像機器有所見。換言之，卽我們只能說照像機器有所受，我們不能說照像機器有所知。以穆耿（L. Morgan）的話來說，照像機只有 'infer' 而沒有 'refer'。所以只可謂其有接而不可謂其有覺。因此須知不可把知與感混而爲一。對於感，以物理的見解來說明原無不可；而對於知則不能這樣辦理。「知」這樣東西原是一個極特別的東西。現在因爲不能單獨來講，請暫移於後段。

三

我們討論「物」必先明白所以辨別物的「知」。「知」對於知已略略討論了，雖有所餘，容於討論「心」時再說罷。現在我們應仍回到「物」但此所謂物乃只是科學所告訴我們的，換言之，卽科學所得的物性。

科學告訴我們說，所謂物是由電子組成的。他的空間不像我們常識所見的那樣只有長廣厚三個度量，乃卻把時間收作第四度量。物理學研究到這里雖沒有把我們通常所見的物質化爲無有，卻亦幾乎完全變成另一個東西。究竟還是那一種可靠呢？我不敢說別的，而只敢說所謂電子並不是我們親眼看見的，乃是由數學來推定的。數理的推測有時固以經驗來作根據，而其可靠性則全在其自身的論理統系。物理學以這種數理邏輯爲工具，其所得並不是關於物的實質，乃只是關於物的關係。所以我們從這一點上講來，千萬不可把電子卽當爲一個實在

的質體；須知電子只是爲測算上計於物的關係中所假定的一個單位。他是離了關係，不能單獨作一個實體的。不獨電子爲然，凡物理學上的所謂「力」（energy）所謂「質量」等都只是一個常定的比例的符號。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必須改變普通心理。我們的普通心理是爲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式所封蔽。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式總是主辭加謂語。如狗吠：則「狗」是主辭而「吠」是謂語。因主辭加謂語遂一轉而爲實體加形容。以爲狗是實體而吠是形容。於是我們的思想於無形中爲他所支配得很牢。總以爲凡是行動與狀態都是形容；而於形容背後有一個實體。其實這個在形容後面的實體乃完全是一個假定。何以必須如此假定呢？有人說這樣假定於理會事物時頗爲便利。便利即是近於眞實。凡有用的假定不啻即爲眞理。然而此說亦不盡然。須知我們於形容背後認有實體固是爲思想的便利，但這種便利只是一種習慣。因爲我們於不知不覺中經過幾百年的訓練，遂把我們的思路完全與亞里斯多德式的名學法則契合爲一了。這乃是教育的結果——所謂教育是廣義的包括胎教與風俗等等。假使我們換了一套名學公式，訓練我們的思路，久而久之，則我們必可即用這副新名學法則來思索而毫不躊躇。所以我們不能因爲這種實體的假定便利於思維而遂認爲近乎眞際。——這只是思路上因習慣而成的惰性罷了。但現在有了新論理了。這一套新名學公式是把「狗吠」等於a＋b。須知a加b是a是一個獨立的東西而b亦是一個獨立的東西，二者相加就是這兩個東西發生了關係；如果狗吠等於a加b則於不啻是狗與吠發生關係而已。所以照舊式論理的解釋應如：狗→吠。而照新式論理，則圖表起來必定是：狗R吠。狗與吠既是平列的，便是表示沒有體用的不同。至於R乃是關係的符號，等於加號減號。這樣的新論理，重要點即在廢除形容背後的實體而僅講究形容與形的關係。所以狗吠，其實是用不着狗，只有吠亦就够了。因爲我們聽見吠聲而推想到狗——這個狗只是搖尾，吐舌，肥耳，短脛，四足等等的總名詞而已。把「吠」與「狗」生關係直無異於「吠」與「搖尾」「吐舌」等等生關係。所以只要有「吠」「搖尾」「吐舌」「四足」等等就够了，不必有「狗」。因爲這些在一定的結構之下關聯在一起自然是狗了。這便是這種新式的名學了。我們苟能用這種新論理把思路練熟了，必定亦覺得沒有甚麼不便。把所有的事物都平列起來，不分主從與體用。好像一個大網，有許多的絲把這些結子聯絡起來。我們不能說絲是謂語，而結是主辭；絲是虛的而結是實的；絲是形式而結是質體。既是沒有了實質與虛式的分別，則所有物理學上的固定東西，如力，如電子，如原子，如質量等，我們都可以用新論理的眼光看，而不當作是一種實在質體的存在，而只認爲是一種恆常關係的存在。這一點既弄明白了，我們方可討論下去。

恆常關係的測定雖不表示有一種實質在其背後，卻表示這種關係是一種構造。所謂構造亦稱結構，即是英文的 structure，其實亦就是配列（arrangment），我因爲要使意義更顯明起見，又改譯爲「架

構。」架構是甚麼呢？我現在用極淺的比喻來說：好像我們中國的字，往往有部分絕對相同而位置不同便成截然兩字的，如「杳」與「東，」如「枷」與「架」如「愁」與「楸」等舉不勝舉。杳與東都是由「日」與「木」合成的，枷與架都是由「加」與「木」合成的。但杳是日在木下，而東是日在木中；枷是加在木旁而架是加在木上。可見兩者意思的不同不在其質料而只在配列。更可見質料儘管相同，而只要配置不同便成了兩樣東西。科學上首發見這個架構原則的是化學。化學上有所謂「同質異物」如炭與黑鉛及金剛鑽，都是由炭素組成的，而只因其分子的配列不同，遂成截然不相類的三物。後來電學繼起，亦是注重這個概念。近來科學全部可算爲架構原理所占領完了。把原素的原子的不同認爲止是由於其中所有的電子的數目不同與其軌道的配列不同。有時其中的電子破壁而飛，不同的原子竟會相同了。不僅物質只是架構的變化而已，並且空時亦只是架構。自相對論出世，把絕對的空間與時間打破，於是空間與時間的概念根本上變了性質。原來空時好像是實在的，只是因爲其有絕對性；若把其絕對性去了，自不能當作一種實體來看待了。

物質與空間及時間只是架構，已說明了。並且須知並不是物質爲一個架構，空間爲一個架構，時間又爲一個架構，而乃是物質空間時間只是一個架構。於是我們的問題便變了：這個架構的客觀性究竟如何。照上文所言，我們所以能知物理世界，不過是知道物質的速率質量惰性以及密度等等而已，乃只是由於數理的推算，而推算的根據又不外是名學法則，所以我們不敢說我們所得的這個架構其客觀性是十分完全的。但雖如此，我們就淺近的例來說，如今有十人於此，對於同一的桌子自種種方面來看，自然是各人所見不同，不過我們卻可就各人不見的所見中而推定其必爲同一的桌子並非無數的桌子。所以我們對於由數理所推定的架構不能不認其有高度的客觀性——且較由感覺而得的爲高。因此我們可以斷言，關於外物，我們不能知其內性，但能知其關係；而此關係卻是一種比較固定的架構。若我們暫假定物質並無內性，而止是架構，則我們已可謂知道外物了。並且這個架構是具客觀性，至少對於認識的主觀是有些中立的。從這一點講，我則贊成實在論。近來學者對於物的內容多偏向於唯心論，對於物的架構（即關係）多偏向於實在論，想亦因此。

四

物是甚麼既已解釋完了，現在輪到討論「生」了。「生」即生命究竟是甚麼呢？須知生命沒有不是依託於生物的，所以「生命」與「生物」直是一個意思。我們要知道生物之所以爲生物，必先明白生物與非生物的比較，換言之即有機體與無機體的比較。據生物學者的通說，以爲生物之異於無生物大概可以說有三四點。第一是所謂組織，即生物體內有性質不同的部分互相合成一個機體。例如我們的人身有腦，

有肺，有胃，有心，有足，有手，有目各有各的構造，絕不相同；各有各的職司，絕不相同，而竟相合作，成爲一體。第二是所謂職司，如目司視，耳司聽，胃司消化，足司行動，質言之，卽有一個機官必有一個用處。第三是發育，如一個活的細胞自己可以長大並化爲兩個細胞。此外第四可以說是應付環境。因爲凡生物無一不是對於其環境在那里不斷地應付：或吸收環境的潛力以便支持自己；或抵抗環境的變化以維持自己。總之，是在那里連續不斷地努力。凡此幾項特徵不僅見於複雜的生物體，如貓，狗，人等，卽簡單的生物體，如細胞，亦都是如此。但須知這些特徵卻並不能十二分嚴格。例如無生物的結晶體卽是有組織的。膠質物更有複雜的組織，其吸收作用更類乎生命、是以近來膠質化學大爲學者所注意，甚至於謂生命卽由膠質中進化而出。其說雖在今天尙不能充分證明，而僅爲一種推想，然要其似有可能之迹，當亦不誣。總之，無論如何，必可見所謂生命並非物質以外的另一種東西，乃卽是物質（此物質僅爲架構並非實質）的結構複雜至某程度後所突現的一種新性質。

我這樣說豈不是好像偏於機械論麼？以爲用物理學化學可以解釋生命麼？近來生物學很發達，而大多數生物學者都主張生命是不能用物理化學來說明的。其所說自是十分有理。我亦十分相信。不過生命不能用物理化學來解釋是一件事，而主張生物是有「生機」生機是一種特別的東西則又是一件事；二者尙不可並爲一談。我是贊成生物現象不能用物理化學來說明，但卻不贊成主張有一個神祕的生機。因爲我們在生物學的方法論，實不見有假定生機的必要。換言之，就是假定了生機，而對於我們研究生活現象並無多大幫助。所以生機論只是一種玄學上的假想，在科學上沒有用處。用奧康剃刀的辦法，凡不必要的不必假設，則我們暫時不主張有所謂生機，原無不可。

至於說到物理化學不能解釋生命，其故在甚麼地方似亦甚明顯。須知物理化學只是我們對於物的一種測量（measurement）。我們對於物只能測量其若干方面（如質量與速率等），我們這樣測量以後自以爲已經知道物的性質了。殊不知我們這種測量法原是有限的。拿了這種測量法而施用別處自有些扞格不入。其所以鑿枘不入的緣故亦並沒有別的，只因爲物理學所用的測量法只有幾個範疇，卽所謂機械論的範疇；而以此用以測定生物卻不够用了，必須於這些範疇以外另添些新範疇。更詳細言之，如無生物大概可說是純素的（homogeneous）而生物是駁雜的（heterogeneous）；無生物沒有甚麼通體相關，沒有甚麼各部倚存，而生物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去其一部而全體卽死。凡此足見無生物之爲架構，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單純的架構，而生物、之爲架構乃是更綜合一層更雜復一層更交互一層更精密一層的一種架構；對於單純的架構而言，便可說是另外一種。我們於此可以結論曰：我們對於外物的測量法，卽物理學的機械論，只能對付單純的架構，一至複雜的架構便大感不够用，必須另添設若干新範疇、這些新範疇如「通體相關，」如「發展的可能性，」如「機體與作用交相倚靠，」

如「自己支持」等等以視無生物的範疇，如速率，密度，質量，惰性等逈乎不同。但無生物的範疇對於生物卻並非絕不適用，依然還是可用。不過說明生物時須以生物的範疇爲先，有時且須拿生物的範疇去左右無生物的範疇。所以說明生物時，生物的範疇居第一等重要，而無生物的範疇反居第二等地位。

「生」已經略略講完，請接着講「心」，至於生與心的關係亦當講一講。甚麼是心？其實極容易說卻又極難說。因爲我們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心的。我們當下在這里覺着就是所謂心。所以可以說「心」卽是「覺」。「覺」在英文是 awareness，此字與 consciousness 可算相同。而所謂覺亦就是「醒覺」的意思。如我們睡着了，可以說是「無心」的狀態（無心卽是「不覺」）迨至一醒，不但覺得天氣晴和，且自己覺得是臥在牀上，又覺得應該立刻起來。凡這些「覺」就是所謂心。若是一個無心的物，那便沒有甚麼覺着了。譬如一塊石從山上滾下來，他的動亦和人的走相似。但我們因爲用了種種比擬與推測，可以說石頭的滾似乎自己沒有覺着他自己在那里滾；而人的走則是自己覺着自己在那里走。這便是有心與無心的區別。「覺」若說得重些卽是「自覺」。覺與自覺只是程度稍稍差別罷了。有時朦朧地覺着；有時親切地覺着；有時反覆想來想去地覺着有時並覺着自己是在那里覺着。其實只是一個覺着而已，不過有深淺輕重之別。但普通人往往把「覺」卽認爲「我」。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亦是這個緣故。他以爲我覺故有我。這亦是由於犯了亞里斯多德的舊式名學的弊病。我們以爲「覺」不能去我，必定是「我」方能去覺。以覺是作用，不是實體，而我是實體。其實我們若突破了這個思想的錮習，我們便可以不必假定一個「我」在「覺」的背後，而卽只是覺而已。所以我們不必於討論「心」時而牽涉到「我」。須知「我」是一個神祕的實體，而心則是很平易的現象，無論如何決不能否認「心」的存在，換言之，卽無論何人決不能不承認世界上確有這種所謂「覺」的現象。如說沒有覺，則我拿一個花瓶給你看，你必定非但不覺得是甚麼東西，並且必是一無所覺。這樣則你完全是等於一塊頑石了。有心的物與有生的物所以異於無機物的分別必亦沒有了。所以「心」的現象極平易的極淺顯的。完全是事實，並非理論。凡想否認「心」的都是歡喜故作驚人之論的人。而殊不知他們的驚人之論就是因爲他們有心有覺有思想而纔會成功；若他們沒有心沒有覺沒有思想則此驚人之論亦必早就沒有了。所以近來的行動派心理學想把 “mind” 一字屏棄不用或有可說，乃並想把 “consciousness” 一字亦屏棄不用，未免太過分了。而其結果只有再立一個新字以爲代替。因爲現象如故，無法取消。遂至變爲名辭的爭論，無甚價值。

不過行動派卻不是這樣容易折服的，他們亦有其立脚點。他們想完全以刺激與反應來說明一切心的作用。說到後來，他們卻不敢主張一個殊特的刺激喚起一個殊特的反應，而只好主張有機體是全體去反

應的。果眞反應不能由部分去辦理，必須生物的有機全體來從事於此，則行動派不啻已示人以讓步了。因爲他們的工具雖是觀察，而仍離不了分析。若自知分析不够用，必須加以綜合，則顯然告訴我們說解釋心的現象僅靠生理學上的幾個範疇是不够用了。行動派若把心理降到生物，以爲生的現象非理化法則所能說明，這還可原諒。無如不然，他們是澈底的唯物論者：一方面務必把心的現象使其盡等於「生」的活動而後已，他方面卻又務必把生的活動完全由理化的法則以說明之。所以他們不是把心理學降服於生物學乃是使其降服於生理學——此從物理化學方面解釋生命現象的。因此我們以爲行動派自以爲其態度是科學的，其實卻由於誤會科學與唯物論爲一。我現在不必攻擊行動派，因爲卽照他們的主張則心的現象亦必是比生的現象物更進一層複雜，更進一層交互，更進一層綜合。凡說明生命的範疇苟盡用於心靈，必還嫌不够。於是我們不得不添上些新範疇。其中最顯明的莫如所謂「攝」。例如『我知此山比那山高，』『他覺我對你說話，』『你懂得孔子困於陳蔡。』須知此山與那山相比是一件事，我對你說話是一件事，孔子困於陳蔡是一件事。這樣事，其中含有兩項，如此山與那山，我與你，孔子與陳蔡。這些相對的兩項都是直接相關的，並不依賴第三者，而自成一件「事」。但這件事卻可完全收在我心裏。這便是所謂攝。孔子困於陳蔡是幾千年前的事，但亦可以攝在你心裏。須知這樣的「攝」完全是一種特別作用，和普通的生理作用絕對不同。這就是不能用生物的範疇來說明的所在，而必添加新範疇。——卽心理的範疇。

但讀者卻又不可誤會此種收攝是與生物作用無涉的。須知心靈的發現是在行動被阻止的時候。我們遇着刺激無不立施反應。如我看見食物必隨手取來吃，但我的手或被縛着，或我以昔日失敗而命我的手不要伸拿，在這個時候我方對於食物起一種考究的態度：考究他究竟是甚麼東西，究竟能吃不能吃。所以有人說心靈是一種被禁阻的反應，這話原亦有理。不過須知直接的反應被阻斷時發生這種間接的反應，其性質卻迥乎與反應不相同了。便變爲一種「靜觀」(contemplation)。這乃是心的特徵。所謂攝亦就是指此。新實在論者把這種認爲是一種關係。但我以爲卽使是一種關係而你與孔子陳蔡的關係必和孔子與陳蔡的關係絕對不同。可見縱使是關係，而亦必是絕對與一切關係異其性質的另一種關係。果爾，則無寧說不是關係。關係論不能說明心的性質於此亦可概見了。

所說的靜觀與收攝似乎好像都偏於「知」的方面，但普通心理學於知以外尙有「情」與「意」。雖則近來心理學都知道這種的三分法是不妥當。因爲知情意常混合在一起，不能分開。但從大勢上看，這種分類法還是有用。不過我的意思卻以爲心的特徵卽在知而不在情與意。因爲情與意在比較上是接近於生物的範疇。如所謂詹姆士與朗蓋說 (James-Lange Theory)，把恐懼與憤怒認爲先由血行變化而後始發的。且近來心理學家亦多主張情感只是一種「調子」(tone)

乃是附屬品。至於意志，則不外是一種奮努。所以說明情意卽用生物學的範疇與生理學的範疇似已可够用。而獨於「知」則不然。有人主張運思卽是不出聲地說話。假如有一個人在那里想『馬上治之』；另一個人在那里想『馬上制止。』這兩個人的隱伏的筋肉動作必可是相同的，因其默讀的聲音是相同。但意義完全不同，一個是想『騎在馬上治天下』；而那個是想『立刻使其停止。』曾記得年幼的時候讀詩經，幾乎沒有一句不以白話字音相通來作一種別解。恐怕中國讀書人在幼年幹這個事的必是十之八九。可見以身體內的隱伏動作說明理解與意義是不够的。所以我主張最足以表示「心」的特徵的便是知。知的力量亦甚偉大不僅僅是一種燭照而已。法國哲學有一派主張有甚麼所謂「觀念力」（idea-force）。近來精神分析派對於所謂「遐思」(phantasie）或「妄想」（day-dream）頗有研究，知其確有力量以左右現實的人生。卽柯焉（Coué）的自己暗示的療法亦卽利用所謂觀念力。英人伐西特（D. Fawcett）更以「想像」建立其哲學。總之，這些主張不外以知而吸收情意，換言之，卽以知的活動來率導全心的活動。我的意思則以為我們應得從進化與發展上講；而從進化的歷程與發展的高下來看，必可說知是在全心的歷程中比較最後進化的，換言之，卽可說知是心的進化中較高的一級。因此對於情意比較上容易用生物學的範疇來說明，而於知則需要於另添新範疇更為急迫了。

五

已將「物」「生」「心」等都講完了，還得有一個總括。我們知道「物」只是一個架構；我們說明這個架構乃有所謂物理的範疇。我們用物理的範疇以說明生物，覺得有些不够，於是不能不另添新範疇。由這個新範疇，我們乃推定生命雖亦是一種架構，卻必是另外一種。質言之，卽這種架構的締結必有些不同，乃完全成為一個新種類。但亦可以說由原有架構而複雜至某程度其締結的樣式便不同了。這便是所謂生命。至於心亦是這樣的。因為我們不能以生物的範疇說明心靈的現象，於是我們又不能不推定心靈是由「生命」的架構進而有特別的締結以成。從架構締結的樣式而言，便又是另一新種了。

可見所謂物並不是一個實質，生亦不是一個實質，心更不是一個實質。我們至此須把「實質」這個觀念完全拋棄，完全打破。須知所謂物，所謂心，只是一個概念，換言之，卽只是名辭。正恰如「美」「大」在實際上決沒有這個東西。所有的只是這個美人，那個美花而已，這個大碗，那個大樹而已。我們不能把心物等當作一個普遍的實質，亦正猶不能把「美」「大」當作獨立的本體一樣。總之，所謂「物」其為概念乃是物理的範疇的總稱；以物理的範疇再加上生物的範疇則又成一概念，曰「生」；以物理的範疇與生物的範疇再加上心理的範疇又成另一概念，曰「心」。所以物心生乃都只是概念而已。

說至此，我們的宇宙觀漸漸可以成立了。就是我們的這個宇宙乃是無數架構互相套合互相交織而成的一個總架構；其中無數的架構間

又時常由綿結的樣式不同而突然創生出新種類來；這個新種類架構的創出，我們名之曰進化。但這句話須加以解釋，庶免誤會。所謂總架構只指許多架構的互相重疊的總合而言，至於是否形成一個固定的總體，現在尚不敢速斷。此外，上句話中有「時常」二字亦容易引起誤會。或許誤會爲時間是宇宙的屬性。其實不然。我們對於時間當分別觀察。普通的時間只是空間的第四量向。近來哲學家，如孟泰茍（W. P. Montague），就主張把時間完全的併於空間。我覺得若空間不是絕對的，而是一個架構，則時間便爲這個架構中的一個柱子。但如此辦法卻不足以盡之。我們必須於這個第四量向以外再設定有一個所謂「眞時」（這是用柏格森的話。）這個眞時是不入物理測量的格內的。懷特海名此眞時爲「自然之流」。柏格森說我們惟於自己覺得自心在那里綿延的時候方爲對於此眞時有所窺知。而我的意思則以爲這種內省尚不足以眞知眞時，惟於進化的歷程上看見新範疇發生始爲窺見眞時。所以我們一方面把時間歸併入空間，而總成一個架構，而他方面又因宇宙的進化不能不承認另有眞時。

以上述的宇宙觀與佛教的宇宙觀來比較卻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並且藉佛教的說明更可以使上述的道理來得明顯些。以架構言，正是佛教所謂「因緣」或即曰「緣」（梵語是 paccaya）。佛教以爲一切只是因緣，並無實質。所謂因緣即是關係，英文是 relatedness。並且佛教於因緣和合而成的又名之曰「集」（梵語是 samudaya）此字卻與懷特海所用的 event 亦甚相當。原來此字普通譯爲（事）亦是不錯。因爲一件「事」就是因緣和合而成的一個「結子」。佛教的宇宙觀以爲世界只是無數的因緣互相倚靠而存在，層層聯合，好像一個大網。所謂「帝網重重」與「事事無礙」便是指此。這種宇宙觀和我上文所述的可謂完全相同。因爲只是因緣所以無實質，因爲只是架構所以無實體。就無實質而言，佛教謂之曰「空」（梵語是 suññatā）。須知空並不是指「沒有」而言，乃是說不是實體，沒有本性，不能自足。所謂「畢竟空」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佛教說因緣所生，一切皆空。這是佛教的空論，亦名曰空宗。我上述的宇宙觀於這一點卻亦相同。以爲這世界並無實質，只是一套函數而已。可以說是函數的（functional）宇宙觀。佛教雖是對於本質而說空，而對於法相卻又言「有」。這亦和我主張架構有客觀性是同一用意。所謂「法性自爾」（梵語是 dhammaniyamatā）就是一切雖皆是由因緣而成，並無自性，但此因緣的方式卻常自不變。總之，上述的那種宇宙觀與佛教的宇宙觀，其要點可謂大致完全相同。不意科學所得的與哲學所得的竟與二千五百年前佛陀所主張的相暗合，使人眞不能不佩服佛教思想的精深偉大了。

不過根據這樣的宇宙觀而用於人生觀則我們所見便與佛教截然不同了。其不同的關鍵所在還是由於在宇宙觀上雙方有一個要點未曾相合。這一個要點就是「進化」的觀念。我們主張這個世界雖是自性本空的一簇架構，但這個架構卻自身在那里進化，常有新種類突創

出來。這種進化的發見在思想上可謂是啓了一個新紀元。偶在坊間看見美國人某著的一本通俗小冊子，題目是由神祕到理智（From Myth to Reason），其中大概是分人類的思想爲三期：一曰神祕期，二曰機械期，三曰進化期。他以爲人類對於宇宙以及人生的觀察，在第一期，總是以迷信的神祕力來說明之；見於原人思想，以此爲最，但今日猶有遺留。在第二期，則由物理學上機械製造的成功，於是遂把世界及人生全用機械來說明，可以說是第一期的一個反動。到了第三期，方覺悟以前的解釋完全不妥，宇宙與人生既不是神祕的又不是機械的，所以非另闢第三種解釋不可。雖則第二期的思想在今天猶未大衰，然我敢說以後思想界必以進化論代機械論當無疑義。今後的思想界謂爲進化論時代，可算不誣。所以我們必須十二分重視這個「進化」的概念。

但我們說進化往往流於空汎，現在必須使「進化」這個概念有確定的涵義。我在上文已經說過，因緣發生新種類便是進化。惟此尚有些不夠。因爲突創新種類只可說是「變化」（becoming）而不足謂爲「進化」。我們要明白進化，必先求「進化」所以異於「變化」的緣故安在。我們從「物」的結構而進化到「生」的結構，從「生」的結構而進化到「心」的結構來看，其間顯然有些特點。就是物的互相倚靠不及生的互相倚靠來得緊；物的互相交感不及生的互相交感來得切；物的通力合作不及生的通力合作來得大；至於「生」之與「心」亦是如此。換言之，即由物到生，由生到心這顯然的三級，其所以爲增進的緣故即在通體合作的性質增加一級，其綜合統御的範圍增大一層，其活絡自主的程度增進一步。這個就是進化。所以進化就是指架構的由簡單疎散而變到通體圓活而言。雖同是架構而種類便不同了。因爲通體相倚，所以統御的力量便增高了。就「統御」而言，自必須把全體摶而爲一。斯墨次（Smuts）有見於此，遂主張「囫圇主義」（Holism）以爲遍自然界無不是趨向於全體而運動。他立此囫圇原理以說明宇宙及萬物。至於物與生，生與心的等差亦就在囫圇的程度高下。他把囫圇原則與進化原則相輔而說明。我的意思亦和他大致相同。原來摶爲一體則自可統御自如。所以我們於此又可借自由論者的話來講。就是說進化即是「自由」的逐漸增高。何以能自由增高呢？必是統御力漸廣，主宰力漸大。由物而生，由生而心，便是這樣的一個歷程。其通體相倚，其主宰統御，其攝收安排，無不是逐層而增。此即是進化的特點。唯此方爲眞進化。其異於平行的變化亦即在此。總之，我們說宇宙的歷程是級級進化，實不啻說囫圇的程度逐漸增高，自由的分量逐漸增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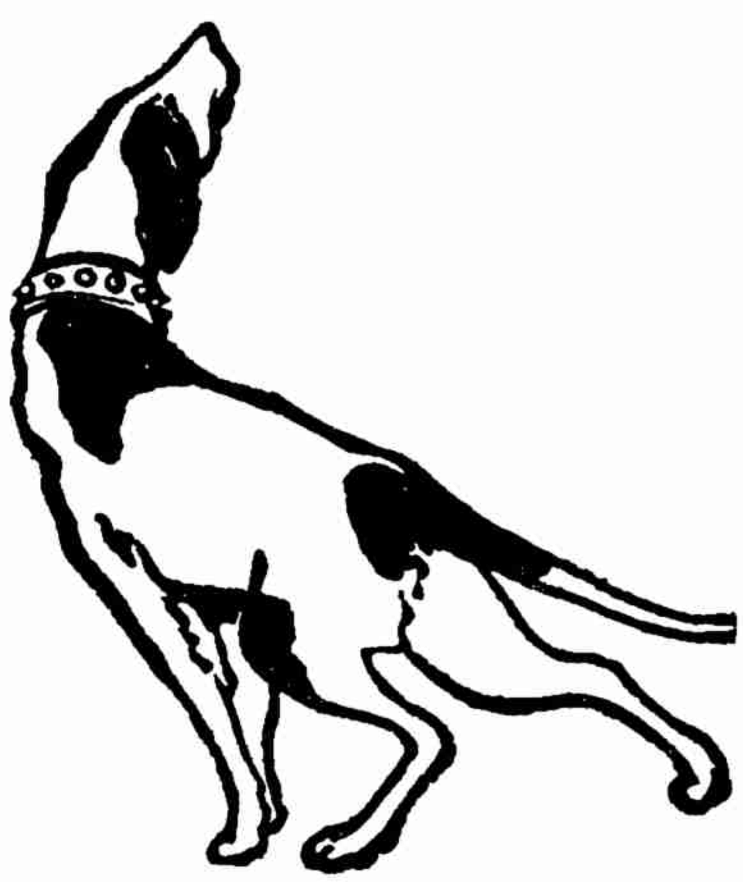
專就自由而論，可見自由與進化是並行的，換言之，即成正比例的。所以以前自由論與定命論的論戰直不成問題。因爲決沒有絕對的自由，亦不是永久的定命。而只是進化一些，則自由一些。自由只見之於自然歷程中而並不是超自然的。所以只能順着這個自然的進程以逐漸得自由，決不能頓時得絕對的自由。從這一點來看，自由論與定命論的爭執可以不致發生。至於詳論自由，似已越出宇宙觀的範圍了，故不復贅。

自由的分量所以增加，卽在通體更緊些，統御更周些，安排更宜些，機括更活些，則從這一方面來說，可說是在進化程途上每有「高的」必是吸收「低的」而左右之。否則只是平行的變化，便無所謂高低之分。所以高的而能別於低的，卽在於高的確是左右低的，而低的確是爲高的所吸收。從這一點來講，這便是進化論的特長。斯賓塞一流的進化論未曾看見及此，所以他只是唯物論的變相，不足稱爲進化論。倒是希臘的亞里斯多德見到這一點。把這一點特別重言之，則進化論卽是唯心論，卽是理想主義，卽是浪漫主義。我在新創化論一文中曾有說明，今且不贅。

從高的操縱低的而言，亦是逐級加甚。所以我們可以說到了有了理知，在現在可算是最高了。因爲他的統攝的量比較最大，安排與分配的力亦是比較最強。若從進化的所向而言，似又可說理知雖非進化的止境，然卻向此而趨。所以理知一層在現在可認爲最高。因爲他能左右人生與改造環境，且擴充自由。在這一級中，自由的分量有增，統御的力量有增，囫圇的程度有增。因此，我們可以說進化的進行，在今日，不能不暫認爲是以理知爲最高層。

由上述所言而觀，我們於人生問題應取何種態度，已可略推得十之一二了。就是我們根據這種理想主義的進化的宇宙觀，可以決定於人生觀亦必採取進化原理。現在請就把人生觀來開場罷。

（未完）





名字號

沙孟海

吾國風俗之特點，名以外又有所謂字者，在禮所以尊名。故稱人以字，自稱以名，賓主分用，有自來矣。然如謝安字安石，謝萬字萬石，歐陽通字通師，李白字太白，即就其名增一文以爲字，孔安國字安國，殷仲文字仲文，爨寶子字寶子，郭子儀字子儀，即以其名之原文爲字，此蓋厭其煩瑣，略求便捷，由簡而繁，繁極復歸於簡，若循環然，世間事物固多若此。遠者勿論，即就姓氏郡望與名字有密切之關係者言之：

今人稱姓張者則曰『姓張氏』，姓王者則曰『姓王氏』，不但口語如此，即史籍所記亦然，豈知古時姓氏二者乃有截然之限界乎？鄭樵通志氏族略序云：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爲姬旦，文王爲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按顧炎武日知錄亦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爲一』不知穀梁傳隱九年已有『南氏姓也』之語，則戰國時已混用之。）

三代之後，雖不復有姓氏之別，然一姓之中，猶有郡望之殊。廣韻張字注云：

姓，出清河南陽吳郡安定燉煌武威范陽犍爲沛國梁國中山汲郡河內高平十四望。

又王字注云：

姓，出太原瑯琊……共二十一望。

今時雖猶有郡望可言，然皆牽强附會，無從徵實。甚且以清河代表張氏諸望，以瑯琊代表王氏諸望，其漫不加別，猶之姓之與氏也。夫姓氏郡望，日久則淆，名字二者，他日或將歸於一致，未可知也。（時人已多如是）不憚煩瑣，一爲研究，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

一

古禮，子生三月而父母名之。名者，明也，所以分別誰某也。命名或以一文，或以二文或以三文。一文，二文，通例也。三文少見，楚令尹子文名穀於菟，卽其例。一文之名，通常謂之單名，二文謂之雙名。雙名之稱晚出，古謂之二名。曲禮檀弓皆有『二名不偏諱』之語，二名卽以二文爲名也。至於古所謂雙名，則以同一文重疊之以爲名，如羅愛愛關盼盼是也。往閱匧史，見其中多引雙名錄雙名續錄語，兩書不易得，不知作者爲誰。雙名而有專書，一書不已，且爲之續，亦可謂好事矣。

命名無定法，惟曲禮有云：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左傳桓六年申繻答桓公之問名云：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名。

兩說詳畧有殊，其旨則一。然所謂『大物不可以名，』蓋申繻之私見如此耳，當時豈嘗實行此制？申繻自舉司徒司空及具敖二山外，此例正多：周襄王名鄭，衛宣公名晉，則以國矣。（若據杜預註『不以本國爲名，』然則晉悼公名周，乃更以王朝爲名矣。）唐叔名虞，蔡桓侯名封人，則以官矣。鄭有世子華，（華山）晉有士弱，（弱水）則以山川矣。衛太子疾，宋太子痤，（癰也）邾文公蘧蒢，（醜疾也）晉成公黑臀，楚公子黑肱，則以隱疾矣。宋有南宮牛，鄭有堵狗，則以畜牲矣。虢公名鼓，紀子名帛，則以器幣矣。故知曲禮左傳所云，皆假設，非實事也。

名無定法，卻有慣例：上古多取聲，不取義。故古書所載人名不一律，如羊舌我或作楊食我，提彌明或作祁彌明，孟軻字子輿，或作子與子車子居，歧異如此，皆其例也。古人又往往以嬰兒學語之聲爲名：如夷吾翰胡奚齊食其（讀如異基）等等皆是。或不必取嬰兒學語聲，凡二名者，多用雙聲疊韻，尤足爲古人命名所重在聲之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有一條云：

古人名多取雙聲疊韻：如左傳宋公子與夷，邸黎來，袁濤塗，續鞠居，提彌明，士彌牟，（又有王孫彌牟，公孫彌牟）澹臺滅明，王孫由于，壽於姚，茀翰胡，（又有曹翰胡）孟子膠鬲，離婁，皆雙聲也。書皋陶，左傳尨降，臺駘，西鉏吾，公子圍龜，（又有鬬韋龜）公子奚斯，晉奚齊，先且居，鄭伯髡頑，鬬穀於菟，狄虒彌，樂祁黎，蒯聵，陳須無，滕子虞母，伶州鳩，叔孫州仇，皆疊韻也。秦始皇子，扶蘇疊韻，胡亥雙聲。

周秦以前人名，取於義者，信手拈來，初無所擇，故賤物凶字，往往用之。陳傅良章子林子名說，言之蓋備。節錄如左：

古人之名，唯其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系而無別。下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顚曰夭，非美詞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晉有殿戾，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詞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

發派，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而漢晉，士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

以禎祥字命名，始於漢代。此風一開，而延年安國等名遂夥。略爲分析之如次：（彙採班書漢印中人名）

（甲）就人而言

積極的……延年 延壽 萬年 千秋 彭祖
益壽 長樂 如意 得意

消極的……去病 去疾 遠疾 去傷 病已
疾已 毋傷 毋害 不害

（乙）就國而言

積極的……安國 定國 充國 平國 廣國
廣漢 安世 展世 利世 辟疆

消極的……破胡 破奴 不侵 不圍 辟兵
弄弓 罷軍

漢患匈奴，長侵短襲，無世無之。朝野上下，含恨積怨，每飯不忘，至名其子弟，以爲詛祝，二字中蓋有無限之隱痛焉。此亦當時社會之象徵也。

漢書王莽傳謂「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則知王莽曾有二名之禁。自是而後，命名多以單文，直至三國，此風未革。今檢後漢書三國志，求二名之人，百不得一；而所得二名之人，又多畸人隱者，理亂不知之倫。莽氏雖早敗，而區區禁條，無形中影響及於二三百年之久，亦云奇矣！

試檢范陳書目錄，可得下列之統計：

後漢書帝紀列傳共五百二十八人，內二名者五人：蘇不韋，廣宗王萬歲（章帝八王之一）謝夷吾（方術），樊志張（方術），王和平（方術），

又有劉盆子，任文公，費長房，蓟子訓，計子勳，解奴辜，皆明明是字，或是小字，故不計數在內。

魏書帝紀列傳共二百四十一人，內二名者一人：朱建平（方伎）。

武帝周姬所生六男名曰子上，子乘，子勤，子京，子整，子棘，似是二名。然武帝諸子，其名或失傳，或有名而闕字，此六人皆冠以「子」字，適與子桓（丕）子文（彰）子建（植）子修（昂）子安（峻）爲類，故知必爲字，決非二名。

蜀書帝紀列傳共七十九人，無一人二名者。

吳書帝紀列傳共一百十九人，無一人二名者。

命名有特殊之風習，自昔已然。殷世之名，多以天干，前人已嘗言之。帝王而外，下逮臣民，亦皆如是。試檢諸家著錄鐘鼎款識，凡商器中人名，無不有天干之一文。（容有未必是商器者，然考古家往往歸納於此。）白虎通曾於此加以解說，雖不盡當，亦足以備參考也。節錄之：

殷以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

後代除漢人喜用「延年」「安國」等語外，亦有思長官之遺愛，成一

方之風俗，如召南之歌甘棠者，亦足述也。東觀漢記云：

廉范爲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爲名者千數。

孟宗別傳云：

宗爲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之生子者多以孟爲名。

『兄弟二名，而同其一文，或單名而同其偏旁，謂之排行，始於劉表二子琦琮。』舊有此說，不記見自何書。然胡廣弟康，隸法皆从广，（見蔡中郎集）則在劉表之前也。排行後世益盛行，有兄弟二名，旣同其一文，又同其他一文之偏旁，今時甚多。明代宗室，其尤拘泥不稍假借者也。明史諸王世表有云：

洪武中，太祖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複，乃於東宮親王世系各擬十字，字爲一世。子孫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雙名，（按卽古之二名）以上一字爲據，其下則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爲序。

今檢表中所列之名，固皆嚴守此制。然數世之後，子姓繁滋，同偏旁之字，不够於用，故幷冷僻怪特之字不堪爲名者，而亦用之。如火行之用㷡，㸂，烟，土行之用墭，𡍩，𡑞，埘，金行之用鋑，鏞，鏈，鉋，水行之用浼，泥，瀵，瀸，木行之用梭，杖，棉，榫，後之覽者，當爲之啞然失笑也。

偏旁取五行相生，此格不始於明。十駕齋養新錄論之甚詳，其言云：

今人好以五行偏旁命名，遞及子孫，取相生之義，蓋盛於宋時。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焞，洙子構；秦檜兄梓，弟棣，檜子熺，孫塤，堪，曾孫鉅，元孫，浚，澤；朱松子熹，孫埜，埜在，曾孫鉅，鈞，鑑，鐸，鈴，元孫淵，洽，潛，濟，濬，澄；李燾子垕，塈，塾，岱，壁，塱，孫鍠，錫，鑑，銶，錟，鋂，鑣，銓；陳源子櫟，孫照，勳，曾孫埜，垳，基，元孫鑿是也。予讀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畢坰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炕，弟名增，子四人，鎬，鈈，鋱，銳，則唐人已有之。

偏旁有特例者：如謝莊五子颺，朏，顥，㴨，瀹，以風，月，景，山，水五文作偏旁。（見宋書）如竇氏兄弟常，牟，羣，庠，鞏，則取字之全形相似。如宋友五子鑫，森，淼，焱，垚，則以五行三文相疊爲名。（見正字通鑼字注）附著之。

二

字，孳也。昔者倉頡作書，依類象形，而謂之文，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名之有字，亦斯義矣。（章氏國故論衡有云：『人生幼而有名，冠而爲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號，名不可二，孳乳最多謂之字。』然則文字與名字，固爲一例。）曲禮云：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

鄭氏箋云：

成人矣，敬其名。

又檀弓云：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孔氏正義云：

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

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

又士冠禮云：

字辭曰『……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觀此，則二十加字，字曰「伯某甫」「仲某甫」，五十而後，但呼行次，曰「張伯」「趙仲」，猶唐人相稱「張大」「趙二」也。今所傳管夷吾字仲，劉邦字季，殆皆五十以後之稱。五十之前，依禮當更有字。今舉更顯明之一例以爲證：古書稱展獲或云展禽，或云柳下季，或云季子。柳下爲封邑，不具論。獲與禽其義相連，則獲名而禽字也。柳下季季子云者，五十以後之稱也。

孔穎達謂『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余則謂殷以前未必人人有字，故論字斷自周代始。夫名無定法，而字則有常義。統觀周人命字，必以一文爲主，繫屬於名，或與名同義，或與名之義適相反。故白虎通云：

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

許愼撰說文解字，亦往往引古人名字以釋字義。例如牛部牼字下云：

春秋傳曰『宋司馬牼，字牛。』

乙部孔字下云：

……故古人名嘉，字子孔。

王引之經義述聞第二十二二十三兩卷皆爲春秋名字解詁，論名字繫屬之義尤詳，俞樾幷有續著，可參看也。

以一文爲主而輔以美稱之文，伯仲叔季，唯其所當，蓋周人於無意中制字之定義，此後二三千年，遂因而不改，雖有增益，未易原義，此亦吾國人向以則古稱先相尙故耳。

周人命字，其所用美稱之文，伯仲叔季孟之外，不出子父（卽甫字）二文。（顏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廣韻父字注曰：『男子之美稱。』）或一人之字，時用伯仲，時用子父。如孔丘字仲尼，亦曰尼父，仲由字子路，亦曰季路，此類甚多。蓋字爲他人稱己之詞，伯仲子父出於人口，未能一律。故羣經書名字無定稱，至史記猶然。此如今人呼某老某翁，與後世表字之美稱有定文者異矣。洪邁容齋隨筆有一則，可資參考：

古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之外，如仲孺仲卿……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馴。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眭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周人以伯仲等七文爲美稱，而此七文又有上用下用之殊。伯，仲，叔，季，孟，子，上用者也。蘧瑗字伯玉，孔丘字仲尼，梁鱣字叔魚，顏繇字季路，百里視字孟明，趙衰字子餘，其例也。父，下用者也。公子翬字羽父，其例也。

自漢而後，美稱之文，有增無減。至其義法，則一遵周制，未嘗變易。惟各有定文，不如周人之任人呼來伯仲子父，互見疊出耳。至五十改稱之制，則尤消歇久矣。茲將漢人所用之美稱爲前代所無者，列舉如左：

上用者：

長　巨　元　幼　稚　少　弱　小　細　弟　君　公　翁

次　王　孺　孫　曼

下用者：

伯　仲　叔　季　孟　子　長　君　公　翁　孺　卿　倩

賓　孫　兄　侯　夫

周人伯仲無下用者，晏平仲之平乃諡，非字也。猶管仲之稱管敬仲，東門遂之稱東門襄仲也。

左傳或稱柳下惠爲季子，孟子有陳仲子，史記蘇秦字季子，兩文皆爲美稱，此殆所謂「五十以伯仲」非正式之字也。然漢世卻多以此例命字，蔚爲一代風氣，不更如周人之別撰一文以與名之義之相繫屬矣。桂馥續三十五舉詳論之云：

漢宣帝時，有複中翁，顏師古曰，「姓復，字中翁，」王賀字翁孺，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梁丘賀費直並字長翁，疏廣字仲翁，貢禹韋元成並字少翁，甄豐字長伯，陰識字次伯，眭弘字孟，隗囂字季孟，高帝張釋之並字季，許商字伯．長，張摯夏侯勝韓延壽並字長公，蓋寬饒黃霸並字次公，師丹字仲公，杜延年陳萬年並字幼公，汲黯韓安國韋賢並字長孺，孔霸字次孺，灌夫字仲孺，枚臯字少孺，云敞字幼孺，任光字伯卿，司馬相如薛廣德夏侯建施讐孟喜並字長卿，嚴延年字次卿，衞青王章朱邑並字仲卿，橋仁字季卿，李陵任安金倫丙吉周堪郭丹並字少卿，炔欽字幼卿，蘇武字子卿，景丹字孫卿，尹更始字翁君，路溫舒字長君，蕭育冷豐戴聖並字次君，賈讓字季君，翼奉蔡千秋鄭寬中並字少君，周慶張長安並字幼君，王禁字稚君，張禹字長子，王良字仲子，胡常承宮逢安白光並字少子，疏受嚴彭祖劉平並字公子，嚴延年陳元並字長孫，郭弓字仲孫，竇固何熙淳于恭並字孟孫，馮逡竇嬰並字王孫，顏安樂馮異並字公孫，祭遵字弟孫，楊榮丁姓並字子孫。

文學至後漢六朝而漸臻麗，命字格式，亦復隨之而繁。此蓋風會所趨，有不可遏止者。概而論之，可得新興者四類：

（甲）以德目或形容詞代美稱。——前漢有以曼字作美稱者，此其所昉也。

道　郗鑒字道徽　劉寶字道眞

孝　徐陵字孝穆　法正字孝直

正　禰衡字正平　崔豹字正熊

文　孔融字文舉　張遼字文遠

茂　王導字茂弘　桓彝字茂倫

休　應璩字休璉　王祥字休徵

德　司馬徽字德操　楊廣字德度

敬　王恬字敬豫　桓玄字敬道

令　荀羨字令則　干寶字令升

彥　劉勰字彥和　胡毋輔之字彥國

景　劉表字景升　曹全字景完

（乙）二文皆繫屬於名，不用美稱。——洪容齋所謂「兩言相連

取義』也。

鮑照字明遠　殷浩字淵源

酈道元字善長（易云『元，善之長也。』）

（丙）用助詞者。——漢人有金置字可置（見十鐘山房印舉）則其先河也。

太　左思字太沖　無　謝弈字無弈

孔　諸葛亮字孔明　之　卞壼字望之

若　荀彧字文若

（丁）沿用前代所用之美稱，猶不足，又新添數字。

士　陸機字士衡　僧　王珉字僧彌

民　裴頠字逸民　祖　楊修字德祖

宗　范曄字蔚宗

唐人命字，一守舊例，更無創格。至宋又有用老叟翁等文者，蓋當時多以此相呼，因以入字，雖少年亦老之叟之翁之矣。此猶漢人好以「延年」「彭祖」等語為名，隱寓頌禱之意於中也。（漢世亦有以翁為字者，然與宋人用意不同。）

老　孫覺字莘老　叟　王觀字達叟

　　俞紫芝字秀老　　張舜民字芸叟

翁　葉寅字直翁

　　鄭思肖字憶翁

近世命字，所習用之文，續有新興者凡二類：其一猶本舊義，其一則由別號轉移而來，全非字之本訓矣。分述於後：

（甲）以爾汝代美稱——所謂猶本舊義者也。

爾　蘇宣字爾宣　汝　倪元璐字玉汝

予　巴慰祖字予藉

（乙）以齋堂山園等文入字——所謂由別號轉移而來者也。朱熹字元晦，署其書堂曰晦庵，（堂在建陽之雲谷）晦庵，非字也。後人誤以為字，從而放為之，此風由是寖盛。

章學誠字實齋　焦循字理堂

淩曙字曉樓　紀昀字曉嵐

謝啓昆字蘊山　陳念祖字修園

此類至多，不勝枚舉。（參看下第三章）

綜上所說，則字之分派，可如左表。各類大氏為今日所沿用。惟單文之字，及宋人之用老叟等文者，則已絕響。至如傅山一字公之它，張庚一字公之于，張鳴珂一字公之束，以三文為字，則慕效晉之張天錫字公純嘏，文人好奇，偶然為之耳。

單文者 ┬ 美稱……………（漢以前）
　　　 └ 取義……………（漢以前）

字
- 二文者
  - 用美稱
    - 屬於人之稱
      - 一文美稱
        - 用伯仲子父等字……（周）
        - 用長幼卿孺等字……（前漢）
        - 用老叟等字……（宋）
      - 二文美稱……（前漢）
    - 不屬於人之稱
      - 德目……（後漢六朝）
      - 形容詞……（後漢六朝）
  - 不用美稱
    - 二文皆取義……（後漢六朝）
    - 用助詞……（後漢六朝）
    - 用爾汝字……（近代）
    - 用齋堂等字……（近代）
- 三文者……（偶見）

（註）單文之字，漢以前有之，六朝而下，遂不復見。然新唐書謂『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其實喬與籀皆爲名，而玄齡師古乃字也。唐人自有『以字行』之例，封德彝高士廉皆此類。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於顏勤禮碑下述之甚詳，顧徒然稱引，而不能道其故，宜乎傅山有『此老眞不讀書』之誚也。

小字亦曰小名，即乳名也。自漢以來皆有之，惟或傳或不傳耳。此類大抵幼時取便叫呼，初無意義，長來即棄不用。然史籍猶多著之，而古今說部，所載尤夥。其用一文者，如光武帝小字呼，謝玄小字遏是也。其用一文而冠以「阿」（入聲讀）字者，如魏武帝小字阿瞞，蜀漢後主小字阿斗，劉孝綽小字阿士，隋煬帝小字阿麼是也。其用一文而輔以子兒等字者，如司馬相如小字犬子，謝朗小字胡兒，江斅小字盧奴是也。其用二文者，如陶侃小字溪狗，（見仙傳拾遺——凡冷僻者，附注出處，下同。）范曄小字磚頭，（見仙傳拾遺）魏武帝又有小字曰吉利，王恬小字螭虎是也。亦有用三文者，如李君羨小字五娘子是也。此如今人呼阿狗阿貓，非賤視之，正以表其愛意耳。小字又喜取於女子，五娘子之外，如謝琰小字末婢，馬仙琕小字仙婢，魯爽小字女生，方亭咸小字姐哥（見古夫於亭雜錄）皆是取於女者，亦愛意也。

三

字以尊名，故公羊傳曰，『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謂呼名不遜，宜稱其字，稱字之不足，則更稱之曰子。古人別無所謂號，故不得不稱子。然按周禮春官『大祝掌辨六號』句下注云：

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

左傳昭二年云：

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注，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

史記齊太公世家云：

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又秦本紀『帝令處父不與殷亂』句下司馬貞索隱云：

處父，蜚廉別號。

又越王句踐世家附范蠡事云：

止于陶，……自謂陶朱公。……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觀此，則似上古尚有號矣，然實不多見。又其所謂號者，亦不過隨口設詞，初無定則，故不能與後世之號並談。至如晉之抱朴子，（葛洪）五柳先生（陶潛）等，雖時有所見，然亦尚少。唐宋以還，此風寖盛，幾於無人無號矣。

號之大別有二：曰人號，曰自號。列表如左：

號
- 自號……玉谿生（李商隱）龍眠山人（李公麟）
- 人號
  - 以地
    - 所生所居之地
      - 郡邑……韓昌黎（愈）柳河東（宗元）
      - 山川……王輞川（維）李昌谷（賀）
    - 所官之地……駱臨海（賓王）岑嘉州（參）
    - 講學之地……朱考亭（熹）王陽明（守仁）
  - 以書齋園圃
    - 二文者，全稱之……洪容齋（邁）虞道園（集）
    - 三文以上，歇尾以稱之……米海嶽（芾）趙松雪（孟頫）
  - 以集名……樓攻媿（鑰）陸劍南（游）
  - 其他……李謫仙（白）張顛（旭）楊風子（凝式）

(註)米芾自署書室曰海嶽庵，人稱米海嶽，歇「庵」字。趙孟頫自署書室曰松雪齋，人稱趙松雪，歇「齋」字。此外如朱熹之書室曰晦庵，僅二字，人稱朱晦庵；又曰紫陽書屋，乃有四字，人稱朱紫陽，歇「書屋」二字。

自號後或變爲人號，則亦有「三字以上歇尾以稱」之例。如陸游自號放翁，僅二字，人稱陸放翁；李公麟自號龍眠山人，黃庭堅自號山谷道人，皆三字以上矣，人稱之曰李龍眠，黃山谷，歇「山人」「道人」字。

號之義至廣也，上表所列，乃其正例。餘若古代諡號，封號，及釋道之賜號，莫非號也。又若郅都「蒼鷹」寧成「乳虎」之惡詛，皇甫謐劉孝標「書淫」之妙諡，皆號之一種，似在例外，故不具論。

人號多以尊其名字。至於自號，其始自隱姓名，不求人知，託爲迷離惝怳之詞，如鶡冠鬼谷之類皆是。厥後效之者衆，文人墨客，雖不隱遯，亦復爲之，標蘗片義，用寄懷抱，以爲是雅人深致也。

自號所習用之字至夥，約舉如下：

翁　生　子　先生　山人　道人　均見前

叟　朱昂號退叟

老　馮道號長樂老

傭　顧炎武號蔣山傭

客　賀知章號四明狂客　王澍號二泉寓客

居士　李白號靑蓮居士

老人　米友仁號懶拙老人

遺老　蘇轍號潁濱遺老

老民　姜夔號白石老民

外史　米芾號海嶽外史

散人　陸龜蒙號江湖散人

隱逸　史浩號鄮峯眞隱　華陽眞逸(撰瘞鶴銘者)

漁樵　胡仔號苕溪漁隱　韓偓號玉山樵人

布衣　杜甫號杜陵布衣

草衣　惲格號南田草衣

桑者　張庚號白苧村桑者

以一人而兼數號，又作奇離可驚之語，號之義侈矣！夫名之外既有字，字之外又有號，號之外又有別號，別號之外，又更爲無數之別號焉，疊牀架屋，而不知厭，不但使當時人士，斵以識別，復令吾人耗盡心力，苦認強記，亦云酷矣！章學誠痛詆之，宜也。文史通義繁稱篇有二則云：

峯，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聞，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自註，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衆也；(自注，亦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自注，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鬻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判斷主義的文學批評論

華林一

介紹西洋文學批評學說之文，予在本誌已發表二篇：一曰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一曰印象主義的文學批評論。表現主義之興，爲近年之事，印象主義雖有較古之歷史，盛行亦在十九世紀；文學批評史上發生最古維持權威最久者，當推判斷主義的文學批評論。此派學說，創於亞里士多德，至今猶不乏人擁護，白璧德（Irving Babbitt）卽其一也。白璧德爲美國哈佛大學文學教授，著有文學與美國大學（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新雷奧科溫（New Laokoön），近世法國文學批評大家（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盧梭與浪漫主義（Rousseau and Romanticism）等書。茲所節譯者，爲其近世法國文學批評大家一書之結論。立論雖不甚透徹，然判斷主義派批評家之態度與主張，則於此可畧見矣。 林一附識。

相傳路易十四有一次作了一首十四行詩，命霸羅（Boileau）批評，霸羅讀完以後，說：『陛下是沒有什麼事不能做的。陛下想作幾首拙陋的詩，現在就成功了。』這個故事的主旨，照近世的讀者的眼光看來，不在霸羅的大膽，而在法王的謙遜。自從平民主義發達以來，一個人對於文學的意見和他人的意見是一樣好的，將來再也沒有所謂敬服所謂謙卑了。可是昔人的個人的印象，很受許多外部的規律的束縛。一世紀以前，愛丁堡雜誌的書報批評者還說：『詩和宗教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詩的標準早有幾個大作家規定了，那幾個作家的權威，是不許人疑問的。』拉辛（Racine）說他的喜劇訴訟人（Les Plaideurs）第一次表演的時候，他的現象異常害怕，因爲這齣喜劇的笑，不是遵照固定的規則的。

這種文學規則的專制，畢竟引起革命了，浪漫派的批評家，反對新古典主義派的狹隘主張，有廣泛的知識，有廣泛的同情，他們在監督以前，先要觀察，他們是歷史的，不是武斷的；他們不排斥所謂不好的作品，不作確定的論斷，他們只是解釋；他們是欣賞的，志在以有結果的美的批評，來代替無結果的錯誤的批評。這派文學批評的短處，在於有忘卻知識和同情僅爲批評家的陰性元質的傾向，近世批評的缺乏陽性氣味，判斷之完全湮沒於同情和了解，都是這個緣故，眞所謂了解一切，就原宥一切了。芮農（Renan）是有廣泛知識廣泛同情的最完善的理想

批評家之一，曾說他批評一個作家的時候，總竭力想走進那作家的觀念裏邊去，先把自己的意見完全拋開。講到這裏，我們不知不覺的要想到約翰孫博士（Dr. Johnson）了，別人和他意見不合的時候，他就大聲的責斥棱諾爾玆（Reynolds），吉本（Gibhon）柏克（Burke）等人，要和他爭辯的時候，祇敢用圓周式的署名法，使這個可怕的嚴酷的批評家不知道那一個最先來犯他的怒的。批評家的培養陰性的元質，自然是好的，不可少的，可是必須不違背丁尼孫（Tennyson）所說的條件，這個條件是：批評家應該是陽性強於陰性的，不應該是陰性強於陽性的。因爲忽略了這個眞理，以致十九世紀的文學批評，最初成爲一種歷史，繼則成爲一種傳紀，最後竟成一種閒談了。歷史和傳紀的逐漸侵呑批評的判斷，和墨羅溫朝（Merovingian）的廷臣很像，他們先說是來效勞的，誰知後來竟把主人的地位奪去了。不過判斷如果不先自暴他的弱點，他的地位當然不會這樣被人強奪去的。

一　論文學批評的標準

聖柏甫（Sainte-Beuve）在晚年的時候，竭力想改正（或者可以說是完成）他早年的方法，重行確認判斷爲批評的最高的職能。他在一八三〇年間是一個勇猛的浪漫主義者，後來變成保守的批評家，最後竟稱馬雷布（Molherbe）覇羅，約翰孫博士等批評家爲正宗了。推考他的觀念的變遷，是很有趣的。他自己的判斷，大部分根據於古典主義者傳襲的標準，可是他早知道這種標準快要絕滅了。他說：『我是大混亂以前我們這派批評家最後的一個。』

聖柏甫所預料的「大混亂，」現在已經來了。他說他對於後輩的影響，不是標準和判斷的辯護者，是相對原理的大醫生，這是很不錯的。現今的一切批評，除僅爲閒談者不計外，可粗分爲兩派，一派是印象主義派，一派是科學主義派。印象主義的批評家和科學主義的批評家融會的地方，就在這個相對的原理。印象主義者對於一種作品的興味，完全要看那作品和他的感覺所發生的關係如何，要是能感動他的感覺，他就稱許那作品是「有含蓄的。」科學主義的批評家對於一種作品的興味，完在是因那作品是和其他的現象有關係的現象，如果那作品代表最高的一點或這些關係的大部分分離的一點，他就說那作品是很「有意義的。」我們倘若要求印象主義者超脫他的感覺，用較爲非個人的標準來判斷，他一定說藝術上沒有什麼非個人的元素，只有「含蓄，」他和一個最近的法國作家一樣，以爲藝術的定義是「微弱的催眠。」我們倘若要求科學主義的批評家走到現象的後面，依據絕對的價値的高下，來評判作品的優劣，他就逃匿於「不可知」的學說之下了。

我們可以舉滕氏（Taine）的一段著名的文字爲例。滕氏是最著名的科學的文學批評論者。他在他的英國文學史中說：『我們在載着一首近世詩的光滑悅目的紙張裏面，可以看見什麼東西？我以爲我們

可以看見一個近世的詩人。他時或研究，時或出遊，是繆舍(Alfred de Musset)囂俄(Victor Hugo)拉馬丁(Lamartine)海涅(Heine)一類的人，穿着黑的衣服，戴着黑的手套，很受貴族婦女的歡迎，每晚在宴會中演他五十次的鞠躬和二十篇的佳辭；晨起閱報，寓居的地方，往往在二層樓的，不十分輕佻快活，因爲他是有毅力的，因爲在我們彼此窒塞的濃厚的平民主義空氣裏邊，已不相信官吏的尊嚴了，所以他的自命也更不凡，他的重要也更增加，因爲他的精銳的感覺，覺得他自己是個天帝。』

從一首詩窺察詩人的生活和人格，所得的結果，是很不確實的。格林(J. R. Green)在最近刊世的書牘中，說勝氏在英國爲他的英國文學史末卷搜集消息的時候，和丁尼孫(Tennyson)的好友帕爾格累甫(Palgrave)論丁尼孫。勝氏問道：『他年輕的時候，是不是富的？奢侈的？喜歡尋樂的？放縱的？我在他早年的詩裏邊，看到他的鼓譟，他對於人體美的崇拜，他的愛好珠玉，他的放棄一切和唯樂的是求，他的酒的嗜好，……。』帕爾格累甫聽得不耐煩了，說：『不要講了！不要講了！丁尼孫年輕的時候，是很苦的，他每年的進款，不過百鎊罷了，他那時候的習慣，和現在一樣，很簡單，很謹慎，除了談話和吸煙以外，很少別的嗜好；他從來沒有你所說的那種奢華。』勝氏聽了帕爾格累甫的話，感謝不已；可是到他的英國文學史刊世的時候，他的描寫丁尼孫，依然是他幻想中溺於酒色的少年。

代表印象主義派的部耳熱(Baurget)，說勝氏的觀察一部詩集，完全從「意義」的觀念入手，忽略了其餘的一個方法；部氏因爲要使詩集的「含蓄」觸動印象主義者的感覺，所以出了許多形容的詞句，現在因爲限於篇幅，不能引述。他叫我們想像一個年輕的女子，在陰黑的冬日的下半天，獨自悶坐在她的閨房。她向後仰臥於椅背的時候，忽然感到一種含糊的憂鬱；她懷着不能盡述的熱望，又去讀她最喜歡的詩人的詩了。她並不到書本的紙張的背面，去尋求勝氏所求的環境的平凡事實和不甚明瞭的獸類的才能的起原。她所看到的，是詩人的夢，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和神秘的夢，詩人把這個夢環繞在他的詩的周圍，和日月四周的暈是很像的。」照勝氏看來，詩是果，是環境的產物；照沈溺於詩的女子看來，詩卻是因了。「她只要迷魂藥是有力的，只要讀了可以發生精微的驚悸的快感，可以使她夢到入神的好夢或惡夢，對於蒸溜那迷魂藥的蒸溜器，她是完全不管的。」部耳熱最後又說一切完全不同的藝術學說，都包含在這兩個觀察詩集的方法裏邊。

以上所講的兩種學說，固然是不同的；然而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勝氏對於某詩集所見的「意義」和部耳熱所見的「含蓄」，都沒有從相對主義的浮沙，逃到穩固的判斷的實地的真正方法。我們確信現今第三流的感情作品，對於悶坐椅上的少女，一定較索福客儷(Sophocles)的劇本更能暗示無盡的夢。我們可以更廣泛的說，以前曾視爲有無限的含蓄，現今在文學史上猶有很大的意義，實則毫無價值的作品，不知

凡幾盧梭的幾種著作，就是最好的例，印象主義派作家的特重個人的感覺大半是從盧梭出來的。印象主義的特別的感覺方法，如果可以追溯到盧梭，那末印象主義的哲學的學說，最好視爲古代人爲衡量萬事萬物的標準一語之重現於近代的思想。這句古代的著名格言，在希臘生活將到結束的時期，異常風行，我們對於拋棄相傳的標準的任何時期的觀念，似乎都可拿這句話來說明。最重要的問題，是要看其人的解釋這句格言，究竟用詭辨家的精神呢，還是用蘇格拉底的精神呢。印象主義者和詭辨家對於這句格言的解釋是很近似的；他們不但以個人爲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并且以個人的現有的感覺和印象爲衡量萬事萬物的準標。法朗士（Anatole France）說：『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判斷，都拿我們自己的度量衡來做標準。我們不能不這樣做的，因爲判斷就是比較，我們只有一種度量衡，這種度量衡是我們自己的，是常常變遷的。我們都是變化無定的現象的玩物。』近世的作家，對於這句古代格言的解釋，恐怕沒有比愛默生（Emerson）更能顯蘇格拉底的精神了。愛默生說：『眞正的人，不屬於任何的時和地，他是事物的中心。有他的地方，就有自然。他衡量你和一切的人以及一切的事。』愛默生雖然這樣說，卻不和法朗士那樣屈從相對的原理和普遍的幻想的感覺；他得到一種人性一元的新意義，這個一元，不是根據相傳的習俗的，是根據人的精深的觀察的。他說他覺得世界上最好的作品的思想和情緒，似乎都是相同的，似乎都是「一個博覩廣聞的君子」的作品。愛氏顯然拿這個博覩廣聞的君子，來做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所以個人應該先在自身實現這個主要的人性，纔可做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這兩種個人主義之間，實際上自然是很不容易分別的。古代雅典有許多人（例如亞理斯多芬 Aristophanes 的羣雲）視蘇格拉底爲尋常的詭辨家。現今有許多人不能看出愛默生和尋常的印象主義者的分別。散達亞那教授（Prof. Santayana）說：『愛默生的能力的源泉，不是他的主義，是他的情性。』

愛默生的語言往往很不容易和印象主義者的語言分別。然而他說：『我們有一種不變的東西，一切感覺和一切情態，都由是而得適當的位置。』印象主義者不承認這個絕對的判斷的原質，所以覺得可以自由放縱他的享樂的懶惰的情性，同時更能寬恕那些適應「變化的現象的玩物」的人。其實古時所謂好的欣賞力，含有兩個不同的元素：一個是個人的感覺，一個是外部的規律，個人的感覺，當受外部的規律的陶冶和約束。上流社會的遵守這些外部的規律，那時是一種高尚的義務，里發洛爾（Rivarol）對於這個意義的欣賞力所下的界說，以爲是人的文學的光榮，我想是很確當的。現在外部的規律已經廢棄了，欣賞力卻沒有說就是無賴漢的變化的感覺；感覺要和內心自覺的標準適合，我們纔能得到欣賞力，照這個意義講，欣賞力是人的文學的良知，簡單的說，只是我們上我和下我戰爭的一方面罷了。有的人以爲欣賞力不是意志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是天生的不能傳授的能力，是一種神

祕的選擇，是專門給與命定的少數人的禮物。

我們對於欣賞力的問題，可以承認命定的元素，然而不必一定要和印象主義者所提倡的情性定數說表示同意。無論什麼人，固然都有他的獨具的天賦的欣賞力，可是我們把這種欣賞力交給我們天性較高的要求節制以後，究竟能變化到什麼程度，那就不容易講了。約翰孫博士說，他要是對於未來沒有責任，沒有關係，就要和一個美女並乘着終日遊玩了。這是約翰孫博士的天賦的欣賞力，如果他是法朗士的門徒，他或者要以他的欣賞力爲標準的欣賞力了。波茲衞爾（Bouwell）記約翰孫對於這個問題的議論如下：『你不要相信你的印象。一個人相信印象以後，漸漸的就服從他的印象了，前後將受他的印象的束縛，成一個不自由的人，或自己以爲是個不自由的人。這樣的人，是不能生活的；我們對於他的不信任，要同不信任虎一樣了。』

佛教徒視人的癖性的放縱爲主要的罪惡，約翰孫一定是和佛教徒同意的。他的嚴厲的責斥，很可一新被法朗士的詭辯敗壞的批評界的空氣。不過約翰孫的觀念，排斥個人對於他的印象的權利過甚，所以現今差不多沒有存在的餘地了。我們的具有新穎的明晰的個人的印象，是很好的；我們的喚醒我們的感覺，也是很好的；可是我們的喚醒我們的感覺，在使我們成爲較好的判斷者，不是要使我們成爲較好的享受快樂者。十七世紀的一派批評家，想建立一個完全非個人的標準。印象主義者跑到其他的極端，想建立一個全是個人的標準。我以爲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在於各趨極端的兩派之間，尋出一個折衷的地位；這個正確的中道，似在一個標準，這標準是個人的，而個人卻覺得超脫他的自我，根據他和別人同具的那個共性。

二　時代思潮和文學批評

上面所講的，是我們的批評標準的大概，現在我們再講批評標準和法國及他國現代生活的主要趨勢的關係。在現今的情勢之下，我們很不易注重少數觀察敏銳的人。就文學而論，我們雖或不能愚弄一切時代一切的人，然而很能愚弄若干時代的一切或近乎一切的人，也很能愚弄一切時代的若干的人。現今世界上最活動的勢力，鼓勵相反的意見，我們可以定其義爲盧梭派的平民主義。盧梭的門徒或僞平民主義者，排斥規律裏邊的人文的或貴族的分子。他定一種著作的價值，不看那著作對於觀察敏銳的少數人的感動力如何，只看那著作對於平均一般的人的直接的影響怎樣。托爾斯泰（Tolstoy）著藝術論一書，辯護這種人道主義的荒謬的學說，以爲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lin）是十九世紀文學的最大的傑作。愛默生久爲我們的指導了，此處卻對於我們不能有什麼幫助。他也有他的人道主義的幻想，和他的全時代共同的幻想。他給他的人爲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的學說一個新的解釋，說：『我們是度光的器，我們是易受刺激的金葉和錫片，可以精辨聚集在一處的元子的。我們可從幾百萬假僞

之中，看出真正的情火的確實的反應』我們一定要問愛氏的所謂『我們』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姑以個人爲度光的器，但愛默生有時幾乎要無謂的說這個理想的度光器，完整的存在於平常的沒有受訓練的個人之中。愛默生在他處論歌德（Goethe）說：『他最恨被人玩弄，最恨講述幾千年來深得人的信仰的老婦的寓言。他說我是這些事物的衡量標準和判斷者。我爲什麼要拿權威做依據？』這就歌德講是很對的，我們以平常的沒有受訓練的人來做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的時候，結果恐怕就很難和鄙野的妄斷分別了。人道主義的荒謬的學說，如果沒有完全和商業主義印象主義一致，弊害倒還比較少些；這種商業主義，專在設法投合普通一般的人的嗜好，以圖獲得厚大的利益，印象主義喪失了相傳的節制的觀念，鼓勵我們把我們的心智完全沈溺和集中於現世的事物。這幾個分子的結合實在足爲一切高尚的嚴厲的欣賞標準的障礙。現今的文學處於很危險的地位，恐怕要被鄙野化，商業化及新聞化了。有幾個批評家，他們的名譽完全建立於他們自己的平庸和閱者的平庸的關係上的。聖柏甫說，我們從事於作文章的時候，『應該把我們的眉毛直豎到山巔，把我們的目光注視着許多足令我們尊敬的人，常常自問的說：他們對於我們不知將怎麼說？』我們可以拿這個忠告來和美國雜誌編輯的故事比較：這個雜誌的編輯，告訴他的少年的投稿人，說奧士柯士（Oshkosh）地方有一個老婦，他應該常常記得這個老婦所寫的東西，切不可有絲毫足以使她不懂的地方。作者之以大作家或奧士柯士的老婦爲理想的讀者，其間顯然是有分別的。

我們的批評的標準，根據現今的觀察敏銳的少數人的判斷，同時更以過去的觀察敏銳的少數人表現於自來的傳習的判斷爲輔助。人道主義的荒謬的學說，恐怕要把我們的批評標準完全倒亂了。

三　理想的文學批評家

我們所尋求的，是一個批評家，這個批評家的訓練和選擇，以過去爲依據，但不是個拘泥傳習的人；他的傳習的掌持，含有勞苦的清楚的思想的過程，常常想把過去的經驗和現今變遷的需要適合。

這種對於過去的正確的批評的解釋，誰是我們的模範？十九世紀雖然普通多以爲是各世紀中之最重要者，然而我們很不容易找到這樣的人。十九世紀時代對於過去有兩個主要的風行的態度，一個是科學主義的態度，一個是浪漫主義的態度。持科學主義的態度的人，以研究和證實過去的事實爲主要的事。浪漫主義者沈溺於過去事實的奇特，或想脫離現世而以過去爲隱匿的處所，正是滕氏所謂利用過去創造辯護自己不負責任的供詞。其實我們對於過去，既不應該看作研究的實驗室，也不應該看作做夢的閨閣，應該看作經驗的學校。這種完全引入傳習而同時又知道令傳習和現世發生關係的人，究竟在什麼地方？

歌德似乎比任何近世的人近似我們所求的批評家；不過我們所說

的歌德，不是浪漫主義的或科學主義的歌德，是人文主義的歌德，這個人文主義的歌德見於他和尼刻曼（Sckermann）等的談話及他晚年的批評文字。就批評藝術的實施方面說，我以為歌德不及德國最好的批評家；然而他之為批評態度的引導，是沒有人可和他比的。聖柏甫說，他不但同化了一種傳習，並且同化了一切的傳習，他始終是近世人中最近世的人；他注意宇宙間一切新的思潮，他的觀察，是以最高點為立足地的。他用較大的背景以完全和輔助他的個人的精深觀察，使現在成為適當的現在，既不是奴隸式的摹倣，也不是對於過去的盲目的拒絕，而是過去的創造的連續。他教我們不要專門從事於絕對的眞理的討論，教我們學習認識實際表現上的絕對的眞理。這種從多元看出一元的人文主義的藝術，對於像現代那樣的時期，最為適合，現代的時期，因為有較多的眞實的人的經驗，所以和古代希臘羅馬時代是不同的。

上文說歌德對於我們的重要，是人文主義的歌德，不是盧梭主義的歌德。不過他從盧梭主義的態度變到人文主義的態度的經過的歷程，和最後的結果是一樣重要的。他最初是盧梭的自發或創造天才學說的主要的德國的提倡者。然而他畢竟不能永遠滿意於浪漫主義的過甚的自重；他發見一個眞理，以為人類的進步在於有一定的制限，盧梭派教我們拋棄一切制限是不對的。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和他晚年的許多作品的主旨，是說個人應該壓抑他自己的癖性和衝動，順從比癖性衝動較高的要求，換句話說，他應該拋棄他的癖性和衝動。歌德所說的自我消滅的過程，固然有許多和宗教的教義相似的地方；可是歌德的所謂節制，完全不是絕慾。他的觀念，是現世生活的經驗的自然的產物，和宗教的絕端反對現世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歌德自己竭力拒絕的，是盧梭主義的夢的世界。他從做夢漸漸轉到做事。他說我們應該合併來布尼茲（Leibnitz）和亞里士多德的正名學，從一個原子到現實的世界，應該常常努力，把自己的地位漸漸提高。只有這樣做，在這個世界纔有獲得快樂的希望，在下個世界纔有能夠連續的希望。浮士德（Faust）第二部之末，天神倡導工作的拯救，說：「吾人之所能救者，惟人之繼續努力奮鬭者已耳！」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歌德的中心的思想。

可是我們對於德歌的懷疑，也就因這個工作學說（尤以見於浮士德第二部者為最）而發生了。愛默生在他的可為代表的人（Representative Men）盛稱德歌以後，說他不崇拜最高的合一。所謂歌德的不崇拜最高的合一，就是說他缺乏宗教的超卓的觀念。他在浮士德第二部所表現的人生觀，顯然趨向十九世紀最流行的兩個極端，一個是以實用的精神對待工作的觀念，一個是廣泛的沒有選擇的同情。有了最高的合一觀念以後，工作可從外部的世界恢復到個人的內心，同情也就有選擇了。他的觀念，必將近於人文主義而遠於人道主義了。可是歌德從浮士德第一部的浪漫主義的冒險者，變成一個好的人文主義

者或好的人道主義者，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們要尋眞正的人文主義的歌德，不應該以浮士德為限的。

眞正的人文主義者，是有同情的選擇的，他的標準，是內心的，是活的，柔順的直覺的。亞里士多德以這樣的人為一切欣賞力和行為的問題的公斷人，他的判斷，是最後的判斷。這樣的人，是觀察敏銳的少數人中的一個，是天生的。亞里士多德不到事實的後面去尋求別的深意，正是他理知明達的地方，因為到事實後面去尋求深意，很容易陷入不能解決的神秘的。希臘的詩人說，人類可以分做三個階級：（一）有精深的觀察力的人，（二）沒有精深的觀察力而能認識他人的觀察力的人，（三）自己沒有精深的觀察力也不能認識他人的觀察力的人。第三個階級的人，是眞正沒用的人。人生最不幸的事，是大多數的人都屬於這第三個階級的，大多數的人，都是朱伯爾（Loubert）所謂頭顱上沒有天窗的。如果我們依照柏格森（Bergson），不注重精神的直覺，注重美的直覺，我們還是不能免除困難。普通的人，用他們自己的努力，不能得到岐次（Keats）的美的感悟力，正和他們的不能得到愛默生的精神的感悟力無異。我們應具美的和精神的兩種感悟力，方能有完全的文學批評的才能。

對於欣賞力這個問題，我們不應當像福耳特耳（Voltaire）的太注重天生和命定的分子，因為這是把努力的眞理忽略了；我們更不應當以平常一般的人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因為這是把天生和努力的分子都忽略了；我們最不應當效法托爾斯泰，在沒有受教育的農民中尋求我們的文學的藝術的標準，因為這是想建立一種逆倒的天賦的眞理，很容易變成狂妄的幻念的。天才和其他相似的學說的正確的用法，在使我們自覺能力的淺薄，不是使我們喪失努力的精神的。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應有適當的不自信，我們應用傳習鞏固我們精深的觀察力，我們的努力如果是有效的，應受內心和高尚的觀念的啓迪和指導的，不過就文學而言，我們應該最注重努力。我的努力的意義，是無論做什麼事，都感覺自己能節制最高的合一觀念，就實際而論，就是選擇。世界上一切知識和同情，都祇能做最高的人的選擇的預備。我們應該知道外部的事物，不過是選擇的材料罷了，選擇這件事，的確是可能的。一個大的圖書館，有無限的選擇的可能，下自曹拉（Zola）上至柏拉圖。我們對於這個圖書館的態度，應該從怠惰放縱的神情，變到發憤努力的神情，從狂飲的脾力，變到端嚴的脾力。我們的閱讀，是決定我們的地位的總選擇的一個分子。我們若是忽略了和假偽的時期同來的機會，我們必將不能在婉轉的文字之中看出輕蔑的態度了。

我們的選擇，雖然不是刻薄的或絕慾的，可是我們應當時時決心去選擇的。一世紀以來，浪漫主義者每欲使我們相信一種觀念，以為選擇就是狹小，或者是出於惡意的。我們不要選擇，只要敬慕許多作家，都想使文學批評成為淺嘗文藝的浪漫主義者最近所說的「稱譽的藝術」。古代的格言說，乳酪可以殺貓的；我們的文學批評的生命，恐怕要被過

甚的欣賞的情性斷送了。歌德以爲沒有辨識美的才能，是眞正的鄙野的表示。稱譽過甚或責斥過甚，同是沒有這種才能的表示。美國今日陸續刊世的作品，都是拙陋的平凡的，都被只有傑作應得的形容辭的稱譽先後湮沒了。我們近來因爲傑作太多，幾乎要沒有文學了。不贊同的時候太多的人，人人多要疑惑他不是個樂觀的人，不是樂觀的人，在美國的許多地方，都是不信任的。易消化的批評家，自然比消化不良的批評家好。可是我們的問題，不是易消化或消化不良的問題，是標準和有應用標準的勇氣的問題。一個人可以十分溫柔的，和藹的，而同時也是極端嚴厲的，選擇的。

近世的文學批評，拋棄嚴守虛文的舊法，竭力想成爲了解的同情的批評，其實不過做了批評的一半而且是比較容易的一半工作罷了。現在已到應該從事於其他的一半工作的時期。這一半的工作，就是尋求判斷和選擇的新的原理。芮農（Renan）說：『歌德把宇宙完全包含在大的情愛的確說之中』這就是說歌德是大擴張時期的代表。如果歌德在今日還沒有死，恐怕不想去包含宇宙，要主張維持標準，反對無選擇的平民主義的夢魔了。我們也不要因爲聖柏甫的文學批評的要點，不合於我們今日的需要，就減少我們對於他的敬慕。他的批評，在於從中心向四周推廣。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一種運動，從知識和同情的文學批評的表面向判斷的中心努力。芮農所用批評二字的意義，正和那二字的語源相反；我們從這一點推想也可見十九世紀的文學批評的偏向外表了。

我們今日最需要的，不是芮農和聖柏甫那樣的相對原理的大醫士，是一個批評家，他絕對不是嚴酷的或反動的，但是他的批評，有超出個人的不定性和現象的變化的標準觀念；簡單的說，他能夠主張純正的人文主義，反對實驗主義者的僞的人文主義。這類的批評家所倡導的哲學，不是柏格森的活的衝動的哲學，是活的合一和活的節制的哲學；這個節制，批評家自覺是內心的活的規律，不是死的機械的外部的規律。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今日的文學批評，從第二個聖柏甫所能得到的利益，還不如從第二個霸羅所能得到的多，這第二個霸羅，在今日之爲正確的集中努力，要和霸羅在十七世紀所做的事一樣的。霸羅的範圍的狹隘，固然不能否認的，他的學說的拘泥虛文，固然沒有人贊同的。可是聖柏甫說，他的偉大的地方，是他表現於他的批評的判斷的天才和始終沒有錯誤的直覺。聖柏甫又說，霸羅的職務，不是否定和制限，可是制限的分子，總占最大的勢力。近世的有效力的霸羅，自當採納十九世紀的大擴張的主要的成績，然而他最注意的，不是以情愛的確說包含宇宙，在於有價值和無價值的許多不同的程度之間，分出精微明晰的差別。霸羅十五歲的時候，因爲憎惡笨拙的作品，始去從事於文學的批評，近世的霸羅也應該感覺到這種憎惡，因爲他並不缺乏憎惡的材料。換句話說，我們今日的時期，是個譏刺的好機會；可是這個譏刺，是建設的譏刺，是霸羅所謂「經精敏的直覺的光淸濾過的」譏刺。我以爲現今最能振作精神的，莫如和霸羅最初的幾篇譏刺文相等的二十世紀的譏刺文了。

東方雜誌中國美術號徵文略例

神州立國久遠，文物殷昌，取精用宏，著於藝事。自鐘鼎球圖之美，以至丹青金碧之工，法式流傳，名家輩出，旰衡寰宇，殆莫能先。洎乎歐化東漸，士夫之嗜好，不免爲之轉移；而社會組織既更，復使人生事煩忙，無暇爲專精之研肄。於是康瓠周鼎，棄取任心；野鶩家雞，輕重倒寘。惡札充於市肆，瓌寶淪於異邦，而文化之菁英，亦垂垂盡矣。夫溫故 新，有其相成，無或相毀。徵諸繪事，如唐人畫佛，取法乎竺；乾清初寫生，得力於景教；莫不廣挹衆流，成其絕詣。今者地下之蘊藏日出，科學之匡助益多；研求國藝，發揮光大，蓋莫便於此時。而乃數典忘祖，坐令遠西後起之術，入據藝林，篡吾正統，不亦悲歟？敝誌不量綿薄，爰有創刊中國美術號之舉。廣徵鴻文，藉資揚搉；兼載劇跡，以供品題。非敢抱殘守缺，封藝圃之町畦；庶幾酌古斟今，作墨林之嚆引。徵文條例，略舉如左：

一、本號以造形美術爲範圍：如書法、繪畫、建築、雕刻、以至陶、瓷、織、繡、錢、譜、墨經，凡屬國藝之長，咸在甄錄之列。

二、本號所收文字，或闡發原理，或表彰藝人，或考訂舊聞，或品評傑構，皆以現時新著爲限。其抄掇陳編或已見刊本者不錄。

三、本號雖以「中國美術」標名；然學術以比勘而益精，文化以吸收而益偉，其有能通東西之郵，足爲折衷之資者，並擬兼收，以備一格。惟專述外來藝術，於國故無關者，概不闌入。

四、文字以達意爲主，文言語體，在所不拘，尺楮寸縑，同爲鴻寶。惟每篇至多以二萬字爲率，過長之稿，非一期所能登竣者不錄。

五、本號附刊金石拓本書畫真跡，以資觀摩；海內鑒藏家，如承借印，銘感無旣。原件當妥慎保存，用畢即還。惟巨幅大件，恐道遠郵遞貽誤，請勿見寄。

六、應徵之文，無論揭載與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言以上者，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返還原稿。

七、徵文揭載後，敝社當略備薄酬，以作筆潤。惟拓本畫片等，但贈本號雜誌，以表謝忱，不復別以錢幣爲酬。

八、本號豫定於陽曆八九月間出書。徵文期限，暫以六月三十日爲止；設或因故延期，容後再行通告。

上海東方雜誌社謹啓　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冰河時代（續）

張資平

九

V由R家裏走出來後，覺得街路上的空氣淸爽得多。他覺着有點餓了，就走到一家館子裏去吃麵。他一邊吃麵，一邊把自己的小家庭和R的比較。他想，自己的生活當然比R好得多了，可憐的沒志氣的自己，由R看來還是個高不可攀的天人呢。V也自信自己比R能幹得多。但R的天資也不在自己之下吧。他比自己所差的不過沒有到國外去頑三五年。不然，他還不是和自己一樣的得了一個博士的學位回來，滿口英腔了。V又想自己的妻和R夫人比較又怎麼樣呢。當然，萬趕不及R夫人了。自己的妻那裏趕得上R夫人賢慧呢。

——妻的境遇比R夫人好得多了，但還敢嫌丈夫窮，眞是死不足惜了！若不是有兩個小孩子，我決不回家去了。他們此刻怎麼樣了？楊奶奶把妻勸慰過來了吧，妻止了哭吧。楊奶奶替小孩子們買了幾個蒸糕給他們吃了吧。自己家裏定是鴉雀無聲的。或者妻還在啜泣也說不定。小孩子們看見母親不高興，也不敢鬧着說到外面去頑了吧。他們祇守着母親悶悶地坐着吧。可憐的還是小孩子們！

——我自己不能證明我比R強，妻當然比R夫人笨拙，但是自己的兩個小孩子的確比R的兩個強，也活潑伶俐得多，這是自己敢保證的。可笑的R，他說要和我結親家呢。眞是「愧不敢當」。哈，哈，哈！

幸得時刻還早，同上這家館子的人不多，但也有二三個客聽見V獨自發笑，都翻過頭來望他，當他是個神經病者。

V從麵館子出來，站在店門首躊躇了一刻，他想此刻到什麼地方去呢。回家，當然還不想。一滴的屋簷水滴到他的袖筒上，他纔知道自己的長褂子早乾了。他實在很想回家裏去，不過他怕妻還有氣，自己又不情願先開口向妻賠不是；結局因自己回去，妻反不做事了，祇苦了小孩子們。他又想再到在軍部裏當什麼科長的朋友K那邊去，看他有什麼好

消息給自己沒有他開步走了。

不一刻他走到軍部門首來了。他看有四五個持槍守門的兵士，心裏有點害怕，也有點討厭。他忙低頭看看自己的長褂子，覺得太不成樣子了。他想，穿着這樣難看的長褂子走前去定給兵士擋駕的。或者竟受他一個槍頭也說不定。V愈想愈膽怯起來了，在軍部門前徘徊了一刻。他無意中發見到一個守門的兵士目不轉睛地在注視自己。

——不得了，不得了！在軍部門首徘徊這樣久做什麼事！自己太傻了。不想進去就快點走路。你看，那個兵士不是猜疑自己是個歹人麼？他定以為自己是個暗殺者，不然就是個敵探，再不然就是個小竊了；總不出此三者。

V一邊想，一邊忙拔開腳步急急地走。他暗暗地感着一種羞愧。他還走不上三五步，聽見守門的兵士在高呼，『立正，』『敬禮，』他的胸口又在撲撲地跳，禁不住翻轉頭來看。他看見一個青年將校由裏面走出來，正在對守門的兵士舉手回禮。後面跟着一個年約二十四五的美人，手裏提着一個手皮夾，也微笑着向兩側的兵士微微地點首。一架汽車在軍部門首候着他們。汽車夫看見他倆來了，忙背過手來把車門打開，讓他倆雙雙進去後再把它關上。祇聽見嗚的一聲，車後起了一陣灰白色的塵煙。等到那陣塵煙消失了後，汽車早不知去向了。

——你們這些畜生！公家的汽車是不是給你們載着姨太太逛租界的！？V一邊走一邊這麼樣想。他還聽見在街路上站着的好事的人們在

批評那個抱着美人坐汽車兜風的青年將校，他們說是L處長。

V由汽車又聯想到妻的事了。

那是去年冬的事了。陽曆新年的年假，V要妻帶兩個小孩子和自己一路到租界上去照相。V每年冬就要合家照回相，這是他家裏的習慣。

『今天街路上人多了，不好走。明天去吧。明天二號還是假期。』妻推開玻璃窗扉，把頭伸出去檢試風力的強度。

『今天風大呢，爸爸。怕小孩子吹了風回來不好，明天去吧。』

『今天天氣好，出了太陽。有點風不要緊。』V還在催促妻換衣裳。

『穿什麼衣裳好呢？沒有衣裳穿，照什麼相！我不去了！』妻走近衣箱前，打開箱蓋，翻出一件深綠色的素緞夾衣，拿在手裏看了一會，再摔回箱裏去。

『天氣太冷了。的確，穿夾衣出去有點不好看。你就穿那件灰色線春的棉襖不好麼？』

『穿那件東西出去，像個鬼呢！老婆婆般的。』妻努着嘴說，搖了幾搖頭。

V想，怪不得妻整天的不歡樂。就這一點，太委屈她了。妻和他結婚那年祇十八歲，到今年二十三歲了。她常常說，自嫁V以來沒有穿過一件鮮豔的衣裳。所有的衣服的色澤不是灰的便是藍的，不是藍的便是黑的。材料也大部分是普通棉布製的。她又說沒有這樣老，穿了那些衣裳愈見得老了。現在她頂喜歡的恐怕是那件深綠色的素緞夾衣，但現在

想把他穿出去也未免太不合時了。

討論了半個時辰，結果把那件灰色線春棉襖穿在裏面，再把深綠色的素緞夾衣加上。這是V的考案。妻沒奈何，祇好同意了。

『坐街車去麼？』V徵求妻的意見。他很決意若妻要坐街車，他定不吝惜的馬上去叫街車。

『算了吧。天氣冷，走路暖和些。一個人抱一個走路吧。』H市的街車實在不便宜，由V的屋門首坐到租界口，不要一吊也要八百錢。他想妻的主張是値得感激的。

妻本來不會走路，近來身體又不很好，並且抱着小孩子，街路上來往的人又擁擠；所以特別走得慢。V抱着大的兒子也慢慢地在她後面跟着走。

『叮叮叮，洋界上！』S兒聽見後面有街車和包車的鈴音就笑着唱，因爲他看見許多紅紅綠綠的行人，喜歡極了。看見一架街車才飛過去，隨着又一架包車在後面趕來了。V聽見鈴音就十二分的討厭，因爲要他退在一邊讓車子過去。V和妻在街路上走了不滿半點鐘，看見來來去去的街車和包車不下四五十輛了。

坐着包車過街的大多數是衣服穿得非常麗都的年輕女人，有姨太太，有小姐，有女學生，還有女事務員。每當穿的衣服稍爲漂亮點的女人走過去時——不問那個女人坐車子或步行——V就看見妻抱着T兒站在一邊發癡般的注視她。當然，妻和那個女人是素不相識的。V看見妻的那種態度，心裏覺得很討厭，同時也感着一種悽惻。

『媽，快點走嗎！』V促他的妻走路。

『太擠了，讓他們走過去後再走吧。』妻給V喚醒了後忙翻過來臉紅紅地微笑着向V說。V在這瞬間感着自己有一種未了的責任——雖然是輕的，但對妻理應盡的責任。

V和妻走了點多鐘走出洋界上來了。無數的汽車和馬車交錯着在大馬路上奔馳。

『啊！汽馬車！啊！馬車！』S兒歡呼起來了。他初來H市坐過一回光頭馬車，所以他認識馬車。至對汽車，他特別地叫他做汽馬車。雖經過妻的幾回糾正，但他老不肯改他自己所創作的汽車的名稱。

在租界上的景象比中國街路裏的又大不相同了。汽車裏面的女子穿的衣服的綺麗，V的妻不單從未看過，並且卽令幻想也幻想不到這種奇式和花樣。她抱着小女兒站在路側癡望了一會，禁不住低下頭來看看自己的衣服的色澤。老實，不過的深綠色的素緞夾衣配半新不舊的，認眞看起來有點轉了黃色的黑文華縐裙。妻那種黯然傷神的態度實在使V看見難過。他也覺得妻的衣飾實在有點土笨。

一輛光靚的汽車駛近V夫婦面前慢慢的走過去。V還沒有看見汽車裏面坐的人，先看見站在兩傍的車舷上的兵士——肩膀上掛着盒子炮的兵士。汽車頭上插着一根白布小旗，上書『×××軍部』五個黑字。汽車在一家洋點心店前停了，由裏面走下來的是一個三十歲前

後的女人衣服的華麗金首飾的閃爍使傍邊看的人目眩。但認眞一看那個女人的臉孔，V駭了一跳。他想這個女人恐怕是由瑪達喀斯卡島來的吧。V看見這個女人就不免加以思索，她的丈夫是怎麼樣的人呢？——她的丈夫從前定是在鄉間挑糞桶或推糞車的吧。後來因爲生活困難就出來當兵，很勇敢地打仗。打一次勝仗陞一回官，現在恐怕不是旅長也是團長了。位置高了，把鄉裏的太太接到大都會上來享享福，報答她幾年來在鄉裏所受的物質的痛苦。現代祇要有槍桿子！有了槍，無產階級可以化爲新貴族，窮光蛋也可以馬上一躍爲富豪，從前菜根都沒有得咬的人也可以在大菜館裏燈紅酒綠地大宴其客。人生需要槍桿子！現在的世界是有槍階級萬能的世界！你這個笨蛋快把筆桿放下，換根槍桿子擔擔吧！V在滿腹牢騷地胡思亂想了一會纔催促他的妻開步走。

「還照什麼相回去吧！我懶得照了。」妻以怨懟的口氣說。

V知道妻受了大都市氛圍氣的包圍，心裏感着一種物質的寂寞了。

「快到了，我們照去吧。小孩子們每年該照一回相，留作紀念的。」V只好這樣地勸慰妻。

「走不動了！」妻在發脾氣。若在平時，V早把妻臭罵一頓了。但在今天他覺得妻實在可憐，該向她表多少同情。

結局，V叫了一輛黑污不堪的露頂馬車過來。S兒和T兒坐上去後禁不住手舞足蹈的歡呼起來，連呼「坐馬車！坐馬車！」

馬車到一家照相店前停住了。V給了七百錢給車夫。

「好便宜的馬車！」妻微微地苦笑着說。

十

V和妻帶了小孩子走出照相館時，快近中午了。妻抱着小女兒一聲不響地儘向前走。V看見妻的懊惱的態度頹喪的精神，心裏十二分的難過。

「坐車子回去吧。你走累了吧。」

「坐什麼車子！」

現在V苦笑了。他覺得今天的妻很奇特的改變了態度，但自己也無理由地覺得很對她不住。

「餓了吧。你常說沒有吃過大菜，我們今天吃餐大菜去好不好？」V覺得唯有今天非對妻低聲下氣的不可。

「那裏有這些閒錢！」妻說了後，看她像怕話說得過少了，再繼續着說，「我一點不餓。不知小孩子怎麼樣？」這時候她才翻過頭來看V抱着的S兒。「S，你餓了吧。想吃什麼東西？」

「S要包子！S要肉包子！」他們恰好在一家包子店前走過，S兒指着店檯上擺着的包子說。

「要包子，要包子！」T兒也跟着哥哥學說話。

「吃糖的好吧。」V說了後，S兒立刻帶哭音的反對說：

『S不要糖的！』他還掙動他的雙脚。

『不要糖的！』T兒再跟着說。

『你要不要？』V走向包子店前，一面問妻想吃不想吃。

『不要！』她緊鎖着眉頭向V發惱。

『不要就算了，何必生氣呢。』V笑着說。妻努着嘴翻過臉去不睬他了。

『汽車！汽車！』S兒聽見汽車的嗚嗚的音響，忙翻向馬路上看。一輛汽車在V的妻身傍駛過去，她忙閃身躲。

『危險！』V還在說，汽車走過身了。妻的裙脚上濺了好些泥水。因爲前一天下了雨，凹凸不平的馬路上的窪地裏還滿貯着灰黃色的泥漿水。妻把頭歪向左邊往下看，看見裙後面散點着許多泥水，再抬起頭來望V。V看她像氣得說不出話來。

V再沒有心緒揀包子了，隨便地買了四個，分給了S兒和T兒。

『眞可惡的汽車！不看着有沒有人瞎駛一頓。』V跟在後面安慰妻，但她一聲不響。

『裙子不好洗吧。』V繼續着問。

『横直是舊破了不値錢的，只有我才敢穿出來！』妻的怨恨之詞眞是溢於言表。V唯有苦笑。他一時間也沒有話好說了，祇有默默地走路。V望着T兒靠着母親的肩膀左右手各抓着一個包子，向左手的咬了一口再咬右手的。

『S，你看妹妹的包子兩個一齊咬來吃。』V看見T兒的無邪的姿勢，心裏十二分的歡愛，忙告訴大兒子S。

『妹妹傻傢伙！S吃一個，留一個明天吃。是不是的，爸爸？』S歪下頭來望父親的臉。

『不錯，S說的話一點不錯。爸爸眞喜歡聽。』V覺得大的哥哥和小的妹妹一樣地無邪得可愛，忙在他的小頰上連親了幾吻。

『爸爸沒有剃鬍鬚，刺死人。』S兒也異常喜歡地笑着說，說了後再咬包子吃。

V想自己實在對不住妻子，尤對不住小孩子們。妻身體不好，也沒有工夫，差不多半年之間沒有一次帶小孩子們到外面頑。V自己也因神經衰弱，喜靜不喜動，小孩子們如何的儘鬧他，他是不帶他們出去的。今天像由籠裏放出來的小鳥兒，他們的臉上，由出發直至回來，始終浮着微笑。

『T！你這討人厭的！』妻忽然地在前面罵小女兒。

『什麼事？什麼事？』V忙跑近來。

『說我拿着喂你，死不聽話，定要自己拿着吃。你看，媽媽的衣裳給你滴了滿身油了！』

V忙看妻的胸部，素緞夾衣上面滴了好幾塊油跡。原來是T兒咬着了包子裏面的肉球，怕燙舌頭，全吞不下去，肉球散落了，把母親最珍惜的一件好衣裳弄髒了。

『運氣不好，什麼鬼都碰得着！我說不出來的，偏要死拉人出來！』妻

的後一句是罵V了。

「不要緊，用打油肥皂洗得乾淨的，就用揮發油洗洗也使得。」

回到家裏來後，妻用棉花醮着揮發油把夾衣上的油跡揩了，會不見得十分有效。着油的地方色澤像加深了些。妻的精神像完全給這件事支配着，她把揮發油塗上後，不一刻又檢來看，不一刻又檢來看，看油氣發散了沒有。她怕房裏的光線不足，又拿到廳前的窗口細細地看。揮發油發散了，但油跡還沒有去掉，轉成灰黑色了。

「怎麼樣好呢？用揮發油洗還是洗不掉。」

V想妻當然和自己一樣的餓了，但她為那件夾衣，中飯也沒有正經的吃了。

「我去買塊打油肥皂回來試試看，那個德國人的攤子上賣的。用過的人都說很好呢。」

「那你就去買塊回來吧。那兒有賣？」

「F街口。」

V每次到租界上去，走過F街口時，就看見一對穿着襤褸衣服的德國夫婦在街口擺着一個洋鐵箱子在賣肥皂。他們看見走過去人的衣服若有油漬的污點，就把他拉過來替他洗。那個德國男人先用肥皂塗在油漬上，再用一根小牙刷醮着清水慢慢地擦，到後來把那些肥皂的泡沫揩乾淨了後，油漬也就消失了。油漬洗乾淨了後，那個客人給二三個銅板給他，他搖着頭拒絕。他祇要求客人買一塊肥皂，一角銀洋一塊。你不買也算了。V想這點到和中國的小商人不同了。若是中國商人，定強迫客人買那塊肥皂了。最好的中國小商人也定把客人給他的二三個銅元笑着領下來了。

不是那種肥皂的功效給了V一個深刻的印象，實在是那對德國貧賤夫妻的漂泊情調給了他一個深刻的印象。我實在感謝，也實在歡迎那兩個以超越一切自命的日耳曼人飄流到我中國來分嘗點痛苦。

V把肥皂買回來了。妻照V所說的方法洗，洗了後掛在窗口的衣架上，等它乾了後再來檢看德國肥皂的功效。

好容易等到那件夾衣晒乾了，妻忙取下來看。不得了！打了肥皂的部分變成一塊塊的灰白色的大斑點了。

「你不怕害死人！那個肥皂那裏中用呢！」妻在帶哭音的埋怨V。他看妻的瞳子，給一重清水罩住了。V忙安慰她，並且答應她到了明年冬再縫好的——縫頂好的華絲葛的給她。V還對妻說過，到明年縱令沒有錢，吊皮襖子給她也要縫件面子比較好的棉襖子給她。但妻的要求是面子不必十分好，她只想縫件棉的旗袍暖和些。她又說，到了嚴冬下雪天，稍為過得去的人家裏的女人，那個不穿棉旗袍呢。V聽着快要流下淚來了。

十一

「決定縫吧。明年冬你就縫件棉旗袍吧。」

V一面走一面想，由汽車想起，一直聯想到去年冬和妻所訂的約。——天氣冷到有點程度了，但是那個約還未實踐呢。九月杪天氣漸寒的時候，妻說笑般的提過一次。到後來看見今年的家計比前一年更窘，她就不再提了。

V走到一家鐘錶店前，知道快到午後的一點鐘了。他掛念着家裏的小孩子，他想他們還沒有吃中飯吧。不，怕早飯都還沒有吃呢。

——不幸的家庭！因為自己的不幸，累了妻子了。他們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為自己一個人受的，自己無能害了他們！自己反常常說他們累害了自己，這是什麼話呢？儘叫他們受罪是不行的！雖不能使他們享受滿足的物質的幸福；但要恢復和諧的家庭，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愉快。自己就委曲點也該早些回去看他們，安慰他們。快點回去向她說句把好話吧。快把那篇中篇小說譯好，換得百把塊錢稿費後，才可以使妻的自去年來的宿望——一件棉旗袍——得到滿足。小孩子們喜歡的餅干也得買一兩磅。V一面走，一面空想。他也不明白自己要到什麼地方去。他祇漫無目的地走。陰暗的狹小的自己家裏的樓房再映在他的腦上來了。他又像聽見小孩子們的哭音。

V又回想到兩個月前妻病在床上的那一天的光景來了。妻不能起床，他哄着了兩個小孩子在廳堂裏頑，自己就到火廚裏去生火燒炭巴的台爐的火實在不容易生。他在紙屑籠裏拿了一大堆紙屑捏成一團塞進爐裏頭，再滴了點洋油進去，然後擦了一根洋火把它燃起來。V看見火起了，忙檢幾個炭巴加上去，再向台爐下面用把蒲扇拚命的扇。炭把還沒有燒着，紙團燒過了，火就息了，跟着一陣有洋油臭的黑煙佈滿了樓房。V看見失敗了，捲起袖筒走到紙屑籠面前，再抓出一大堆的廢紙來。小孩子們在廳堂裏不住地咳嗽，V看他倆小的眼眶裏滿貯着清淚了。

「你真不行！煙燻死人了。」妻也在房裏連連地咳嗽。聽她的口氣，眼淚也像給煙燻出來了。

好容易把火生好了，把米放進鍋子裏去煮了後V又要上街買菜了。

「你要快點回來喲。不要再瞻天望日地管人家的閒是非！小孩子餓了要哭的，你要趕緊回來！」

V出去後約過了半點多鐘回來時，只見T兒睡在母親的身傍，不見S兒。

「S兒呢？」V問妻。

「剛才兩兄妹哭肚子餓，叫爸爸。我給他們哭得傷心起來了。我想，假定你不要我們，我又病了的時候，小孩子們就這樣地哭吧。我聽着他們哭，愈想愈傷心，終給他們惹哭了。」妻的眼眶裏又滿貯着清淚了。

「瞎說！S兒呢？」

「楊奶奶在下頭聽見他們兄妹哭得慘，敵不住了，才上來想帶他們下去買點心他們吃。T兒不情願，走近床前來要我抱。S兒給楊奶奶抱下樓去了。」

——自己無能養不活妻子，妻子會跟別人跑的。V當時有無窮感慨。

——回家去吧，小孩子們在望着自己呢。他們在「啼飢」呢。只要自己下點氣，勸慰下老婆就百事可了。V決意回家去了。

——最好先見楊奶奶，楊奶奶看見我回來也定跟了上來做我倆間的和事佬。楊奶奶能幫忙總比自己一個人上去方便些。楊奶奶當我倆的面一定先向妻說：『V奶奶，現在V先生回來了，你也不必再生氣了。家庭裏要和和氣氣才好。』妻的眼皮很紅腫的低下頭去一聲不響，過一刻再滴眼淚了。這種情形是想像得到的。這時候楊奶奶再翻過來向自己說：『V先生，你們男人家不懂得女人家的苦處。女人有了小孩子更辛苦。偏偏V奶奶又福氣大，這麽年紀就抱了兩個小孩子了。家裏不僱用個人，單兩個小孩子的事已經够她理了。你們男子總不會體諒女人。』到那時候自己的態度也只有微微地苦笑，不說什麽話吧。但是誰先開口呢？楊奶奶走了後怎麽樣呢？又假定要自己先開口時說什麽話好呢？頂好是T兒哭起來，自己便有話說了。『T兒哭了，還不過來抱她去！』這時候自己要把T兒先抱着。S兒呼肚子餓也是一個可利用的機會，自己便可以說，『小孩子們餓了，還不快把飯他們吃？』像這一類的話多說幾次，也不必急急地希望她卽時有回答。但自己多說了，她定有什麽話說的。不向自己說，也定向小孩子們說，向小孩子們說卽是向自己說了。

V回到自己住家後面的小巷子裏來了。巷裏沒有一個行人。巷口吹進來的寒風提醒他今天出來少穿了衣服。他又聯想到小孩子們的寒衣還沒有縫。他想自己和妻不夠穿不要緊，小孩子們過年沒有一件新衣裳，太可憐了。

他在後門首徘徊了一會，不敢敲門。他傾着耳朵靜聽了一忽，自己樓上沒有一點聲息。

——他們吃過了中飯都睡着了吧。V不想進去了。他想到一個友人家裏去住一夜，明天再轉來。但他又有點捨不得，因爲整天的沒有看見小孩子們了。

V待轉身，忽然看見後門開了。楊奶奶的小婢蓮花端着一臉盆水向溝裏潑。

『V先生！』蓮花看見V了。V忙搖手止她不要叫，同時走近前去指着樓上低聲的問蓮花：

『他們好麽？』

『T睡了。S在坐着等吃飯。飯燒好了，V奶奶正在火廚裏弄菜。』

果然，因爲後門開了，他聽見樓上的鍋底和鍋鏟相擊的音響了。V怕自己進去弄得妻不高興，破壞了他們母子間的和平。

『你不要告訴他們我回來過。我等一會再轉來。』V低聲的說。蓮花笑着點了點頭。

V想自己走開了，妻子還幸福些呢。自己還是照從前的計劃做和尙去吧。從前有一個久住廬山的友人曾邀自己一路到五老峯下的H寺

做和尙去。那時候自己還沒有結婚，不知世途的煩惱，輕輕地把那個友人之言一笑置之。V以爲自己的前途完全是條薔薇之路。他實在沒有預料到有遍地荆棘的今日。

十二

陽曆十一月十八日恰好是陰曆十月十三日，月亮雖給灰色的一重薄雲遮住了，但在缺少燈光的橫街小巷裏還認得見月色。V想怕有十一點鐘了吧，自己還一個人在街路裏踽踽獨行呢。

深夜裏的風攔頭吹來，格外寒冷。他只好鞠着腰向前走。他聽見過街的盲樂師拉出的胡琴音異常的淒楚，無端地發生了一種哀愁。

——自己忽然地會發生消極的自暴自棄的思想，其原因決不是妻不好，實在是自己太無能了！自己不能和妻子離開，這是不能否定的事實。一離開妻子，自己便寂寞得難挨，自己的靈魂便失掉了宿地般的。但是同在一塊兒夫妻間又發生出許多不和。這不和的原因在那裏呢？豈不是自己的無能麼？不能使妻子得到普通人類應有的物質生活，這就是夫妻間不和的原因！這個責任妻固不能負，只有自己負！但是，事實自己對社會已經盡了相當的義務了，自己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還是這樣卑微；這個責任又歸誰負呢?!

今天下半天V在自己住家後門和蓮花別後就去找一個學校的同事，想打聽打聽給新政府關閉了許久的學校要到什麼時候才有恢復的希望。

到了友人H的家裏，他和他的夫人，一個妹妹正在吃晚飯。H還沒有小孩子，但他們夫婦間像很和睦的。一班朋友說，H很怕老婆。V想，這或許是的確，他若不怕老婆，他家裏決不會有這樣婦唱夫隨的和睦吧。

V就在H家裏胡亂地吃一兩碗飯，V便向H提出學校的事來談。H夫人像有點不情願她向她的丈夫說：

『我們要快點出門，怕他們等我們呢。』同時她臉上表示出一種討厭V在她丈夫前囉嗦不休的表情。

V自一早出來祇一天的不自由的生活已經叫他十二分的難受了。現在看見H夫人的態度，便感着一種淒楚，思念起妻來了。他在家裏，妻看見他要起床了，忙把衣服送到床邊來替他加上，隨即又把洗臉水嗽口水準備好。看見他要出來吃飯了，便忙把菜端出來，把飯盛好等他。看見他飯快要吃完了，又茶前水後的伺候得好好。V常常想女人家何以爲她的丈夫兒女這樣地盡力，這樣的耐煩挨苦呢？由今早出來，在外頭一天的生活，V不單覺得不如意，並且還感到痛苦。

『還早呢。吃了飯休息一會再走吧。』H笑着婉求他的夫人。

『快到六點鐘了，開了幕才去沒有意思。』H夫人努着嘴撒嬌的說。

V看見她的那樣態度，十分討厭。V想，自己的妻到底不錯，比幾個朋友的夫人都還強些。她眞是個家庭的主婦，眞是個賢妻良母式的女人。他們要罵自己有封建思想就儘他們罵吧。自己還是喜歡賢妻良母式的女人。妻常常悼歎自己可憐，自來大都市的H市快滿三年了，V不單沒

有帶她到那個戲院那個游藝場去過一趟，就連學校或青年會裏非正式營業的遊藝會也沒有帶她去參加過一回。V近來聽見一個參加革命的友人說凡是人，不論他是怎麼樣的人都有點革命性，不過有強弱不同吧了。V想妻今天早晨的態度大概是她的革命性的表現吧，不然平日情願伏處在自己脚底下過生活的妻何以會有這種態度呢？V愈想愈擔心，他怕妻效法娜拉革起命來，棄了丈夫棄了兒子，那就不得了了。自己還是趕快回去和妻妥協了算了。V更擔心的是妻若聽了作婦人運動的人的挑唆，走到婦女協會去把自己一控，加上一個虐待婦女的罪名，那就糟了！頂少要戴着高帽子遊街呢。但V深信妻無論如何對自己懷恨，但她還是個人，決不會這樣的忍心害理，不顧兒女，侮辱丈夫吧。總之自己還是趕快回去安慰她，說幾句好話算了。就長了她點把威風也不算得什麼，免得婦女協會聽見了來干涉到我們家裏來吵。V想，婦女協會裏的女人大概是沒有組織圓滿家庭的女人，所以有這些閒心緒去管人家裏的事。組織了圓滿的家庭，得到了理想的丈夫，誰情願出來管這些閒事呢。你看好幾個革命偉人們的太太不都是在家庭裏做賢妻，做良母麼？

『你們有事請便，我也要回家去了。』V說了後又覺着自己在說謊，禁不住雙頰發熱。

『一路去吧。今晚上總部在××俱樂部開遊藝會，有跳舞有新劇。她也分擔了一個獨唱。你也和我們一路去吧，我還有一張入場券。她有徽章，不要入場券可以進去。』H挽着V的臂膀不放他走。

『你還不快點換衣裳去？』H再笑着向他的夫人說。

不一會H夫人和H的妹妹都穿着一身一時流行的靚裝出來了。V也看不出是什麼材料縫的。總之是V從來沒有見過的靚裝。他想就叫自己的妻來看也說不出個名堂來吧。怪不得妻不願意出來——尤不願意和自己一路出來，——她是怕碰着這一類的女人吧。

H夫人和H的妹妹在前頭走，V和H落在後頭。不一刻走到大馬路口來了。四個人都停了步。H在躊躇着，不知叫什麼種類的車子好。馬車？東洋車？抑或索性叫汽車？

『我們叫輛汽車去快些。我前天到××俱樂部都是坐汽車去的。回來的時候他們也用汽車送我回來。』H夫人在擔心V不知道她坐過汽車，儘在大馬路側站着向V宣傳她是慣坐汽車的。H唯有向V苦笑。

H的經濟狀態雖比V鬆和些，但V不相信H能夠爲這一點點路程花四五元的汽車費。四個人站了一會，一輛黑髒不堪的露頂馬車在他們前走過去。H忙叫坐在車前的老車夫，講了一會價，到後來他答應要一吊錢送他們到××俱樂部去。

V坐上馬車裏後，覺得這輛馬車有點像去年冬和妻子坐着到照相館去的。

獨唱也好，跳舞也好，V沒有心緒看也沒有心緒聽。到了第四場有兩個女學生出來演唱林中仙。V聽得出神了。他並不是因爲那兩個女學

生唱演得好而聽得出神，他由林中仙又聯想到妻了。

妻未和他結婚之前也是個很活潑的愛出風頭的女學生。妻演唱林中仙，V也曾聽過，不見得比那兩個女學生壞，即就歲數說，也比那兩個女學生年輕。但由自己的直覺，妻像很老醜的趕不上那兩個女學生活潑玲瓏得可愛。V想不出這個道理來。

——妻的青春犧牲了！但是為誰呢？妻是聖者！妻是天人！將來永住天堂的就是她一類的人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的人類！自己不該再講意氣執拗着不回去！自己該快點回去跪在她的裙下吻她的足！V的眼淚忽然地掉下來了，幸得左右前後的觀客都在熱中於看新劇，沒有一個注意他揩眼淚的。

V把眼淚揩乾了，望望劇台上的掛鐘也響過了十點鐘了。他忙向H告辭，說要先回去。V看H有點不高興，因為V沒有等到他的夫人的獨唱出場就先走了。

『夜深了，怕妻子們望我擔心要早點回去！』

由××俱樂部回V的家裏，若不走路就要坐價錢很高的街車。V身上沒有錢了，只好慢慢的走路。

街路上的朦朧的月色和拂面的冷風更使V增加了不少的傷感。但他終回到家的後門面前來了。他站在門前躊躇了一會，但決意敲門了。

『蓮花，勞你開開門。』V聽見妻在裏面叫在打瞌睡的蓮花。

——妻還沒有睡，在等着自己呢！自己今夜裏若不回來，她大概徹夜地不睡吧。V愈覺得對不住妻。

蓮花開了門，V摸着黑暗裏的扶梯往樓上來。忽然地一道電燈光射下來，她看見一段段的扶梯了，走上到廚房門首，他看見妻逢着頭，雙眼紅腫的站在電燈光的下面。V覺得妻的這種姿態極可愛，但祇一會她一聲不響的又回房裏去了。

V覺得人生總是虛偽的。不消說誰都不會否認做官的人帶兵的人是虛偽。其次在教會講壇上板着正經臉孔的牧師的態度是虛偽的。在教室裏熱心地高唱科學萬能的大學教授的態度也是虛偽的。在廣場裏的演壇上發出一種 Sentimental 的音調去講演的政治工作人員的態度是虛偽的，在各報章上大做特做文章的名人的態度也是虛偽的。中國人的沈痾就是虛偽，虛偽的態度不除，國勢無由恢復，社會也無由改造。即就自己夫妻間彼此也在互用虛偽的態度。妻在熱望着自己回來，這是敢斷言的。但自己回來了，妻就該和平時一樣的表示出笑容來向自己說幾句話。但她挾着今早上的氣，還向丈夫表示一種不由衷的虛偽的態度。自己也和妻一樣的虛偽。在回來的途中不是這樣的想麼？一看見妻就摟抱她向她認錯，再說些好話，末了和她親吻。復為夫婦如初！但是現在看見了她了，何以還假正經地板着臉孔向她呢？V再細想一回，原因完全是因為「有氣」。「有氣」人類因為「有氣」就各不相下了；因為「有氣」就顛倒是非了，因為「有氣」就不惜作偽為非了。怪不得中國十幾年來內亂不息！也怪不得自己的小家庭裏四五年來風波

不息！V眞有點不能相信自己是人類。人類果眞是這樣不講理的虛僞的自私自利的東西麼？

「小孩子們呢？」V跟着妻進到房裏來後只好先試問她一句。

「都睡着了。」妻看見丈夫先開口了，也很平和的答應。

V想，彼此都在希望快點恢復目前的和平狀態呢，還作這種虛僞的態度做什麼。V忙走到妻的身邊伸出左臂來攬住了妻的肩膀。妻微微地掙扎了一會，他倆終親吻了。但她再開始流眼淚了。

「好了，好了！算了！莫哭了！你的心我明白了。莫再哭了。」V自己也含着眼淚像哄小孩子般的替妻揩淚。

「我不是時常和你說麼？我只希望……」妻的肩膀越抽動得厲害，話說不下去了。

「我明白了！你的心你明白了！莫哭了，哭得人傷心。」V祇能這樣地安慰妻。

「……希望小孩子們長大了，身體平安，可以進小學校時……」妻還是很悲楚的在忍着哭音怕樓下的同居者聽見話沒有說下去。

「好了，不要哭了！我知道了。」

「到那時候，我就帶小孩子們回鄉裏去。誰情願出來受罪！誰情願在你面前累你呢！……」妻還不住地嗚咽。

「莫哭了，我明白了！」V也很淒楚的滴了幾滴眼淚。

「現在小孩子還小，夜裏夢中都在叫爸爸！你們……」妻說到這裏覺痛哭起來了。

「……」V祇陪着流淚。

「……離開了你，萬一有什麼病痛，我一個女人有什麼主意！這個責任我眞擔不起！」妻還繼續着流淚。

「……」V抬起頭來望窗前的電燈光的強度像減了些，周圍給一個黃赤色的暈輪包裹着。

「他們長大了後，要不到父親看護的時候，我就帶他們回鄉裏去，不再累你，讓你一個人好做你自己喜歡的工夫。……」

「不要說了，我明白了。」V隻手拍着妻的肩膀，隻手揩自己的眼淚。他和妻再親吻——長久的甜密密的親吻。妻還告訴他，S兒和T兒臨睡時還問爸爸那裏去了呢。妻說爸爸出街買好玩的東西去了，明天起來就看得見爸爸。S兒大些很聽話的睡下去了。祇有T兒等爸爸不回來，拚命地痛哭着叫「爸爸這裏來！爸爸這裏來！」

妻說到這裏又流淚了。V忙換過話題。

「今天我出去後沒有朋友來找我麼？沒有信件來麼？」

「呃！我忘了。×××部來了一封委任狀，請你去當什麼編譯員。」妻一面說一面打開抽斗檢出一封委任狀來給V。V抽出裏面的一張粗劣不堪的方紙來一看上面寫着幾個字：「委V××爲××編譯員月支小洋一百元。」

「你去不去呢？」妻站在他傍邊問。

V癡望着妻，一時說不出話來。他懷疑妻今晚上態度變化之速，其原因恐怕是在這張委任狀！

一九二七，七，一〇，起稿於武昌；八，一八，續稿於牯嶺；九，一日，脫稿於武昌。

狡猾的醫生

莫泊三 著　　董家濚 譯

大客廳火爐子旁邊，有兩個人在那裏談天；一個是鬚髮都白的老醫士，一個是帶病容的妙齡少婦。她的病不過是一種嬌弱婦人所常有的，算不了什麽一會事，至多不過是貧血症呀，筋骨無力呀，和其他困乏症罷了；這些症候，差不多新婚女子總是有的。

她躺在安樂椅上對那個醫士說：

『先生，我總不懂得一個婦人為什麽往往的欺騙她的丈夫。一個婦人可以不服從她丈夫的命令，可以不愛他！但是怎敢把自己的身子給另外一個人呢？怎敢背地裏有這種曖昧的行為呢？怎麽能彀一面哄騙着背叛着她的丈夫，一面還愛他呢？』

老醫士微微的一笑：

『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的。我可以斷定一個婦人當她慾火在她心裏燃燒的時候，她就顧不了這些細節了。我並且可以斷定，一個婦人對於她丈夫的愛，非經過許多患難以後，是不能固定的。若是我能彀把她比做一座房子，我就可以說牠必須由一個丈夫替牠抹上石灰纔能住的。至於既然有了曖昧的行為，一方面又要掩飾一切，那必須是一個很有才幹的婦人纔辦得到的。』

那少婦好像不相信他的話似的，就駁他道：

『不，大部分婦人的心，都比男子的精細鎮靜，所以臨事的時候，她總比男子安排得好。』

老醫士伸伸他的胳膊，很興奮地說：（譯者按，以下悉醫士之言，不另作引號。）

——好，我給你講述一個關於這一類的小史，這小史是發生在我的某一主顧家裏的。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熟睡的時節，忽然在夢中聽見救火鐘的聲音。

我猛地驚醒來，趕緊按一按鈴，為的叫我僕人進來。但是我的僕人好像沒有聽見似的，總不見他進來，於是我盡力地按鈴，一會兒，就聽見敲門的聲音，許多腳步蹀躞的聲音；跟着就看見約翰手裏拿着一封信走到我跟前來，那上面寫着：『勒寬威夫人很懇切地請西蒙醫士立刻就

到她家裏去。』

我沈吟一下，心裏想『這大概是無關緊要的病罷，我現在正困乏得很呀。』於是就向約翰說道『你告訴她說，西蒙醫士今日很不舒服，請勒麗威夫人另請別人罷；或是貝勒醫士也可以。』我就把信放在袋裏，又從新躺下睡去。

差不多半點鐘以後，約翰又來同我說：『外面有一人，——我說不清是男的是女的，因爲他把腦袋密密地裹在頭巾裏面。——他要求着見您，並且說有很要緊的事同您商量，這事是關係兩個人生命的。』

我於是坐起來，對約翰說：『請他進來罷。』

我就坐在床上等着。

一個黑影子驀地現在我面前，約翰走了以後，這黑影子纔慢慢地舒展開，是一位長身玉立體態輕盈的少婦，——伯爾特勒麗威夫人——她是在三個月以前同本城的那位大腹賈纔結的婚。

她臉上慘白不堪，並且現着一種受驚過重的神氣；手脚也顫動的很劇烈；她曾兩次想同我說話，但是沒有一個字能打她嘴裏吐出來。末了，她纔結結巴巴地對我說『快，快……快……醫士先生……到……我……我的愛人死在我屋裏了……』她又停住了，潤潤喉，從新又結結巴巴地說『我的丈夫要……要回家來了……』

我就從床上跳下來，誰知我身上只穿一件小坎肩，我趕緊在幾秒鐘之間把衣服全都穿好，一邊又同她問答『剛纔也是您自己到這裏來的麼？』她如同一座石膏像筆直地立在我的面前，驚的呆呆地，如同一隻木雞似的，很急促地答道：『不……是……是我的女僕來的……她全知道一切……』幾秒鐘的靜默以後：『我，我留在……他的身旁。』她說完這句話以後，她的嘴唇裏就發出很沉悶的嘆息；她哭了，哭的昏過去了，全身顫動的極猛烈，一直延長至兩分鐘三分鐘以後；忽然她的眼淚陡地止住了，乾了，如同從裏面用火烤乾似的；她又是很慘淡地呆在那裏。

『快走罷！』她說。

我當時把應用的物件全預備好了。猛地我神經裏發生一種感覺，不由得喚道：『糟了，我的馬車還沒有套呢！』她就答我道『我有馬車，在門口等待着呢，他的（譯者按，他卽指她的愛人。）馬車，我坐着來的。』她就把頭巾圍上，連頭髮全圍起來，於是我們就起首動身。

當我們坐在黑暗的馬車裏的時候，她用力地拉着我的手，握在她溫柔的手裏面，一邊用着顫動的聲音同我說道：『您若是知道……您若是知道……我是受了多大的痛苦！我愛他，從六個月以來，不知不覺地把他愛上了；如何的愛他，瘋子似的愛上他了。』

我就問她道『你家裏的人全沒有睡麼？』她答我道：『不，全睡了，除掉了羅斯，她是全知道的。』

馬車停在她的門前；果然是肅靜無聲，一家全深入溫柔的睡鄉了；我們就用百寶鑰匙（實在找不到更好的名詞，暫且用牠罷。）把門全都

開了，躡手躡足地到了樓上。那個女僕心裏滿佈着恐怖，坐在樓梯的盡頭上，身邊燃着一條蠟燭，炫耀着慘淡的光，她膽怯得很，不敢挨近那死人的身子。

我一進門，就聞着一陣刺鼻的酸味；屋裏散亂得很，如同經過一場激烈的爭鬬似的，床上也雜亂無章，被褥也全散了。地下散着許多濕手巾，手巾底下埋着那少年的太陽穴，他橫臥在地上的面盆的旁邊。長身修偉的一個少年，筆直地躺在地下。

我走近尸旁，考察考察；按摩按摩他的身體；翻開他那暗淡無光的眼睛；伸伸他的手，末了，我就回過身來向着那打寒戰的那兩個婦人說道：『幫着我把他抬到床上去。』我們慢慢地把他放在散亂的床上。我就診察診察他身體的內部，並且在他嘴唇上放了一小塊冰；於是我就對她們說：『沒有救了，快給他穿上衣服罷。』當時的情景實在可怕得很！

我就叫她們把衣服舉起來，我把他的四肢一隻一隻望那裏面放，如同玩弄一個巨大的傀儡似的，襪子，短褲，褂子，坎肩，全穿好了；以後纔給他穿外面的衣服，那兩隻胳膊比鐵還硬，費掉許多氣力纔把牠放在袖子裏面。

當我給他穿靴子的時候，那兩個婦人立時就跪在床前，默默地禱告；但是他脚面有點浮腫，這豈不是糟極了麽？鞋拔子也找不着了，她們沒有法，就把押髮針拔下來替代牠。

這個悲慘的修飾已經宣告終了，我就留神細察我們的作品有什麽

缺點沒有，一會兒，我就對她們說道：『還該替他理理髮。』那女僕就跑去找她主人的梳子和其他關於理髮的器具；她渾身抖戰，手足運轉不靈，所以費掉許多工夫還沒有把頭髮理淸；那少婦陡然把梳子搶在手裏，並且很溫和的從新把那死人的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好像諂媚她死掉的愛人似的。

她又把他的頭髮梳成許多斑紋；梳梳他的鬍子，還把他長鬍子捲在她的手指上，這是她平常對於她愛人一種親愛的表示。

忽然間，她把她手裏所有的東西全放棄了，緊抱着她愛人的腦袋，兩隻含着淚珠的眼睛，死釘着那不能向她笑並且很慘白的臉；一會兒，全身躺在那尸上，用兩隻手緊抱着，很奮激地抱着。接吻的聲音，如同雨點似的連連擊在那不動的嘴唇上面，慘淡無光的眼睛上面，慘白的鬢角上面；跟着就把嘴唇移到他的耳旁，如同他知覺還在，還能聽她的話似的，她用極悲慘的口音接連不斷地說了十幾遍『永別啊！我愛！』

牆上的掛鐘忽然驚破悽慘的寂寞，報給我們知道時已夜午了。

我倏地駭動：『啊！夜午！這正是城門要關的時候了。好夫人，勉力支持着罷！』

她猛地立起來。我就發出命令：『把他弄到大客廳去。』我們三個人一同把他抬到客廳裏，放在一張安樂椅上面，我一面點起蠟燭來。

衙門猛力地開開又從新關上。這一定是他（譯者按，指她的丈夫。）回來了。我就對女僕喚道：『羅斯快把手巾遞給我，把房門關好。快！快！你

聽，勒麗威先生回來了。」

脚步的聲音一步一步的望上來，漸漸地近了這屋子。手影子，全身的影子，摸索的響聲，於是我就喚道『這裏來，親愛的，我們出了危險的事！』不久的工夫，那位先生就很驚愕地進了這屋子，嘴裏啣着一條雪茄。問道：『什麼？什麼事呀？這是什麼東西？』

『親愛的，您知道我們受了多大的虛驚！今天我同一個朋友到您這裏來，我同您的夫人談談說說，一直到了夜午，他忽然昏過去，我們用盡方法使他醒來，但是鬧了兩個鐘頭，他還是毫無知覺的。我又不願請外人到這裏來，幫着我把他弄下樓去，把他弄到我家裏治去。」我趕緊走近他身旁，同他這樣說。

他毫不疑惑地現出很驚訝的神氣，摘下他的帽子來。我照着馬拉車似的抬着那個死尸，慢慢地抬下樓來。這時可是那少婦做我們的指導。

抬到門口的時節，我就把那尸身立起來，同他說，鼓勵他，爲的朦騙那趕車的：『親愛的朋友，這不算什麼；你不是覺着好一點了麼？勉力！勉力！稍爲勉力點，稍爲忍耐點，我們快到家了。」

正在胡扯的時候，我覺着他要倒下來，趕緊用力一推，把他推到車裏去，我就跟着一同上車。

她的丈夫還是很擔心的問我道：『你相信他沒有危險麼？』我微笑地答道：『沒有什麼。』我一面答話，一面把我的眼光移到她的身上。她一手攙着她丈夫的胳膊，眼光死望馬車裏釘着。

我同他們握手道別以後，我就讓馬車趕快出發。在遙遠的路中，那死尸又倒在我的右手上了。

我們到了他家裏的時候，我就告訴他家裏的人說是他在半路失掉了知覺。我幫着他們把他抬到屋裏去，末了，我就證明他是死了；又從新造了許多虛詞，開到天亮，我纔躺在我的床上歇息着。——

老醫士既然講完了這故事，就立起來伸伸懶腰，還是微微地笑着。

那少婦微微一震，就問老醫士道：

『爲什麼您對我講述這驚心的故事呢？』

他很慇懃地一躬到地，答道：

『爲的要是有機會，我也可以替您効力的。』

附錄

中美解決寧案交涉文件

民國十七年四月四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

一　國民政府致美公使照會（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為照會事關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所發生之南京事件國民政府依據本部長與美國公使自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開始討論後互相同意之大綱準備立即解決藉敦中美兩國國民固有之睦誼茲本部長以國民政府名義對於本事件雖經調查證實完全為共產黨於國民政府未建都南京前所煽動而發生但國民政府仍負其責。茲因對於美國國旗及美國政府代表等有不敬之處領館暨僑民受有生命財產上之損失不得不以極誠懇之態度向貴國政府深示歉意。國民政府對於在華美人生命財產迭經本其素持之政策通令軍民長官繼續切實保護。現在共產黨及其足以破壞中美人民友誼之惡勢力業已消滅國民政府深信此後保護外人自必較易為力故特擔任對於美僑生命及其正當事業決不致再有同樣之暴行及鼓動。至當時被共產黨煽動而參加不幸事件之該軍隊業已解散，國民政府且已施行切實辦法以懲辦肇事兵卒及其他人。此則本部長堪為貴公使附帶通知者也。國民政府依照國際公法通行原則，對於美國在寧領館館員及美僑所受生命財產上之損失，擔任充分賠償。為此國民政府提議組織中美調查委員會，以證實美人從有關係之華人方面所確受之損失，並估計每案中所應賠償之數目。相應照請查照見復為荷。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美國特命駐華全權公使馬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

二　美公使答覆國民政府照會（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為照覆事：准貴部長本日照會內開（中略）等由，准此，本公使深知貴國人民於不為暴勢力所煽動之時素有公道及自敬之心，且深信對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件貴國有眾想人民莫不慚恧，並信所有該事件各犯，尤以親身負責之林祖涵一名為最要，其懲辦一層，必能依照表示，從速完全履行。故本公使代表本國政府承受貴部長來文內開各條件，認為因南京事件而發生各問題，確切解決。美政府深信此次解決之誠摯精神，希望所有各該條件，誠實履行，藉以表明南京當局對於中美兩國人民他方面之關係，亦必以誠實與善意對待可也。相應照覆。須至照覆者。

三　國民政府對美艦砲擊之要求（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為照會事：關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件發生之問題，業經本日換文解決，惟本部長尤有為貴公使聲明者：去年三月二十四日，貴國停泊南京江面之諾亞及潑利司登兩美艦，向南京城內廳家灣開火，為此國民政府深望貴國政府對於此舉，表示歉意。相應照請查照見復為荷。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美國特命駐華全權公使馬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

四　美政府對砲擊表示抱憾（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為照覆事，准貴部長本日來文，關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停泊南京江面之諾亞暨潑利司登號美兵艦對於南京薩家灣開火一事，深望美政府表示歉忱等由，准此，查當日所開炮火，實係保護炮，專對美領事及其眷屬館員暨他人因無管束兵丁毆擊迫而躲避之房屋鄰近地點而發，當時此項人衆生命危險，故開炮一層，不但藉以保護，且為一時思想得到之惟一辦法，俾生命確實瀕危之駐甯各美僑，亦得離境，因此，美國政府頗感美國兵艦不得已而採取此種手段，蓋當時情形，無法制止，藉以保護南京美僑生命，美國政府深為抱憾也，相應照覆，須至照覆者。

五　國民政府要求修約之照會（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為照會事，關於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件發生之問題，業經本日換文解決，茲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希望中美兩國在外交上開一新紀元，本部長並提議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原則，修訂現行條約，並解決其他懸案，為進一步之接洽，相應照請查照見復為荷，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美國特命駐華全權公使馬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

六　美政府對要求修約之答覆（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為照覆事，准本日來文內開：『貴部長希望中美兩國在外交上開一新紀元，並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為原則，修訂現行條約，並解決其他懸案，為進一步之接洽』等由，准此，查修約問題，雖未能認與南京事件向美政府及美籍人民賠償一層有何關係，然本公使現時仍願將上月與貴部長晤談時所發表各節，再為貴部長陳之：

中美邦交素稱敦睦，勿庸追憶，貴國人民自謀發展，使國家生存穩固，日欲實現其願望，以實施不為特種義務所限制之主權，此種願望，本國政府及人民深表同情，按諸歷來美政府行動以及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國務卿宣佈政策，明矣，故美政府希望當時所以必須載在舊約各條款之情形，有以改善，俾得隨時遇機，將所有不需要及不妥當之約章，得經雙方同意，正式修改，為此，美政府希冀貴國有代表貴國人民之政治施行實權，俾得誠實履行貴國一方面關於修改約章所有應盡之義務可也，相應照覆，須至照覆者。

（上列文件係用中英文同時發表，其英文文件如左：）

The note and the reply thereto exchanged between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anking, and the American Minister, in settlement of the Nanking incident, follow, together with two additional notes and replies.

All notes are dated Shanghai, March 30, 1928

NOTE

From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anking,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Nanking incident which took place on the 24th of March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the honour to inform the American Minister that, animated by a desire to promote the most friendly feelings happily subsisting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re prepared to bring about an immediate settlement of the case, along the lines already agreed upon as a result of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us beginning from the 26th of February this year.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as the honour to convey in the sincerest manner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ir profound regret at the indignities to the American Flag and to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of that Government, the loss of property sustained by the American Consulate, and the personal injuries and material damages done to the American residents. Although it has been found, after investigation of the incident, that it was entirely instigated by the Communists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t Nank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therefo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ve, in pursuance of their established policy, repeatedly issued orders to the Civil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for the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American residents in China. With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Communists and their evil influences which tended to impair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eel confident that the task of pro-

tecting foreigners will henceforth be rendered easier;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dertake specifically that there will be no similar violence or agitation against American lives or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as the pleasure to add that the troops of the particular division which took part in the unfortunate incident, at the instigation of the Communists, have been disbande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ve in addition taken effective steps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e soldiers and other persons implic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ell accept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dertake to make compensation in full for all personal injuries and material damages done to the American Consulate and to its officials and to American residents and their property at Nank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ropose that for this purpose there be instituted a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to verify the actual injuries and damages suffered by the American residents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ncerned, and to assess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due in each case."

REPLY

From the American Minister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anking.

"The American Minister has the honor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the Note of this day's date from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which reads as follows:

'With reference to the Nanking incident which took place on the 24th of March last year,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s the honour to inform the American Minister that, animated by a desire to promote the most friendly feelings happily subsisting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re prepared to bring about an immediate settlement of the case, along the lines already agreed upon as a sesult of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us beginning from the 26th February this year.

'In the name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as the honor to convey in the sincerest manner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ir profound regret at the indignities to the American Flag and to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of that Government, the loss of property sustained by the American Consulate, and the personal injuries and material damages done to the American residents. Although it has been found, after investigation of the incident, that it was entirely instigated by the Communists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t Nak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therefo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ve, in pursuance of their established policy, repeatedly issued orders to the Civil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for the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American residents in China. With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Communists and their evil influences which tended to impair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eel confident that the task of protecting foreigners will henceforth be rendered easier;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dertake specifically that there will be no similar violence or agitation against American lives or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as the pleasure to add that the troops of the particular division which took part in the unfortunate incident, at the instigation of the Communists, have been disbande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ve in addition taken effective steps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e soldiers and other persons implic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ell accept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dertaken to make compensation in full for all personal injuries and material damages done to the American Consulate and to its officials and to American residents and their property at Nak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ropose that for this purpose there be instituted a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to verify the actual injuries and damages suffered by the American residents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ncerned, and to assess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due in each case.'

"In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inherent justice and honor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en not affected by the incitations of subversive influences, and with a deep appreciation of the sorrow and humiliation caused to all thoughtful elements of that people by the Nanking incident, and believing that the earnest given as to the punishment of these guilty of the incident will be completely fulfilled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particularly as regards Lin Tsu-han, who was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cident—the American Minister accepts in behalf of his Government the terms set forth in the Note from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in definite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arising out of that incident

"Confident of the spirit of sincerity in which the present settlement has been mad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looks to the loyal fulfillment of the said terms of settlement, as affording a measure of the good faith and good will with which it may anticipate being met, by the Nanking authorities, in other phase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FIRST ADDITIONAL NOTE

From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anking,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Referring to the notes exchanged this day on the subject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s arising out of the Nanking incident of March 24th, 1927,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s the honor to invite the attention of the American Minister to the fact that on that date fire was opened upon Socony Hill, at Nanking, by the American war vessels, NOA and PRESTON, then lying in port. In view of this fac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earnestly hope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will express regret at this action."

REPLY TO FIRST ADDITIONAL NOTE

From the American Minister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anking.

"The American Minister has the honor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a note of to-day's date from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in which reference was made to the fact that on March 24th, 1927, the American war vessels, NOA and PRESTON, then lying in port, opened fire upon Socony Hill at Nanking, and in which the hope was expressed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would indicate their regret at this action.

"In reply, the American Minister has to point out that the firing referred to was in fact a protective barrage, strictly confined to the immediate neighborhood of the house in which the American Consul and his family and staff, together with many others, had been driven to seek refuge from the assaults of an unrestrained soldiory; and not only did it provide the only conceivable means by which the lives of this party were saved from the danger that imminently threatened them, but it also made possible the evacuation of the other American residents at Nanking, who were in actual peril of their live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erefore feels that its naval vessels had no alternative to the action taken; however deeply it deplores that circumstances beyond its control should have necessitated the adoption of such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lives of its citizens at Nanking."

SECOND ADDITIONAL NOTE

From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anking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Referring to the notes exchanged this day on the subject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s arising out of the Nanking incident of March 24th, 1927,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s the honor to express the hope that a new epoch will begin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suggest that further steps may be taken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existing treaties and the readjustment of outstanding 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fo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REPLY TO SECOND ADDITIONAL NOTE

From the American Minister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anking.

"The American Minister has the honor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a note of to-day's date in which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ex-

pressed the hope that a new epoch would begin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hat further steps might be taken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existing treaties and the readjustment of outstanding 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fo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lthough the question of treaty revision can scarcely be considered germane to that of amends to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its nationals for the Nanking incident, the American Minister is not averse from setting forth at this time what he has already made known in that regard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in coversations with him last month.

"It is unnecessary to recall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exist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s is manifest alike from the course of action consistently pursued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from the statement of policy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 January 27th, 1927,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 full spmpathy with the desi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develop a sound national life of their own and to realize their aspirations for a sovereignty so far as possible unrestricted by obligations of an exceptional character. With that in view,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entertains the hope, that the remedying of the conditions which necessitated the incorporation of such provisions in the earlier treaties may from time to time afford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vision, in due form and by mutual consent, of such treaty stipulations as may have become unnecessary or inappropriate.

"To that en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looks forward to the hope that there may be developed an administration so far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o far exercising real authority, as to be capable of assuring the actual fulfilment in good faith of any obligations such as China would of necessity have for its part to undertake incidentally to the desired readjustment of treaty relations."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加入華董華委辦法文件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三日工部局宣布

自約於六個月前開始與華人代表討論以來，現已決定辦法，俾本局加入華董之原則，得能見諸實行。回憶二年前納稅人常會曾通過一項議案，贊成華市民參加租界之行政，而復有足以記述者，即為依照該項議案起見所主張本局加入華董三人一節，業經北京政府及本埠華當局正式容納；但華人為某種緣由，該三華董至今尚未推舉，而本局深為惋惜。因之，本局於此期內失去華董之指示及輔助。本局深盼即時能推舉華董三名，並選派納稅華人六名服務於各委員會中，則本局以為對於解決久懸之問題能大得進步，並深信將來由各關係人之切實合作，必能獲得良好之結果。

茲將本局與華人納稅會間往來之函件附錄於後。

納稅華人會致工部局函

啓者茲為解除目前及最近之將來種種誤會與困難及表示願望切實合作起見，特由本會主席虞洽卿先生審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主席李馥蓀先生本相互平等之原則，向貴局正式為下述之提議，以解決現有一切問題。

㊀華董席數須以捐稅比例為原則；但於現狀之下，為表示本會誠意合作起見，按照歷次雙方所議過渡辦法，除原有華董三席外，各委員會應加入華委員六席，連華董共為九席，即日實行。

上述為暫時之辦法，須於最短可能期間實行增加華董席數六席。至其六華委員之職權與待遇，自應與其他委員一律。

㊁總辦處警務處及其他各處之上級職員，至少須用華人一人，會辦各處之行政，其各處重要位置，須儘量由華人充任，以表合作精神，並免一切誤會。

㊂華人教育委員會須以華人組織為原則，華人教育經費須以佔捐稅百分之二十為標準；但為避免目前預算上困難起見，除原有定數外，須即規劃最少需要之數，作為擴充華市民教育之用。華人教育委員會之委員，由本會推舉，現有四華童公學之重要行政人員，為適應華童教育上需要與增進管理上效能起見，自下學期始，須聘華人。

以上提議三項之內容，務祈察照本會推誠合作之態度，我

宗接受，則市民之幸福與中外商業之進步，當靡有窮盡也。相應函達，至希查照迅予辦理爲荷。此致

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費信惇總董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主席虞洽卿 副主席馮少山 常務趙晉卿 林康侯 吳蘊齋 審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主席李馥蓀 三月二十六日

工部局復納稅會華人函

啓者：茲接本日大札，內述本局加入華董並僱用華人充任上級位置以及界內華人教育諸問題。至貴主席願望即時加入華董三名之意見，本局甚爲贊同。現重申所議辦法：除華董三名外，另選華委員六人，其職權與待遇與其他委員相同，此事曾與貴主席面談。至大札第三段內所表示之意見，即由華人之切實合作所主張之辦法，按凡事之普通程序，能使本局華董人數得以增加一節，本局視爲確有價值，關於大札內所述其他各節，如委派華人爲上級職員及與華人以教育上之便利等問題，本局早已預爲斟酌。但各該問題於華董未就職前暫予擱置。此致

上海租界華人納稅會虞洽卿主席。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費信惇

三月二十六日（此據工部局譯文）

談屑

徵知

近來婦女翦髮之風大盛，美國的翦髮女子，已有一千四百萬人。聽說每年所翦之髮，總計起來，重量實在三萬五千噸以上。

但翦髮一事在英國皇室是禁止的。故已翦髮的女子，如欲出任官職，非再蓄髮不可。

外報載張作霖曾下令，『翦髮的女子，每月須納二元的翦髮稅，並將其住址姓名登錄於警察廳。』這大概是「寓禁於徵」的意思了。

□

俄國探險家哥米羅夫在中亞細亞考察，已二十年。近聞在戈壁沙漠中發見成吉思汗之墓。其遺骨盛於銀壺之中而置於爲所征服之王侯七十八人之王冠之上。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豫備會在南京開會，到執行委員十九人，監察委員六人，主席蔣中正，報告從前爲大會障礙之檢舉案已解決，卽決定二月二日舉行全體會議開會式，三日開議；又決定大會開會時用主席團制，卽推蔣中正譚延闓于右任爲主席團；豫備會議中蔣中正所提關於黨部議案，陳果夫所提關於整理黨務計畫，交各該審查會審查；並派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處書記長李仲公爲全體會議祕書長。

◎改組國民政府審查委員會開會，議決國民政府委員爲三十五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其資格不限於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五人至七人，互推一人爲主席。國民政府設內政，外交，財政，交通，司法，農礦，工商，教育等部，監察，審計，考試三院，蒙藏，僑務兩局，建設，軍事兩委員會。又設祕書處，法制局，副官處，印鑄局，參事廳，受常務委員會指揮。

◎政治會議審查委員會開會，議決：政治委員會暫存，政治分會規定專理黨務。

◎關於軍事提案審查委員會開會，商定：統一全國軍政，規定各軍及省防軍數目，編制，任務，不恢復黨代表制，提高各級政治訓練部處之職權，嚴定從事政治工作人員之資格。

◎中央政治會議開第一百三十七次會，通過孫科等十一委員請設「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之提議，卽決定以孫科等二十二人及國民政府各部長（以個人名義）各省建設廳長爲建設委員，以孫科張人傑李煜瀛孔祥熙葉楚傖宋子文鄭洪年魏道明陳果夫曾養甫王徵爲常務委員。

◎北京英使藍浦生，代理總稅務司易紈士出京南下，軍政府內閣總理潘復發表談話，謂易紈士南下係奉政府命以總稅務司資格調查國民政府統治下之海關狀況。潘復又謂關於關稅自主，北京政府不照南方辦法遽行發表從下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惟關係當局已研究一切準備計畫。

◎北京安國軍幹部因張作相及晉軍降將鄭澤生抵京，重行召集軍事會議，甫抵保定之張學良楊宇霆卽趕回列席。

同　二日

◎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南京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開幕典禮，到執行委員二十一人，監察委員八人，主席團蔣中正致開會詞，開幕典禮舉後，卽開談話會，因各種審查會中惟關於黨務根本計畫各案審查會未完竣，加推繆斌褚民誼加該審查會。又又因確定清黨後之外交方針，組織外交方針討論會，推譚延闓等七人爲委員。

◎整理黨務審查委員會開會，決定中央黨部各部組織除宣傳，組織兩部及祕書處不予更動外，另設訓練委員會，民衆運動委員會以代原有五部。

◎日本因國民政府進行接管漢冶萍公司，派艦在大冶礦示威，漢口交涉員向日總領事高尾抗議，高尾謂日方無示威之事，惟希望與國民政府和平解決漢冶萍問題。

◎江西共產黨猖獗，襲擊黃老門車站，殺傷多人，卽行他竄。

同　三日

◎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第一日會議，到執監委員三十一人，議決事件（一）遞補執監委員十一人；（二）整理黨務根本計畫案決定再行審查；（三）中央黨部改組案，就蔣中正丁惟汾陳果夫提案修正通過；（四）政治委員會議改組案，決定可仍存在，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五）、組國民政府案問題繁多，留待次日會議續議。

◎馮玉祥軍先後攻破魯境曹州豫境衞輝兩要地，守曹州之劉鎮華部叛將姜明玉自殺，被孫良誠抬屍遊街。衞輝爲任增祺堅守三月餘，人民被災較涿州更甚。

◎江蘇特派交涉員曾據海軍總司令部公函向上海意總領事抗議意大利以步槍四萬枝售與張作霖事件，意總領事

答覆，謂電詢本國，並無此事。

◉奉軍襲擊通化大刀會根據地之二村落，悉戮十二歲以上之男子，大刀會決定報復。

同　四日

◉全體會議第二日，出席執監委員三十八人，議決：(一)關於南京「一一二二」慘案，應歸政府所組法庭依法審判，死傷各員參照黨員撫恤條例撫恤，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請求處分應毋庸議；(二)改組國民政府案，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條例，設內政，外交，財政，交通，司法，農礦，工商等部，並設最高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大學院，審計院，法制局，建設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蒙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三)改組軍事委員會案，改定軍事系統案，改良軍隊政治工作案三案合併討論後，再付審查；(四)確定整理黨務根本計畫案，通過整理各地黨務議決案，（其要點爲各省黨部及等於省黨部之黨部一律停止活動，聽候中央派黨務指導委員組織指導委員會辦理整理及登記一切事宜）並議決於蔣中正，丁惟汾，陳果夫所提「整理黨務計畫案」交中央常務委員會討論時，以此爲原則。

◉北京當局根據上年八月代理總稅務司易紈士之建議；及以關稅會議開會時，列強曾允一九二八年徵收一二·五關稅，一九二九年起關稅自主，特由潘復等發起設立關稅自主委員會，以顧維鈞，顏惠慶，梁士詒，李思浩及現任財政，外交長官爲會員。

◉浙江省黨部由中央派改組委員陳希豪，洪陸東接收。

◉原駐鄂北之方振武第十一路軍開至豫蘇邊境之碭山。

同　五日

◉首都各界擁護四次全體會議暨蔣總司令復職市民大會開會，要求澈底剷除西山會議派，充分扶植保障民衆運動，勿概行宣布停止；並通過拘捕「一一二二」慘案主從各犯，請軍事領袖聽蔣的指揮完成北伐，統一財政，統一民政，提高黨權，澈底清共等議案。

◉各省商會聯合會請國民政府仿德國辦法與民衆代表合組經濟會議。

◉北方名流有全國和平運動之進行，黎元洪聲明並未參與。

◉施肇基電告北京，美政府贊同修改中美條約；但須有代表全國人民之政府，方可開議。請速籌辦法。

◉江蘇總工會解釋中央暫停民衆運動之意義，謂僅停止大規模之集會游行，非不需一切農工商學之組織活動。

◉太原召集前敵將領緊急會議，決定反攻戰略。

◉東三省金融界因奉票繼續跌價大起恐慌，營口中國警察亦以奉票低落所得月薪不敷生活之理由，開始總罷業。

◉廣州當局因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亂事有俄領從中指揮，應向俄國要求賠償損失，令人民調查損失詳細數目。

◉唐部李品仙軍退湘南郴州，有衝入粵桂之形勢，駐宜章廣東軍被壓迫向李濟琛請援，坪石樂昌亦遭農民軍攻擊，湘粵邊界軍事緊急。

◉駐北京法使瑪爾泰於視察武漢後抵南京，國民政府要人設宴歡迎，法使謂國民政府一方破壞，一方建設，法國今後無論如何當予以相當之援助。

◉國民政府財政部通令恢復根據民國二年善後借款而設之鹽務稽核機關，其孫科任內所設之上海稽核總所及江浙閩粵贛鄂稽核人員一律停止進行。外債問題俟通盤籌畫再定辦法。

同　六日

◉全體會議第三日，議決：(一)續議確定整理黨務根本計劃案，甲、整飭紀律之方法，將審查原案改寬，並將黨員背誓條例交常務委員會改寬，又規定兵士入黨手續；乙、訓練黨的人才方法，交常務委員會參酌辦理；(二)整理特別黨部案，照蔣中正，戴季陶提案通過；(三)第三次代表大會日期案，決定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定於十七年八月一日召集；(四)寧漢兩方決議案審查案，決定由中央執監兩常務委員會組聯席會議審查，並定審查原則：一、凡與聯俄容共政策有關之決議案一律取消，二、凡因反共關係而開除黨籍者一律無效。(五)軍事三案，關於軍事系統者，暫以軍爲單位，彀時得設總司令總指揮；關於改組軍事委員會者，決由大會指定十一人至十五人爲常務委員，以一人爲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得任爲主席；關於改良軍隊政治工作者，議定照常積極進行，再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狀況，訓練人才，提出辦法，請中央核定；並附不得自由增加軍隊及統一兵工廠兩條。(六)國民政府移送中華民國暫行刑法草案，交常務會議迅予審議；(七)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交國民政府督飭軍委員會，北伐全軍總司令統籌全局，從速進辦。

◉北京外交部電令王廷璋，中葡條約本年滿期，應豫向葡萄牙政府聲明，定期開議，改訂以相互平等主義爲原則之新約。並將澳門懸案一併提及。

◉拒毒會請中央全體會議變更禁煙政策，改「寓徵於禁」爲「寓禁於徵」。

◉北京挪威公使密那成，代理總稅務司易紈士分道抵上

灣。易執士卽與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會見。易執士隨員宣布南下之任務爲：在與國民政府接洽召集中國南北代表共同列席之關稅會議，並謂此事已得使團同意，惟日因對華貿易占出口額百分之三十，爲利害關係，尙在反對。

◉廣州省黨部改組委員李勉成等因中央四次會議有前粵方委員參加，黨務糾紛益甚，發起主張於三個月內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由各省，特別市，內外各黨部選出籌備員。

◉杭州公安局依省政府命令實行封閉各工會。

同 七日

◉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之最後一日，決議事件：(一)通過宣言，(其內容陳述三民主義爲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共產主義運動爲民族獨立運動之大敵，及內政建設，教育建設，國民經濟生活建設，廢除不平等條約，加倍努力北伐，新舊同志拋棄過去糾紛精誠團結諸端)；(二)制止共產黨陰謀案，照蔡元培等原案通過，將制止剷除共產黨理論，方法，機關，運動四項交常務委員會及政治會議執行；(三)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組織案，推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蔣中正，譚延闓爲常務委員，尙有四席留待出洋同志；(四)國民政府主席及委員人選案，卽推丁惟汾等四十六人爲委員，以譚延闓，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于右任等五人爲常務委員，譚延闓爲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常務委員人選案，卽指定于右任等七十三人爲委員，白崇禧，李宗仁，李濟琛，何應欽，朱培德，程潛，馮玉祥，楊樹莊，蔣中正，閻錫山，譚延闓等十二人爲常務委員，蔣中正爲主席，交國民政府特任；其餘未議各案悉交常務委員會辦理。卽舉行閉會典禮。

◉北京中俄庚子賠款委員會俄委員史梯理沙克聲明：年前決定今明兩年每月付京師大學十二萬五千元，係依向例，並根據中俄協定完全公開，不移作他用。

◉駐楊柳青直晉軍千餘人因欠餉譁變，京東各縣被變兵搶刧，損失頗大。

同 八日

◉中法安南陸路通商條約會議在北京開議之結果，雙方意見大致接近，法代表對中國在安南設立領事館及減輕華僑捐稅主義上均承認，惟聲明須法政府核准方能正式成立。北京外交部電駐法公使陳籙逕向法政府接洽，以便早日簽訂條約。

◉北京比使訪王蔭泰談中比條約事件，我國駐比公使王景岐亦曾電請早成中比新約，該交涉中中比海牙訟案亦有問題。

◉白崇禧軍佔領衡州，湘軍退湘西。

◉北京關稅自主委員會委員梁士詒訪日使芳澤，聲明已準備於明年二月起實行關稅自主，請日本爲好意的援助。

◉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程潛派陳嘉佑等爲駐湘辦事委員，代行省政府職權，兼辦民，財，建設，教育各部政務。卽電南京請予加委。

同 九日

◉李濟琛電令烈鈞及中央各委員，表示對中央全會，根本贊成，雖有見解之殊，希望成功則一。

◉蔣介石率總司令部參謀等赴徐州視察軍隊。

◉駐西班牙公使劉崇傑向北京外交部報告，中西條約事西政府已諒解，不致提出海牙法庭公斷，惟條約開議日期不能確定。

◉濟南開重要軍事會議，褚玉璞被派擔任大名方面軍事，孫傳芳改編所部爲三軍，張宗昌亦將所部改編爲三大隊。

◉北京英美法日四使因中俄新定處置中東鐵路地畝辦法，關於取銷舊租約及規定不得轉讓與有治外法權國人民，有違尊重外人權利宣言，向張作霖嚴詞抗議。

同 十日

◉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郭泰祺爲張作霖楊宇霆向南滿鐵路當局借款（吉會鐵路墊款五百萬），特根據伍朝樞在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宣言，發表聲明書，聲明不能承認。

◉處理蘇俄在滬商業臨時委員會因茶業會館要求，准俄商遠東銀行復業，以維華茶銷路。

◉廣州當局自槍斃前年三月二十日風潮主要人李之龍，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共產軍總指揮人民委員會委員周文雍後，更進行制止共產黨之辦法。

◉與易執士同時離北京南行之英使藍浦生於視察煙台甯波等口岸商務情形後，向福建前行，以香港爲南行最終點。

同 十一日

◉日本大藏省派遣來華辦理漢冶萍公司交涉之公森財務官及在華日官矢田等十四人在南京與國民政府外交交通部人員交換關於漢冶萍及南潯路意見。日員提出意見書後卽赴漢潯調查，以備新外交部長接任後，進行正式交涉。日艦水兵分批在大冶自由上陸。

巴黎道勝銀行幹部將該銀行改名法亞銀行，添資本二千五百萬佛郎，重行復業。上海及中國各地分行是否復業未決定。北京當局因該行與中東鐵路之關係，表示否認其權利。

◎李濟琛第八路軍所屬之第三十二軍長錢大鈞在閩邊上杭發表通電，依上年十一月軍事委員會電令，率部參加北伐。該軍即在上杭集中，準備分海陸兩路入浙。受白崇禧討伐之第四十四軍長葉開鑫亦電南京當局，願將所部候令回師北伐。

◎馮玉祥攻大名軍隊因豫約在德州內應之寇英傑部兩師為徐源泉繳械，後路又為孫殿英運動紅槍會牽制，即自行退卻。

◎宋子文聲明鹽務稽所之職責，大意謂：鹽務稽核所無保證中國債務性質之職責，故無支配何種款項以為償還何種外債之權；又以鹽稅擔保之債款自由關稅償還。

同　十二日

◎蔣介石在徐州柳泉檢閱軍隊，並有重要訓話，北京方面因蔣在徐進行馮閻蔣聯合進軍之計畫，更特開安國軍幹部重要會議，商議應付方針，孫傳芳張宗昌亦被邀，孫趕至列席。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抵北京商訂中捷條約。駐英代表陳維城亦電告阿富汗王定四月抵英，在英京進行中阿商約。

◎印度代表鶴拉太普在南京與國民政府商議合作。

◎杭州商店，因時局及工潮影響停閉者頗多，省政府令總商會商民協會合籌救濟辦法。

◎北京外交部電令駐俄代理大使，查覆日俄漁業協定中關於黑龍江中俄漁業之條項有無侵害中國主權之處。

◎中俄黑龍江烏蘇里江航行新條約九章九十六條，由中俄地方當局及航務局長簽字，未呈請政府批准。

同　十三日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自徐州電國民政府，謂已得第一路總指揮何應欽同意，取消第一路名義，改為第一集團軍，蔣即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下設三縱隊指揮，以劉峙陳調元賀耀祖任之。

◎黃紹雄軍追擊張發奎軍至贛邊，因張軍已無反攻能力，即準備收束軍事。陳銘樞徐景棠已回廣州，加入省政府，表示將與粵人以休養生息。

◎海州青島間有海盜騎劫日輪海通丸，即乘之襲劫往來商輪，日輪千雄丸遇襲急逃入青島，日艦「對馬」「樁」兩艘即往征勦，海通丸內盜匪於被包圍監視中毀壞海通丸機械，據日船員四人而逃去。

◎江蘇省總工會召集各縣市總工會聯席會議，向中央黨部省政府請願取消停止民衆運動案及確定各工會經費。省黨部令將聯席會議停止，允維持工會經費。

◎浙江省政府與接收省黨部之陳希豪洪陸東發生衝突，省政府於六日電國民政府指陳洪搗亂現政府，且逃有案，無法維持，請另簡賢能。

同　十四日

◎國民政府大學院公布教育會條例二十四條，上年八月教育行政會所頒布者即廢止。

◎江蘇省黨部公表第七次會議時所議決之防遏共產黨方案大綱，內容注重理論的辨正與嚴厲清除共產分子。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到杭州，與省當局磋商解決中央地方財政上之糾紛事件，決定禁煙問題，省部協調進行，省政府繼續協款，維捐實歸地方辦理。浙省又承認續募二五庫券二百萬元。

◎法使馬泰爾回北京，宣言中法修約問題，在北京所定新約能否施行於南方一層；各國對華修約停頓亦因此。對一二·五新稅事取旁觀態度。

◎日本財務官公森太郎於十四日抵漢，交涉漢冶萍問題，鄂省政府謂須聽中央處理。

◎國民政府通過司法部修正之國民革命軍陸軍審判條例。

同　十五日

◎蔣介石連日在徐州召集陳調元賀耀祖方振武等重要將領開軍事會議，馮玉祥因河南軍事緊急不能前來參與，特派代表石敬亭到會。惟蔣於會議完畢後，即晚動身赴河南晤馮。劉峙陳調元賀耀祖三縱隊指揮在徐州舉行就職典禮。

◎第二三路軍攻克寶慶，白崇禧即自衡州前往，指揮湘西軍事。葉開鑫何鍵部襲鄂西失敗，退入公安。

◎中央政治會議將鈕永建張之江之實行信教自由及取締反對宗教等口號議案移送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國民政府函轉達各省商會聯合會請求明令撤銷各省被共產黨強迫所訂之勞資條件，並准商場解雇方絕對自由，決定推葉楚傖起草勞資仲裁暫行條例。

◎上海各省商會聯合會電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停開國民會議；電內述該會原議決案，有「以和平運動列為方案之一，造成和平空氣，以主義進攻殘餘軍閥」之語。

◎湘鄂臨時財政委員會迅令各縣廢止從前二五減租條例，仍以佃農與地主間自由意志所定之租約為準。

◎大學院長蔡元培因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學生有免費運動，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議案，及各級教育免收學費雜費案，經議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生除學費膳宿費仍應照繳外，保

證實雜費等由大學院酌減。學校免費問題由大學院統計全國教育，會同財政部妥辦，著國民政府俟此發布命令，並諭學生嚴守紀律。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法美公斷條約成立。

◉加拿大尚未表示願否加入全美大會之意見。但美洲拉丁民族非正式提議，如加拿大政府派代表駐於智利，阿根庭，巴西三國，則加拿大不久可准入盟會。

同 二日

◉法國會開會，外長白里安演說外交政策。

同 三日

◉印度人民因反對英國所派遣之調查憲法委員會，舉行示威運動，警察與學生衝突，學生被拘者八十人。

同 四日

◉美國國務卿開洛答覆衆院外交委員會波特之意見，主張廢除潛艇。

◉以西門爲委員長之調查印度憲法委員會抵新德里，印度政府派員歡迎，印度議會議員四十人亦往見。

同 五日

◉德國復辟派之鋼盔團二千人作每年一次之遊行，同時有六千之共產黨作相抗之示威運動，發生衝突數次。

◉土耳其與瑞典簽定通商航業條約。

◉俄國與波斯訂立合同，於德里蘭與巴古間設立航空郵便。

同 六日

◉法美公斷條約簽字。

◉英國教會議會開重要會議，決定修正祈禱經問題。

◉俄國新任駐意大使寇斯基至羅馬。

◉美國廊州共和黨國會議員吉勒在參院提出議案，請柯立芝從速設法糾正美國與世界法庭公約簽字國之意見。

同 七日

◉印度各黨領袖聯合宣言，聲明其對於憲法委員會之反對實根據於原則。

同 八日

◉法政府決議反對修正華府八時工制公約之任何建議。

◉南斯拉夫閣員屬於民主黨者因故辭職，內閣爲解決政潮計，全體辭職。

◉挪威工黨政府遭國會彈劾辭職。

同 九日

◉美國國務院決採切實步驟，以促成英美與日美關非戰協定之談判。

◉英政府請著名英商家擔保承辦與新嘉坡軍港有關之工程。

同 十日

◉意國政府以重要政治理由，與經濟理由，核准公開賭博。

◉英國海軍部定造一九二七年豫算案所載之潛艇七艘。

同 十一日

◉南愛自由邦行政領袖柯斯格萊大由美洲回國。

◉俄國反對政府黨脫洛斯基抵戌地佛倫士。

同 十三日

◉土耳其與保加利亞在安哥拉簽定商約。

◉墨西哥天主教士率衆起事，與官兵接觸。

同 十四日

◉全美大會中美國與阿根庭因關稅問題雙方意見發生衝突。

同 十五日

◉全美大會阿根庭代表不出席會議，並向政府辭退代表及駐美大使之職。

◉英國前首相愛斯葵士逝世。

◉印度孟加拉自治國民黨領袖發表宣言，宣布立即抵制英貨，並決議於二十日組織民衆示威運動，抵制西門委員會。

原文献残缺